

施公案全傳

上海圖書館
藏書

上海

文 明 書 局 印 行

三
任
卷
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2608

施公案三傳 卷一

第一回 代友報仇吳成行刺 爲平冤獄賢臣遇險

420 移交

話說施公升了總台，辭駕出京，只因御賜如朕親行的金牌，奉旨代理巡按，訪拿貪官污吏，剪除勢惡土豪，一路私訪到天津，平定了糧船的爭鬪惡習，收了神彈子李公然，白馬李七，來到靜海鄉地界奉新驛住下公館。只爲曹翰林遺失金釵，逼死周氏，冤屈家人曹必成一案，施公吩咐黃天霸關小西，並飛腿計全等衆人分路私訪。那計全來到雙塘兒酒店之中，遇見了兩個頭陀講話，計全聽得說一個是唐官屯立壇廟的和尚，名叫靜修，俗家姓吳，名叫吳成，原係是高來高去的飛賊，只因犯了重案，故此來到唐官屯地方，正乙立壇廟出家，做了個披髮頭陀。那一個僧人也是頭陀打扮，原來不是別人，卽是漏網的大盜于七。當時在雙塘兒酒店內，于七說起他哥哥于六，被施不全所殺，至今此仇未報；現今聞得施不全升了總漕，奉旨代理巡按，一路出京赴淮安上任，故此來到這里，要在沿途行刺，把施不全殺死，與他哥哥報仇雪恨。誰知靜修一聽，頓然大怒，便要替他行刺，把施公殺死。倒是于七勸他且慢鹵莽，須得商議萬全之

許二人同到玄壇廟內，那靜修他自己來到裏面禪房之內，脫去長大僧衣，換上一身夜行衣服，把戒刀跨在腰間，外罩一件藍緞英雄氅，帶上百寶囊，拾奪好防身暗器，吩咐老道好生看顧廟宇，叫木匠外甥款待了于叔父。于七說：哥哥替我報仇，請上受小弟一拜。說罷，雙膝跪下。吳成連忙扶起，說賢弟自己兄弟，鬧甚麼這些話來，你耳聽好消息罷。于七說：但願哥哥手到成功，把瘟官殺了，不獨爲小弟報了冤仇，亦替咱們綠林中人除去一害。說着話，同那木匠富明送出廟門，看吳成撒開大步，頭也不回，一手提了英雄氅，望奉新驛大路直奔去了。于七富明回到廟中，等候靜修喜信，我且不提。如今單說飛山虎吳成，出了玄壇廟，離了唐官屯，一路向奉新驛而來。自玄壇廟到施大人公館，整正的四十里官塘大路，那時天氣又熱，赤日當空，正是火爐一般，走的吳成滿頭大汗，正想歇息歇息，涼一涼再走，可巧前面望見一座大大松林，趕緊奔到林子裏面，在一塊臥牛青石上坐下。只見那邊先有二人在彼納涼，旁邊樹上結着兩個驢兒。吳成瞧這二人，却是一老一少，但見老兒年紀，約有六旬開外，頭上戴頂草帽，上邊露出花白的髮揪兒，身穿藍布衫褂，外係一條白灰色的羅漢腰裙，足登快鞋，生得劍眉虎目，面似童顏，頷下五柳長髯，白多黑少，看他雖上了年紀，却是精神充足，目光

如電。再瞧那個年輕童子，約十五六歲光景，穿了一件大袖單衫，下面藍布底衣，赤著雙足，臉上面黃肌瘦，好似童子癆樣子。吳成看了半天，瞧不出這兩個是何等樣人，大概總是買賣人罷了。看他們又不像主僕，又不像祖孫父子。正在呆着，忽聽得頭上呀的一聲，抬頭一看，却是一隻孤雁沖着樹林飛來。只見那個癆病鬼拾起一塊小石片，向天往上一擲，看他慌不忙，把個高高的飛鵝兒又打下來了。吳成見這本領非常，別看他這樣癆病孩子，我枉稱英雄，倒不是萬不及他；我今日要是沒有正事，一定要問問他來歷。抬頭一看，時候不早，且幹大事要緊，休管閒事了。自己出得林子望北奔來，直到奉新驛，可巧天光方夜，一路來到公館門首。正在觀望，忽見一條黑影竄上房子，不知甚麼？下回分解。

第二回 計全忠心遭毒器 李昆得友盜靈丹

却說吳成來到公館門首，觀看道路，忽見一條黑影竄進牆內去了。吳成心中納悶，這是什麼人呢？大凡夜行人有規矩的，不過二更總不出去行事，莫非于賢弟怕我有失，到來相助？他是綠林出身，難道這時候就進去不成？自己一縱身跳上了房屋，看了一看，靜悄悄毫無動靜，穿房跳脊來到東廂房上，將身從檐頭探看屋內，燈火全無，側耳

一聽，微聞打呼之聲。心中一想，只怕不是施不全罷，但不知他歇在那間屋裏。轉身來到廳上，絕靜無聲。暗想這個時辰，他們決不在廳上的了。又到西廂房把上兩足勾住瓦楞，將身從檐頭倒挂下來，見窗內燈火未息，將指尖着些津唾，在窗紙上戳了個小月牙兒，用一日向屋內張看，見桌上燈火半明半滅，炕上臥着一人，面向裏睡着。吳成看了一回，只是認不出誰來，這是什麼樣子呢？只因吳成沒見過施公，如今天氣炎熱，到了夜間睡覺，身上只有襯衫襯着，無論大人從人都是一樣；再加燈火將滅，暗暗的瞧不見脫下的衣服拋在那裏，故此認不出來。有的人說道：雖則吳成認不得施公，難道沒聽見人家說過施不全是個十樣景嗎？列公不知，有個緣故，大凡一個人睡的時候，與平時不同，憑你手足抓手駝背獨眼麻面缺嘴歪唇，要是不見臉面，再也看不出來。當時吳成瞧了半天，認不出是誰，心中暗道：我也不管大人從人，我且下去見一個殺一個，先把此人開刀，總有一個施不全在內。一個騰步已到炕前，這一進來不打緊，把桌上那盞半明半滅的燈火早已撲滅，吳成舉起戒刀，往炕上那人攔腰砍下。只聽得拍的一聲，吳成喫了一驚，明知此人本領甚高，一定不是施不全了，若然這口刀把他殺死，就不是只個聲音了。說時遲，那時快，此人早已跳將過來，一手便從壁上抽刀，

望着吳成便砍。這吳成只一刀砍了空，情知不好，倘然驚動了大眾全來，難以脫身，連忙將戒刀往上一提，嚙的一聲，吳成力大，早把計全單刀直蕩開去。吳成不敢戀戰，嗖的竄出窗外，計全隨後出來，那頭陀已上房屋。計全因爲衆人賭氣，並不喊叫他人，獨自一人追上屋房，見頭陀在前面連竄帶跳。計全跟將過去。吳成見背後追來，他便竄到門前輕身下去，也不回興隆店去，只望東南唐官屯大路奔跑。計全那裏肯放，隨着也下房來，一路追趕去了。吳成出了奉新驛回頭一看，見他追得近了，原來那計全有名的飛腿，吳成如何跑得過他，心中一想，此地四下無人，正好把他結果了性命。一回首從袋內扯出一件東西，扭轉頭來說聲著。計全正在後面追趕，看看趕上，相隔不遠，二丈光景，忽見他一回頭發出一道寒光，直奔面門而來。要想躲閃，那里來得及，算是偏得快，當肩尖上早已着了一下，情知不好，也不管中了什麼暗器，只不覺疼痛，一味的發麻，就知必定中毒藥暗器，只怕性命難保，急忙回轉身來便走。吳成哈哈大笑，說沒用的糟囊，慢慢的跑罷，佛爺好生之德，不來趕你，放你逃生去罷。說着大搖大擺，回轉玄壇廟去了。計全回館，命家人去告訴黃老爺說：我中了毒藥暗器呢。家人聽了大驚，一面關門，一面送信與黃天霸關小西衆人得知，一面點燈扶了計全來到自己屋

內，臥倒炕上。裏面衆人得信，一齊來到計全屋內。天霸便問計全如何中此毒器？計全一絲沒氣的言方纔吳成行刺，自己如何追趕，被他發出暗器，中了肩頭的話說了一遍。天霸仔細一看，把暗器打將出來，却是一柄五寸長的竹葉飛刀，那傷口並無血出，只流黃水，就知道此事不好。這時施大人得信也來看視，衆人讓大人坐定。施公見計全雙目閉着，昏沉要睡的光景，便問黃副將此事怎的？黃天霸便把計全說的話，照樣說了一遍。施公聽得計全一片忠心，保護自己，教他中了毒藥暗器，分明性命難保，心中十分難受。便問衆位可能救得計壯士纔好？只見李公然開口說道：大人且請寬心，我的師叔那裏有藥，專能救治此傷，因我這師叔常用毒藥暗器，故此有這樣靈藥，只要敷上，立刻能起死回生。施公便問公然賢弟，你師叔姓甚名誰？住在那裏？可能來得及呢？公然說：我師叔姓方，名叫方世杰，住在靜海縣南，地名叫方家堡，離此有七十里光景。施公聽了，眉頭一縐，說來回須要一日有餘，只怕來不及救哪！關小西說：就請公然兄立刻動身，明日黃昏便可回轉了。李公然說：大人只管放心，大凡中了毒藥暗器，極利害的，也耐得二十四個時辰。不知計全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回 神彈子無心結怨 方世杰有意報仇

且說李公然說我那師叔性情古怪，與我不合，想我師叔丹藥前時眼見，把個五彩小瓶貯着，我等到夜靜更深，進去手到拿來，單怕師叔知覺，但願他不在家中，出去做買賣去了，只是我的萬幸。原來這方世杰是個獨腳強盜，他與尋帶綠林不同，並不占山作寨，也不是剪徑嚮馬，他自一人高來高去，走壁飛檐，又與尋常飛賊兩樣，並不時常劫掠人家；每逢出去一躺，回來坐喫一年半載。他不要金銀綵緞，只取珠寶重價東西。只就叫個獨腳強盜，非有大本領不行。他如劫近處，至少也出去數百里之遙，因此從未破案，近處的人都稱他方員外。近來家業更大，田也有了，不少，房屋店舖，各處有些名望。只是本性不改，一年還要出去做一躺買賣，不說收賬，定說販貨。只因三年前，李公然在山東陳道台居住，這陳道台與他父親交好，後來多了好幾十萬銀子，就告老回家，安享富貴，帶回金珠寶貝不少。恰好李公然路過濟寧，便道拜見陳老伯父。陳道台知他本領高強，自己有了些財物，又見山東地方嚮馬甚多，便把李公然留住家中，老姪長，老姪短，每日好酒好菜，敬如上賓，無非要他保護家財，並且教訓家人武藝，以便守家。公然知情不過，只得住下。那知事有湊巧，未到半月，這一夜公然回家的時候，晚了，不得敲門打戶，就從左邊的後門進去，忽見一條黑影的飛出牆去。公然知道

夜行人到了，連忙來到書房，執彈弓反身出來，一眼就見房屋廳上立着一人，渾身皂色緊靠，背插單刀，面朝着裏，正要跳光景。李公然即扣上彈丸，視定那人腦後打去。那人聽得弓弦聲響，回過臉來，那粒彈丸不偏不斜，照准左眼睛內鑽了進去，這眼珠子到讓了位，就到外邊來了。李公然看他回頭過來，就心下疑惑，看他好像師叔，因此便不敢追趕。那知此人便是方世杰，也就瞧見發彈之人，好像李五。只小子當時忍痛，逃回到存身的地方，把彈丸取出來，洗去血跡，細細觀看，只見彈丸上刻着神彈二字，方知果然是李五打的，因此懷恨，結下了冤仇。方纔在施公面前不好說這段情由，只得推託他性情古怪，與我不合。施公好生委決不下不表，說那神彈子李昆走到午時候，離方家堡二里之遙，有個小村市名叫劉村，也有幾家小店，是過路打探地方的，却也有肉店酒店雜貨店，賣酒的賣茶的賣飯的。李公然走到一家酒店裏頭，在後面隱斂的所在坐下，這家店內老夫妻二人開的，並不用夥計。那老兒姓楊，人家都叫他楊好人，當時見一位客官進來，即忙走將過去。李五爺說：你與我打一斤酒來，可有什麼下口？楊老兒道：爺們曉得的，我這裏是個村店，沒有好菜，要是牛肉雞子鹹菜鹹豆兒，別的可沒有。那老兒手忙腳亂，跑去端了一大碗來放在桌上，又去打酒切牛肉，拿了雞

子鹹菜一一搬來，與李爺斟上一碗酒。李爺一面喫酒，一面說着話道：我也想起來，你有個兒子前年也在店裏，甚是老實，如今到那裏做工去了？楊好人說：就在前面方家堡，方員外家裏，先前朝去夜回，這個兒子還算孝的，一早起身來，與我開了店門，掃地抹台，一切停當，便到方員外家去做田務，到了日落西山，田裏做完，趕緊喫過夜飯，急忙忙轉來替我收拾店面，洗壺滌器，我到省力許多。只因前月方員外出收賬，見我兒子老實，員外就叫他住在宅內，替他照應，照應，至今一月有餘，員外尙未回家。我叫老伴在家相幫着我，他又一定要去砍柴火的，故此弄得我走了前，顧不得後哪。李爺聽了楊好人這話，心中大喜，喜的是我運氣來了，活該得着這件功勞。要是師叔不在家中，只解毒丹手到拿來，想計全命不該絕。說道：只是你老人家做了一世好人，纔得生下只個孝順兒子。我且問你，你只店裏可好住夜的？我要去探望個親戚，離此尙有二三十里路遙，今人走的疲乏，意在在店中安宿一夜，來日清晨趁着早涼動身，可使得麼？楊好人說：使得，使得，只是屈尊些罷了。指着店後房屋說道：只個炕上就是我的兒子睡的，現下橫炕空着，只要爺們不嫌齷齪，儘可安息。李公然說：如此甚好！一回手身邊摸出一兩多銀子，給與楊好人，你且收下了，明日一並再算。楊好人接了銀子，

說：爺們要不了只許多，我還沒請教你老爺貴姓？李爺說：我姓李，你只管收了，我還要喫晚飯呢，先與我做幾張餅來，酒是不要了。那楊好人歡歡喜喜的，把銀子放好了，連忙做起餅來。李爺喫得飽了，楊好人夫妻兩個收拾，關好門戶，自到後面去睡了。李爺待他們去後，吹息了燈火，跳上房屋，來到外面施展夜行的工夫，連竄帶跳，望方家堡而來。豈知只一去，鬧出大禍來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方家堡李昆中藥箭 大樹林世杰遇二英

却說神彈子李昆，不片刻工夫，已到方世杰門首。四下裏一看，靜悄悄毫無聲息，飛身上圍牆，望下一瞧，並無燈火，就在牆上施展走壁之能。李爺前時常到師叔家來，原係熟路，一直竟奔內院，到了西廂房屋上，使個倒掛金鈎勢，翻身而下。只加着方世杰不在家中，十分大意，也不窺探動靜，一氣而下；一手擰開窗格，側身進內，百寶囊中取出千里火順手一亮，開了壁廚門一看，只見五彩磁瓶，端端正正安放在內，一手抓來，連着千里火筒一並藏在百寶囊中，心中好不歡喜。正欲回身，只見裏邊簾子一啟，閃出一個人來。公然抬頭一看，嚇得魂魄俱消，原來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師叔方世杰。他自從前月出門，做了一趟買賣，可巧今日黃昏到家，把許多金珠寶貝回來，吩咐妻子

藏好，正在內房閒話。這廂房只隔着一間院子，方世杰坐在房內，忽見簾子外火光一
亮，心中好生詫異，暗道：我只裏誰人敢來偷盜，莫非無名後輩。一竄身來到簾子底下，
輕輕扯開一棧，用細目一看，正見李五開了壁廚門，把解毒靈丹連瓶放在身邊去了。
世杰見了仇人，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卽把無名火直冲上雲端之內，將簾子拉開，
閃將出來，大罵畜生，你好大膽，我與你何仇，竟敢把師叔打成殘疾，今日還敢來盜我
靈丹，分明自來送死，可不是我來尋你。李公然一見師叔，情知難以抵敵，三十六着走
爲上着，急從窗洞內跳竄出去，使個燕子飛雲的勢，翻上屋房沒命的奔逃了。這方世
杰早已追到，跟着跳下牆來，舉刀便砍。公然亮出單刀招架，二人就在門前動手，一來
一往，不到五六輪回合，殺得李公然只有招架，不能還手，打量不是他的對手，虛砍一
刀，撒頭就跑。方世杰一路追趕，約有半里之遙，纔出得方家堡北口。公然叫聲師叔，休
得追盡殺絕，我要得罪了。說着話，手內彈丸早已扣上弓弦，只聽得吧吧吧一連三個
彈子應身齊至，只是李公然絕技有名的，叫連珠彈子，誰也不能躲得。那知他師叔何
等工夫，不覺哈哈大笑，不慌不忙，見三個彈丸頭連尾連串而來，他起左手接了一個，
右手抓了一個，第三個彈子就把牙齒咬住。李爺留心瞧着，暗道：只三彈之中，任他躲

閃靈便，兩手善接暗器，至少也着了一彈。當下李爺只嚇得魂膽俱消，撒腿便走。那知只方世杰怎肯讓他走得，便把兩手中彈子，就用手指左右打將出來，口內咬的也就噴的吐出，倒也與彈弓上發出來的相仿利害。若論公然本領，也慣是個走水陸的大行家，背後有彈打來，如何不曉，左駁右挪，連閃三個彈丸，只也好算完了；豈知只老賊隨手跟着三個彈，接連上一弩劍，哧的一聲，正中李公然後背。李爺說道：「啣呀！撲咚一聲，栽倒在地。」方世杰哈哈大笑，說道：「畜生你盜了我的丹藥，也把自己先治好了嗎？說着大踏步趕來，即舉刀前來便砍。李爺躺下了，徧體麻木，心神昏亂，不但立刻栽倒昏迷，而且死的快當，只要一時刻，性命必然難保。閒言少叙，且說方世杰奔跑前來，舉刀要砍，忽見樹林哧哧的跳出三個猛虎般的人來，一齊直奔了方世杰。方世杰見三口刀上下裏齊來，就不能去殺李昆，只得抵敵三人兵器。又遇着只三個都是定做下的結實傢伙，個個飛蹤迸跳，力大如牛。到底只三人是誰？一個金鏢黃天霸，一個關泰，一個白馬李七侯，他們怎的到此？只因李公動身之後，施賢臣一夜未曾合眼，只是放心不下。說道：公然昨日雖則前去盜他師叔解毒的丹藥，我只恐他獨力難支，倘被他師叔知覺，這是要不妥；倘或耽延時日，豈不悞了計全性命？不知計壯士病體如

何？天霸答道：方纔看他只是昏迷不醒，點水不進，傷處盡流黃水，比昨夜似覺沉重。施公緊鎖雙眉，說道：請問衆位賢弟想個主意，怎的救得他性命？關小西聽了，便說：大人且請寬心，吉人自有天相，大人若恐李兄獨力難成，關某趕緊的追上，相助公然哥哥，務把靈丹取到。他師叔倘然知覺，強搶也搶了他來。施公說：關賢弟既然如此，就請辛苦一躺，早去早回，切勿遲悞。小西欣然應允，正要立起身來，只見天霸開言說道：昨夜公然兄動身之時，小弟仍對他說過，與他巡風，他准要獨自前去，今日你一人接應他，我若不去，分明是合他賭氣，因此我與你一同前去的爲是。倘遇用強之時，也可見機而作。話言未了，李七侯道：我也一同前去；我與他同時進步，此時你們二人前去，我只袖手旁觀，豈非顯得小弟無情。施公聞言便道：三位賢弟同去最妙，不必遲疑，急速起身趕上要緊。天霸說：大人但請寬心，李兄白晝之間，料也不能盜取，必得黃昏以後方能行事。方家堡離此只有七十里遠近，我們走到那裏，及遲申牌時候，一路無話，到了方家堡時候，尙早，三人找了一座酒樓坐下，過買問了酒菜，搬將上來，三人走了大半天，腹中飢餓，狼吞虎咽喫了一陣，看看日落西山，三人倚着欄杆，看着街上行人，並不見公然到來，心中納悶。他們豈曉得李爺此時正在劉村楊家酒店內，躲在裏面同着

楊好人細細的談家常呢。三位英雄看只街上行人稀少，天光將暗，抬頭看那斜對門一家人家，廣梁大門，好似大戶人家，六扇牆門，裏面左右兩條大長櫬，坐着兩個人，一位年老的家人打扮，一個年輕的傭工服色，坐在那裏閒談。忽見南首來了一位老者，年紀雖有花甲，精神十分強旺，生得長方臉面，兩道細長眉，插髮一對三角眼，可是左目瞎了，鼻正口方，頷下長鬚黑多白少，兩耳招風，高顴廣額，身穿葛布箭袍，腰扣武帶，足上薄底靴子，雄糾糾氣昂昂，坐在牲口背上，押着一輛太平車子，來到門首下了坐騎，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黃天霸鏢打方世杰 李公然盜藥救自身

且說三位英雄在方家堡酒樓之上，看那老者下了坐騎，就走入裏面，少時車夫出來，推着車子去了。小西說：黃老兄弟，你看只個老兒莫非公然的師叔嗎？黃天霸說：我也在此疑惑。正說之間，過買上來問三位爺們可要添酒來？天霸說：小二哥我且問你，對門這家廣梁門姓做什麼？可是做官人家嗎？過買說：他們姓方，也不知道祖上可曾做官來，現下只是有錢罷了，我們只裏的人都稱他方員外。方纔騎着牲口來的就是員外，他們田地也不少，各處皆開着店舖，上月員外出去收賬目，直到今日方纔回來。黃

天霸說：原來如此，我再要問你，只個方家堡可有住店的嗎？過買說：爺們若要住店，此去北面不到二里，有一個小鄉鎮叫做劉村，那裏到有客寓飯店，亦帶做居店。小西說：偌大一個方家堡，南北一里多長，爲何沒有飯店客寓呢？過買說：爺們有所不知，只個方家堡就在劉村分路，岔向東南就到。此地並不通大路，再望南去，都是村子了。故此過往之人走不到這裏，我們主顧淨靠鄉村生意。天霸說：原來如此，小二哥總共多少銀子？說罷，三人起身下樓，出了店門，離了方家堡，一路向劉村而來。關小西說：李老五一定在劉村住下客寓，等候二更過後，方纔來呢，我們此刻到劉村一找就得了。單怕他此時就來，與我們走了岔路，只到難找了。天霸說：劉村只有一條路，並無雜路，總得瞧見。三人一路說着話，不覺已到劉村，但見只些店舖早已關閉的了。三位英雄東敲西打，驚動了幾家人家，方纔尋得客寓。及至來得裏面，並沒公然在內，只得住下一間屋子，吩咐烹了一壺茶來喫了。又到各家飯店問了都是沒有，三人心中納悶，想這李公然那裏去了。三位商議也不必再回客寓，就此仍到方家堡而來。將近北口，正走到林子旁邊，只林子名叫大樹林，李七侯眼快，早望見兩個人一前一後，奔出方家堡來。三人隱身樹後細瞧看，正是李昆在前，方纔的獨眼老者在後，一路緊趕下來。公然跑

到林邊連打了三彈，俱被老者接去，天霸等三人見了發怔，隨後就打回三彈，公然分明躲過，忽然哎呀一聲，躺在地下，方世杰舉刀要砍。三位英雄一齊跳將出來，就與世杰交手，只一場廝殺是捨命忘生，更有一個更次。方世杰憑你英雄了得，究竟上了些年紀，怎奈得三個出林猛虎，漸漸氣力不加，身手遲慢。黃天霸騰出身子，暗將金鏢掬在手內，望着方世杰的一聲。世杰見暗器已到，要想躲閃，無奈關太李七侯這兩口刀如狂風驟雨的勢來，身子呆了一呆，左腿上着了一鏢，手中只口刀叮噹落在地下。方世杰說聲不好，縱身跳入樹林，穿林逃遁去了。小西正要追趕，天霸連忙叫住，說道：他們暗器利害，我們相救公然要緊，由他逃生去罷。三人一齊來見李昆，見他躺在樹根那裏，人事不知，叫了幾聲，並不回言。細看背上中了一枝小小弩箭。天霸說：只不消說是根毒藥暗弩，只是怎的如此利害？看此光景，斷乎等不到天明，就有性命之憂。只如何是好？小西說：不知他只解毒藥盜了來沒有？李七侯說：你不聽得方纔老賊的話嗎？只分明是他盜着了。天霸點頭說：不錯，不錯，我是急的昏了，且把他上身搜着。小西跑去胸了一回，却是沒甚東西，又在右肋下一個皮袋內一摸，只有十幾個彈子。李七侯蹲在左邊，一手抄着他百寶囊，說道：在只裏了。便將藥瓶取出來，三人十分歡

喜，關小西說道：「不知此藥喫的嗎？還是數的？」李七侯說：「我曾聽他說道，只要把少許數在傷口，立能起死回生。」黃天霸說：「我與他把弩箭拔下，便把只枝藥弩打下來一看，只有六七寸長，全是純鋼打就，尖頭上三楞式的現着藍色。此時也無心細看，順手拋在樹林之內。」小西把衣服解開，背心居中一個小孔，孔內淌出黑水，便道：「這老賊暗器，怎的毒到只步田地？」李七侯早把瓶上塞子拔去，倒出丹藥與他敷在傷口，仍把塞子塞好，將瓶藏在身上。天霸說：「我們且到劉村再行斟酌。」李七侯說：「我把他抗着走罷。」關小西說：「將他抓在你背上，你駝着他的好。」便將李爺扶起，李七侯把背湊上，雙手挽住他的腿灣，站起來先走。黃天霸在地上拾起李爺刀並方世杰刀，同着小西隨後跟着李七，一路望劉村而來。原係一望之地，少時便到，叫開店門，一同來到自己屋內。李七侯已把公然臥在炕上，看他面色比方纔好些，果然這丹藥靈驗，神色也清了許多，身子也轉動了，只傷的皮肉漸漸紅活，黑血變紫，紫又變紅，淌去了許多毒血，便能開口。李爺說：「多蒙衆位弟兄前來救我，恩同再造。爺娘重生，父母不然，我李某早死多時，說罷，想着起來給他們叩頭。」天霸連連止住道：「自家弟兄，何用只些樣子？」李兄千萬別說，你身子纔好，第一要養息。吩咐夥計端些粥湯，好生在旁伺候。李老爺明日重重賞你。」

計自去服侍，用罷了飯，天光大亮，天霸見李爺好了大半，心中要緊轉回公館，叫辭別店家，說聲打道。大眾出了店門，離了劉村，望了館驛而來。一路無話，到公館門首，只見施安眼淚汪汪從裏面出來，大眾一怔，天霸便問，施安說計爺即刻纔死呢！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遇妙藥計全活命 換服色李昆訪案

話說黃天霸同關小西李七侯下了坐騎，李公然下車，打發駝夫車夫回去。此時李公然傷毒消盡，但覺倦軟無力。四人走進公館，遇見施安說計爺死過去了。天霸衆人先到屋裏看視計全，但見王郭二人前來行禮，彼此就坐，正待開口，只見簾子啓處，施公進來，背後跟着何路通，衆人一齊見過大人。施公便問王殿臣，計壯士如今怎麼了？王殿臣說：方纔昏暈了一陣，如今喚醒過來了。施公便問李賢弟靈丹取了沒有？天霸說：丹藥取到了，公然兄險遭不測，現下尙欠精神，只話少刻細說，今先要救計大哥要緊。李七侯身邊取出藥瓶來交與天霸，天霸走到榻前一看，計全合目昏沉，氣息如絲。隨急將藥敷上，公然吩咐把單衾與他蓋上取汗，只就好得快了。天霸說：李兄，方纔小弟不知，只個招兒沒與兄取汗，不然此時還要強壯些吧？公然點頭說道：只丹藥敷上，要

是不見風，出透一身臭汗，只要六個時辰，歸本還元。施公忙叫何路通把窗格關上。王殿臣早把單衾與他蓋好。施公帶笑開言：李賢弟如何遭難？李公然就把動身以後，如何到劉村，如何在楊家酒店，如何二更進去盜了丹藥，如何忽見師叔，如何披他射了毒弩，自己就昏迷過去，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黃天霸接着說：三人怎的到了方家堡酒樓，看見世杰回來的，再到劉村找尋李兄不見，怎的進了大樹林，遇見他們追來，怎的與世杰大戰一場，怎的一鏢打傷世杰，他纔跑了，怎的把李兄上藥，回到劉村寓所，僱了牲口車子回公館，一五一十也說了一遍。施公稱贊一番，記了各人的功勞，吩咐擺酒，款待衆位。賢臣親自把盞，與衆位英雄道勞，十分歡喜。施公提起曹姓一案，必須把木匠到案方有頭緒。黃天霸說：我等明日再去私訪，好歹把此冤理明。計大哥在雙塘兒遇見頭陀，曾說有個木匠外甥，莫非有些來歷，且待計大哥刀傷全愈，再行探聽。李公然說：只頭陀既來行刺，逃回去了，只怕不肯死心，衆位兄弟還須小心保護大人要緊。衆人點頭道是。何路通說：咱們何不到玄壇廟去把惡僧捉來，要是木匠在廟內時，一并就帶來；不然把兩個禿驢夾來，怕他不招出來嗎？李七侯說：只到是條捷徑路兒。賢臣帶笑開言說：你二位說得痛快雄壯，雖是依近就近的辦法，只得一衆人斟酌個

萬全善策方妙。關小西說：依我愚見，立壇廟也可去得，私訪也可去得。施公笑道：關小西見得不差，但只明日先發私訪的，出去私訪起來，只立壇廟去的可遲兩天。方纔李五弟說過，他師叔的解藥丹敷上，只要不見風，取出汗來，無論什麼毒器所傷，只消六個整時，立能返本還元。若過了兩天，計全必定復元，務要安心靜養。大眾說：我們不必在此驚動計大哥不安，咱們外面去罷。衆人遂各去安歇。一夜易過，又到來朝，大眾起身梳洗，用茶點已畢，黃天霸來見施公，問今日派誰出去？若論機靈，計大哥第一，可惜不能出去，其餘就得神彈子關小西細心謹慎，亦可去得。王殿臣精明老練，就是只三個人罷。施公點頭，天霸退出來，便與李公然關小西王殿臣三位說明，大人吩咐你們出去私訪，要訪得些風聲，或是木匠名姓的住居，或是金釵着落，就算是功勞了。當下三人議定了道路，各人自去理會，分頭私訪。我就中單說李公然回得自己屋內，脫去箭袍，內着小袖拳衣，外罩湖色綢長衫，白襪雲鞋，手拿柄搖扇，改扮了文人模樣，腰內暗藏匕首，出公館望着正北而行。一路留心細看，不覺來到靜海縣的南門。公然步進城門，只聽背後一人搶步上前，喊叫道：富明富明，你今天可上立壇廟裏嗎？公然回頭一看，却是個木匠，見他背着斧頭鋸子，肩上甩一個藍布搭鏈，向城門洞內隨追隨喊。

公然心中一動，只見前面只個人也是手藝人打扮，穿着白布短衫，藍布的褲子，脚上扳尖頭薄底快鞋子，年紀不上三十歲，生得獐頭鼠目，不像良善之人。聽得背後有人喊叫，他便立住了脚，回轉臉來說道：做什麼叫名姓的，大驚小怪！那木匠已到他身旁，回答說：你又不犯什麼王法，就怕人叫喊名姓嗎？此人說不是這樣講，大街大巷叫人，聽了不雅相，你叫住我有甚話說？我要緊去幹事呢。木匠說：我叫你不爲別事，因爲我們東家要做佛事，出月初三是他老太太十週年的，要拜三天大悲懺，你若到玄壇廟去，對你舅舅說一聲，他廟裏與我東家老賓主，也不用講價，叫他到出月初二，先到雙林巷來東家裏，把道場擺好，千萬不可失期。可巧遇見你，央求你帶個信兒，就省我走一騎唐官屯了。只人聽了，也沒等他說完，便把雙手亂搖，道說：廟內和尚忙得了不得，近下一個月都定滿了佛事，你快到別處寺院去定罷；況且我今也不到廟去。你若去時，也不過白跑一騎，我還有要緊的事，過一天同你喝酒罷。說畢，長揚的去了。那木匠咕嚕了一回，也就回轉身來，出城而去。公然聽得清楚，暗想前面這個富明，准是吳成的木匠外甥。看他這形像，只金釵一案，只怕到有七八分光景。想定主意，就跟只富明走去，看他幹些什麼，就遠遠的一路跟下去了。好半歇到一條巷內，見他到一座酒

樓裏去，在沿街欄杆內坐下，李爺也走進去靠在裏面坐下。酒店夥計過來問過了酒菜，一一搬來，公然一面喫酒，一面留心瞧這個富明，雖在那裏喫酒，不時把眼睛看着對門一家人家，不知爲什麼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神彈子旅邸逢三傑 白俊貌萍水識英豪

話說神彈子李昆在靜海縣遇見只個富明，心中起疑，一路跟着他來到酒店之中。見他一面喫酒，時刻瞧着對門。李爺把對門一看，見是一家住戶人家，門前揚州式子矮闊門開了，有一個婦人在門口站着。李爺細看只個婦人，年紀二十多歲，滿臉抹着脂粉，身穿月白單衫，下面藍布褲子，立在門前，瞧不見兩足的大小；只見鬢邊插幾枝石榴花兒，生得中等姿色，透着些妖淫氣像，立在那裏觀看過往之人。李爺心中暗想：看只個婦人不像正經之人。忽聽那富明連咳幾聲乾嗽，只婦人就瞧着欄杆內做眉做眼，把手指兒做着啞謎。富明把頭點了兩點，只婦人就關了門進去了。李爺心中明白，方纔婦人那個手勢兒，分明叫他從後面進去。半刻工夫，只見那富明會了酒錢，出店門去了。李爺叫夥計過來，說：小二哥你生意忙呀？夥計說：只店全天沒事。李爺說：你要沒事，我與你閒談閒談，我且問你，只條巷叫做什麼？夥計說：人家都叫他新街，只里

望東出了新街，由右手向南走到十間門面，就是縣署街了。李爺說：對門揚州矮闊門內他們姓什麼？做什麼生意的呢？夥計說：只王成衣店的家裏，方纔只個婦人就是王司務老婆，一家子就只兩口兒，他們這的主顧，都是大門牆呢。這王成衣好手段，人家都叫他到宅裏去做生活，却時常不在家裏住，爺們可認得他麼？李爺說：我要是認得，也不問你了；我是沒事與你們談說的。夥計笑了一笑，就走到櫃內去了。李爺看那天光約有申牌時分，就把酒鈔會了，走出店門，依着夥計的話，出了新街東口，順着轉灣，走不上幾家門面，果然有條橫街，也是頭東頭西，進了東口一路留心，打量着地段，差不多在酒店對面了，一看北首房屋淨是酒店，並無後門的樣子。心中納悶，細想方纔那婦人的手，一定是叫富明從後面來的意思，為何只裏都是店面，不見他後門呢？只怕還要過去一條纔是呢。那李公然三五回次走了兩三趟，見淨是店家，並無後門。忽然見那雜貨店旁邊有條小弄，似不通的樣子。李爺走到弄內一看，那盡頭處有個灣兒，轉將過來，正是一條後街，一眼看見對門牆圍內，露出招鷓子的小旗來了。公然心中明白，回身出了小弄，想時候尚早，且去落了寓所，待到黃昏以後，方可進去探聽他們說的什麼，諒必只王成衣今夜不回來的了。一路走到縣衙西首，有家悅來客店，走

進門去，夥計就迎接，說：「爺們住店嗎？」李爺說：「我只要間廂房就是了。」夥計說：「有廂房東西兩間淨空呢。」公然舉目一看，說：「就是只間西廂房罷。」夥計說：「爺們要用酒還是用飯？」李爺說：「酒是要的，時候還早呢，你先與我烹壺茶來喫了，少停上燈時候再打酒罷。」夥計答應一聲，回到外面烹茶去了。李爺走到庭心，望着上房中間一瞧，見有三個人坐着在西間內喫酒，好個公然，只個人天生的和氣，到處禮貌謙恭，見了他們就把手一拱，說：「三位尊兄請了。」只見那三人直站起來，齊說：「仁兄請了。」說着那白臉的早已走到中間，只兩人也跟出來了。白臉的到了面前一拱到底，說：「仁兄請到裏面小酌三杯。」公然連忙還禮，說：「兄等在此相叙，小弟怎好擾阻清談。」白臉的說：「我們都是結義兄弟，沒甚事情，兄台何故見外？」一手挽住公然，朝裏就走。公然只得跟着三人來到西間屋內。那紅臉的扯了一張椅子過來，朝外放下，三人就讓公然首坐。公然那裏肯坐，謙了半嚮，還是把椅子拋開了些。李公然坐了客坐，白臉的坐了主位，那兩個就左右坐下。夥計剛剛攘了一壺茶，一個杯兒，走到西廂房不見了爺們，就到上房來一望，見他們一起兒坐只裏了。便笑嘻嘻的，走進來把茶壺茶杯放在邊頭桌子上，移過三個杯兒，斟了四個半杯茶兒，一頭斟一頭說：「爺們在此請客，可要添酒菜麼？」白臉的就說：「咱們本

來要喚你，你快些擺上一席上等的酒菜來。夥計滿臉帶笑，連說曉得曉得，回身去了。公然忙說：尊兄過費，使小弟不安，請問尊兄貴姓大名？仙鄉何處？那白臉的說：我們哥兒三個，都是江南金陵人氏，在下姓甘名亮，外號人稱白面狻猊，指着紅臉的說：只是我拜名兄弟，人稱賽姜維鄧龍，那位是他的胞弟，人稱小元霸鄧虎，李爺聽了，連忙站起身來，說小弟久聞金陵三傑大名，只恨關山睽隔，未能拜會，不想今日得遇尊顏，只是小可的萬幸，說着話作了個總揖。三人一齊還禮，同說仁兄過譽了，請問仁兄貴姓大名？李爺說：小弟姓李名昆，那甘亮便不待說完，接着道：莫非人稱神彈子李公然？李五嗎？李爺連稱不敢。三人剛然站起，齊說：我等久仰大名，只是無緣相會。甘亮說：小弟意欲與兄結爲異姓手足，不知可能俯就否？公然說：不敢，小弟也有此意，只是不敢出口。甘亮鄧龍鄧虎一齊大喜，立刻摸出兩個二十兩長錠，交與夥計，辦齊了三牲香燭，一切祭獻物件，把桃園三義神馬供在中央桌上，把三牲祭物排列停當，點上紅燭，便請爺們拈香。四位英雄一齊出席來到外面，只一拜有分交，黑夜交兵，鬧個地覆天翻，賢良遍揀，救出龍潭虎穴，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俠士窗前聽密語

奸夫屋內露真情

却說四位英雄來到外面，先叙了年庚，甘亮居長，李昆第二，鄧龍是老三，鄧虎老四。夥計一面伺候拈香，一面到外面燙酒，忙忙碌碌，十分高興。甘亮先上了香，斟了神前酒，然後四人排了次序，一齊跪下，異口同聲稱：我等甘亮、李昆、鄧龍、鄧虎四人，結義異姓骨肉，從此有福同享，有馬同騎，患難相扶，各無私念，不願同年同月生，只願同年同月死；若有異志，神明殛之。四人誓了，對着神三跪九叩，站起來大家對拜了四拜。夥計把紅氈收起，一面把十壺酒拿到裏面，只五個夥計一齊恭喜爺們。甘亮說：少停一起來領賞。夥計們叩謝過了，伺候着四人入席，夥計斟酒。李爺說：如今大哥上坐，甘亮也不謙遜，坐在上首座下，說愚兄有占了。李爺同鄧氏弟兄依次坐下，夥計立在那里伺候。李爺說：我們弟兄都自己斟酒，你們不必伺候。鄧虎說：幹你們的事去。衆夥計謝了一謝，多到外面去了。甘亮說：賢弟，愚兄聞得你在山東保鏢，因何到此？公然便接受了糧船幫聘金，來到天津遇見施大人青眼相看，我就投他轅下効勞，也想爭個出身，後來到了新泰驛，遇曹必成一案，計全中了藥刀，自己到方家堡盜藥，受了一箭，幾乎損命；幸得天霸前來接應，將我救回公館。今大人諭我等三人改裝私訪，各人分道而行，小弟進城遇見木匠那人呼喚，我疑心是金釵一案，故而尋找寓所，意欲黃昏過後，去

窺探踪跡，不想遇着大哥。把上頭事一五一十細細說了一遍，絕無半點藏私。甘亮等三人聽了，同聲叫好，只纔是大丈夫的志氣。那綠林裏面江湖道上，俱非豪傑久厲之所。大家歡呼暢飲，只見夥計點上燈燭，烹上雨前茶來。四個弟兄猜拳行令，直喫到二更以後，方纔用飯。夥計伺候飯畢，把殘席撤去，叫了安處，自去收拾店舖去了。李爺便說大哥與二位賢弟各請安息，小弟一去就來。三人囑咐小心留意。李爺回到西廂，把長衣卸下，插好匕首，從庭心內飛身上屋，施展夜行的工夫，竄房跳脊，在屋上望東而去，認準只杆鴿子旂飄身下去，落在圍牆之內。四下一望，見院子裏燈光明亮，李爺鶴行鷺伏，來到窗前側耳細聽，正是一男一女的聲音。李爺就在窗紙上戳了個小孔兒，張看，男的便是富明，女的就是酒店內看見的王成衣老婆。只聽那富明說：「只東西我好容易得來，只一夜分明放在枕頭旁邊，到了天明，我見時候不早，要緊出去，一定是忘記了帶去。及至到了廟內，找尋不見，路上又沒耽擱，却到那裏去？不是你收拾了，還有誰呢？」又聽婦人說：「只怕你在半路落了，或是人多的地方，被扒兒手扒去了。我要是拿了你的，肯叫你這樣喉急，還不說出嗎？與你也不是新交好，難道我的心事，你還不知嗎？將來身子總還是你的，難道要你一隻金釵不成嗎？富明說你的心跡，我怕不知。」

呢，只件東西原是要與你做個久遠之計了，豈知可巧的來了個專管閒事的施不全，被曹必成的妻子在他手內告准了狀子，四面八方發了探子探訪，我嚇的逃在母舅廟內。婦人說道：既然你躲在廟內，人不知鬼不覺，他們要來拿你，再想不到只個所在，你爲何又出來了？富明說：只個事也是活該我到廟裏時節，恰好有個同行叫做張四，正在廟內做工，就叫應我，他說富明你今日可是望望母舅嗎？我只得答應他正是。口中雖則回他，心中就是一怔。我說張四哥你做了幾天了？他說今日頭一天呢。我說生活做完沒有？他說還有兩天做呢。只個時我母舅不在廟內，我心中就想等我母舅回來，叫他回過了張四說：過幾天再做。那曉得母舅回來，同了一個和尚朋友一起到廟，我見了母舅，就把自己事兒告訴了一回，又叫他把張四回絕了，免得人家起疑。母舅說：你只管放心，張木匠只管叫他做工，今夜不是明夜，施不全腦袋都在我手裏了，你還怕他什麼？我一想這事更好了，我就放心住在廟內，張四來做工也不必避他。豈知到了夜後，我母舅前去行刺，却被他們看見，母舅見事不妥，回身便走，他們的手一部將在後追趕下來，我母舅仔細一看，原來前一天在雙塘兒酒店內遇見過的。回手發了一把藥刀，將他傷了肩頭，母舅知道他中了藥刀，不過兩天工夫終久要死，也就

不去追他，讓他逃回去了。母舅回到廟裏，說起此事。于七一聽，就說壞了事了。那時母舅也想着，也把兩脚一踏，說是我一時粗忽，放他走壞了。我就問母舅爲什麼壞了？母舅說：我們在雙塘兒酒店裏喫酒說話的時節，這個人也在旁邊桌子上喫酒哩，及至我們走出酒店，這人還沒動身，只怕我們說的話被他聽見，豈不要到廟中尋找？就是他沒聽我們的話，他只要問了酒店裏，就知我在玄壇廟了。如今中了藥刀，雖然性命保，他只逃到公館見了別人，豈不把我們的來歷告訴明白嗎？到了第四天，母舅同了于七又去行刺，到了公館屋上，只見裏面刀出鞘弓上弦，周流巡察，保護得沒處下手，就到外廂屋上細細探聽，那知他們全曉得了。正要到廟裏來，連兩個和尚，一個木匠外甥一窺而擒。母舅回來說明此事，嚇得我魂膽俱消，忽聽得外面敲門，我只到官兵到了。正想逃走，豈知來了母舅師父同師弟兩個，我方纔心定。聽他們四個人商議，要在廟裏設下埋伏，準備抵敵官軍，殺他個片甲不回。我想了半夜，沒有合眼，此事弄得太大了，還是走罷。故此前來看你，商議個法子，我與你及早高飛遠走，想此地一日也住不得了。若說遠走也是容易的，只苦了只件東西沒了。我與你逃到別處，怎過只樣日子？李爺正聽富明說到那裏，忽然前門砰砰的有人打門，不知何人到來？且聽下

回分解。

第九回 王成衣捉姦被殺 富木匠行惡遭擒

且說李公然在窗外側耳細聽，富明把前前後後一本說了，心中大喜。忽聽得前門有人叫門，婦人慌忙說酒鬼來了，一定知了風聲，酒也沒喝，特地來捉奸了。婦人忙說你快些走罷！富明說：叫我那裏出去呢？婦人說：你從後面圍牆上脫下去罷。富明說：圍牆又高，又沒接腳東西，怎地逃得過？二人正在着忙，忽聽外面擂鼓也似的敲門，口內說道：賤貨你在裏頭做什麼？還不開門拉！富明說：你且答應了他再講，被他鬧的四鄰八舍都聽得了。婦人口內喊着天殺的，半夜三更回來，我不要點起燈來，穿了衣服纔好開門嗎？外面不管，只是罵着說：你要不開，我就打門進來了。婦人口內雖硬，心口越發着急。富明說：你且不用慌，我是只裏靜海縣地面一天也住不得了，如此有兩條路在此，憑你走那一條罷。婦人說：什麼路快說罷！富明說：你要就跟着我的，我在房內等着你去開門，放他進來，待我結果了酒鬼性命，與你拿了些細軟東西，連夜逃到別處去呢，天長地久過日子，你要是跟他的，我就此走了，與你斷絕往來，今生今世再不見面了。那婦人流下眼淚來，說叫我怎麼捨得你下呢？富明說：既然只樣，你就去開去，放他

進來罷。婦人雖然點頭，那兩腿抖的寸步難行，忽聽得外面豁喇喇一聲響亮，果真打開大門來了。只李爺在窗眼內看得分明，見富明搶將上來，手提了一把切菜刀，一手扯住王成衣舉刀便砍。只聽磕磕察察的聲，一連七八刀，把個王成衣的腦袋，砍得伶伶俐俐，沒有一半完全的了。李爺看見只個光景，也覺可憐。只婦人雖則與富明通姦，究竟與酒鬼十幾年結髮之情，見丈夫死得太慘，聽他臨死砍到三四刀的時候，那婦人聽了，越發哭起來了。我是小足伶仃，怎會逃難，跟你去也是折磨死了；登在只裏，明日官府捉去，謀死親夫，也是六刀之罪；我前後總是一死之罪，你索性把我殺了，到是給我一個爽快，省得受許多驚恐。說着揪住富明的當胸衣服，只是不放，你就要想走嗎？富明聽了只幾句言語，見他真個不肯放，他不覺一時怒氣，便把左手對着他胸前，只一掌，打個正着。那婦人怎禁得只一下，把手一鬆，仰面朝天，望後撲咚一交，跌倒在地，也是活該只一交跌下去，可巧他的腦袋碰在柱礮石上，只聽得亮托一聲響，登時腦袋迸出，一命嗚呼。却說富明見婦人已死，把手內切菜刀拋在一旁，走過去把箱籠物件亂翻亂倒，見了值錢的金銀首飾，就向肚兜內亂塞，雖是小經紀人家，到也有好幾十兩銀子的東西。那知他翻來倒去，隨手抓得一件東西，富明又是哈哈一笑，說道：

原來果然是你拿的，想你平日與我恩愛都是哄我哪，你只死得一些也不冤枉了。李爺聽了，在門縫內瞧着，見他手內拿的黃澄澄的，正是一隻金釵，抓來也放在兜肚之內，笑嘻嘻說道：我有了只些東西，到處好過日子，難道沒了老婆嗎？老爺走他娘！說着走出房門，不防李爺閃在旁邊，等他走到近身，喝聲慢着！把他夾頸皮抓住，小雞一般提將過來。富明這一嚇，幾乎失落了三魂七魄，口中只叫爺爺饒命。李爺說：你自己不肯饒人，到曉得叫人饒你，也罷！你把兜肚解下來獻了我，我便不來殺你。富明無奈，自己性命要緊，只將那兜肚解下來，說爺爺拿去，放了我罷。李爺一手接過兜肚，說且慢，我得了你的賄賂，應許下不殺你，只管放心罷。說着話，將他擰在地下，尋了一根繩子，把他四馬攢蹄，綑個結實，然後將兜肚束在自己腰間，一手提了富明，出了院子，直奔圍牆而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曹義僕當堂釋罪 富木匠就地行刑

却說李公然提了富明來到西廂屋內，只聽得外面正打四更，把富明拋在地下，自己斜臥炕上，略歇片時，天光大亮，只聞鄧虎在裏面說恭喜，二哥差使得了。公然連忙起身來到上房，見了三傑一同坐下，說哥弟此刻欲往何處？要沒事何不與小弟同往奉

新驛，兄弟們也得暢叙幾時。甘亮說：賢弟公事在身，理當先去交差，一路保着大人，建立奇功偉績，爭個名揚後世，廕子封妻，就是愚兄面上也有光彩。我等現在要訪探友人，與賢弟後會有期。李爺說：小弟就此告辭，叫夥計出去僱了車子，把富明安放車上，用一個大蒲包，套在富明身上，李爺不喜坐車，跟着步行。甘亮等三人送至外面，未免大家有些依戀之情。鄧虎更加難捨二哥，定要獨送一程。李爺阻擋，說兄弟請留貴步，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我等後會非遙，何用如此？鄧虎也只得罷了。四人各自一拱而別，不提。單說李公然押了車子，出得靜海縣城，一路望奉新驛而來。路上無話，不多時到了公館門首，李爺喚那從人伴當，把蒲包提到裏面屋內，吩咐他們留心看守，此乃要犯。自己與何路通、李七侯、郭起鳳等見禮，只見計全坐在那裏，瞧見公然進來，早已追將出來，又謝了盜藥之情。李爺說：計哥哥貴體全愈否？計全說：多謝賢弟，只個丹藥真是仙丹，如此竟無一毫毛病。賢弟訪得案情，且見大人交差，再與你賀喜。李昆即到裏面，見了大人行禮已畢，吩咐一旁坐下。李爺叫把富明帶來，此時從人早已開發了車子回去，把蒲包除下，將富明解開脚上繩索，單細兩臂，將他押到施公面前來。李爺便說末將交差。施公便問此係何人？李爺便把昨日私訪的情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說

着話向兜肚內摸出一枝金釵，兩手奉與大人。大人接下一看，滿面堆笑，說道：李賢弟又是一件頭功，可喜！可賀！吩咐從人叫軍士們站班伺候。施賢臣居中坐下，叫把富明帶上來。從人答應一聲，兩個軍士押了富明朝上跪下。施公便說：富明，你把得金釵調戲周氏之事，從實供來。本院從輕發落，若有半句唐突，我請上方寶劍斬你腦袋。後悔莫及。富明一想，左右是死，不如招了，免受刑罰。便說：小人情願招來，只因小人在曹翰林家做工，曹翰林有個小妾周氏，年方二十多歲，生得風流縹緲，常到做工的地方看小人做工，小人一見生得俊俏，心甚愛他，恨不得一口囫圇吞下肚去；可巧他見了小人，常把言語搭訕，小人心中昏了，當他看中了小人，夜夜思念與他。只一日，玉鳳送茶壺來，說道：我家姨奶奶的好茶，叫我送與你喫的。我聽了此言，心內就想姨娘怎地要好，把自己用的茶壺，給我木匠司務喫茶呢。及至呷了幾口，只個味道，出世以來也沒嘗過，我就開了茶壺蓋，看看什麼樣子的茶葉，豈知一看，只見黃澄澄的一枝金釵。我想只金釵怎麼在茶壺內呢，一定是姨娘看中了我，叫我夜裏進來，只個金釵就是表記。我就收在身旁，到了黃昏時候，在門房內一問，今夜曹老爺不回来了，我想越發對了。只個時候，小人腳上沒穿着鞋子呢，走進去剛見有雙鞋子放在那裏，認得是曹必

成的，諒他晒着忘記收了。心中一想，若是赤了脚到姨娘家裏，究竟不雅，我就借用一借用罷。誰知穿上鞋子，走到姨娘家房中，燈火也沒，我就輕輕叫了幾聲，奶奶並不答應，只當他等得性急了，睡熟在床上罷。我就摸來摸去，摸到床上並沒有人，正要想出來，只聽得脚步嚮，我心中歡喜的了不得，只當是姨娘來了，連忙將他一抱，就與他親個嘴兒，那裏曉得一嘴毛烘烘的，也就喊叫起來，方纔曉得曹老爺到了。我嚇着生出急智，就把鞋子脫在房內，赤脚逃出來了。倘然老爺追究起來，讓曹必成去晦氣，與我不相干了。如今遇着大人是青天，小人怎敢說謊。施公吩咐記了口供，叫計全何路通二人保護軍士，押着富明，一封書信連供單送到靜海縣去。計何二人上馬，取了家伙，軍士押了犯人在前，一路進城，到了縣衙，二人下馬，計全把書信取出呈與知縣。陳太爺見了書信，知道前案已得，今有二條命案，只怕我的前程有些不妥，吩咐伺候站堂，一面差人去請曹步雲到來，一面監內提曹必成。不多時案犯齊集，知縣升坐大堂，兩旁衙役書吏皂隸，一齊伺候。陳景隆先請曹翰林到堂，曹必成跪在下面，知縣吩咐帶木匠富明上來，差人傳說帶凶手曹步雲一看，認得是叫過他在家裏做工的木匠，看他見了知縣全不翻改，照前番樣子，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曹翰林方知冤苦了義僕，心中

好生難受。陳景隆審明了富木匠，清供書吏記了供單，隨即當堂與曹必成除去刑具，換了衣服，將富明釘鐐收監，吩咐獄官格外留心。一面叫差人快些備一乘小轎，一匹牲口，自己也不敢打道了，單傳轎子伺候。先請計何二位上馬先行，陳景隆坐上轎子，曹步雲乘了小轎，老家人騎了牲口，只用四個公人，一頂紅傘，立刻出南門到奉新驛而來。一路無話，不多時到了公館門首，下馬的下馬，出轎的出轎，門上報知施公，說靜海知縣到了。大人吩咐道：請陳景隆同曹步雲主僕，進公館來到書房，參見欽差大人已畢。大人吩咐看坐，曹步雲謙讓一回，方纔坐下。陳知縣跪倒在地，連連叩首，說：卑職該死！回稟大人，現今曹必成一案，已將木匠富明審明口供，曹必成實情冤枉，今已開釋。富明連傷三命，請大人諭下。施公定了立斬罪名，因他尚有餘黨，不必詳文上去，明日就地正法。豈知仍然不妥，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關小西私探玄壇廟 黃天霸獲囚靜海城

却說施賢臣代理巡按，可以先斬後奏，便宜行事，富水匠連傷三命，罪無可逃，定了斬決。因爲他尚有餘黨，恐其反獄劫牢，沿途邀截等情，就命明日午時在本城處斬。陳景隆理事糊塗，理應開缺，姑且從寬，俾其改過自新，記了大過三次。曹步雲枉爲翰林，見

事草率，誣告義僕，申斥一番，著將曹必成領回，好好看待。曹翰林諾諾連聲，同了曹必成謝了大人，先回去不提。靜海縣知縣啟稟大人，說城中只有右營守備，別無武將，恐其臨刑劫奪，請大人給發能員保護法場，方爲妥當。施公點頭，說貴縣先回衙理事，把王成家內屍首可曾料理？陳景隆說：卑職昨日清晨，就得報王成家被盜殺死了二命，卑職立刻前去相驗，就見大門打壞，王成家夫妻殺死在房內，箱籠物件倒翻滿地，卑職也只道強人所爲，怎想到因姦被殺的呢？就命地方買棺木成殮，房屋封鎖入官，卽行回到衙門，見了大人的書信，連凶手就到了。施公說：「你就是糊塗，你不要強盜，豈有不帶刀劍，怎麼凶器到是切菜刀呢？你以後若不實心任事，照此糊塗，少不得去了前程。」陳知縣連連磕頭，稱是卑職再不敢粗心草率的了。且說施公平反了曹必成冤獄，只等明日斬了凶手，便可起身。只因玄壇廟僧吳成，結連了于七，改名的薛酬，若不除去，終是百姓禍根，便與黃天霸、李公然計全三人商議此事。李公然說：「我聽富明說，玄壇廟內又到了吳成的師父師弟，只二人本領非常，不知叫做什麼？如今廟裏設下重重埋伏，防備得緊，故此不敢下手。正在議論，只見關小西、王殿臣二人回來，見了大人行禮，又與衆弟兄一拱手，大家還禮。大人吩咐一同坐下，便問二位今日私

訪如何？小西說：我聽說曹必成案情得了哪。施公說：只個案已結了，我問的是立壇廟的消息如何？關小西說：只立壇廟的事，我也打聽得大略了。今日我與王老爺出去的時節，就商議好了，同走一路，到唐官屯立壇廟去，因為恐怕惡僧看破形迹，孤掌難明，所以二人同去有個斟酌。到了唐官屯一看，却是一個熱鬧去處，只條鎮頭南到北，也有二里路長，就在雙塘兒的複裏南頭冷靜，有個鄭家花園，極其寬大的。只立壇廟就在北頭市梢，離開市鎮有一箭之遙，房屋到也不少，大約總有數十間，四面圍牆高峻，和尚不過十幾個，都看經念佛的客師，並無本領。只有當家的和尚靜修，是個飛賊出身，就是行刺的，只個吳成哪。如今來了只于七，法名做靜喜，與他一師門下，今日只兩個賊禿不在廟裏，我二人膽大了，就到了裏邊各處遊玩，並不見什麼踪跡，去了些香錢，就出廟來。到鎮上走了兩趟，在一家大茶館內喫茶，在裏面閣子上坐下，泡了一壺茶，二人漫漫的喫着，就見旁邊桌子上，也有二人在那裏喫茶，正然講的高興，一個說：我是實在勞不起，趁他只幾個錢，不是賣命錢嗎？一個說：原先到還好哩，自從靜喜師來了幾時，鬧得黃河都混了。時常半夜三更出去，回來時要茶要水，伺候一天，已經乏了，巴不得放到頭就睡，還要時刻叫喊，要長要短，實在不體惜旁人了。一個說：前日又

來什麼師父了。王二哥我且問你，爲什麼當家的師父師弟，都是拖辮子的？一個說：你不曉得，只個師父不是出家的做和尚的師父，是他拜的習學刀鎗拳棒的一個師父呢。這是江湖上有大名大本領的，叫做活閻王李天壽，人家遇見了他，就是遇見閻王了。你說利害不利害？那師弟叫個養猿猴朱鏢，別看他癆病鬼的樣子，樓房也跳得上去。哪一個說：只個閻王一來，更不好了，又生出許多主意，到了黃昏時分，四周圍弄得花巧，一樣一樣的安放，不知防着強盜呢，還是賊兵？直是累多人折筋折骨，真正要見閻王的了。王二哥我昨日聽得施主人家講說，咱們南頭鄭家花園出了妖精，我們回去，你就多辛苦點兒，我對當家說，叫他加你多少錢就是了。說着話出去，我與王老爺見時候不早，也就回來了。據我看，只立壇廟很有些費事。施公聽了，愁眉不展，就把李公然聽得富明的話略說一遍。小西說：符合符的了。計全說：只個活閻王養猿猴，我到認得的，真是有大本領！衆人都說：計大哥如何認得他們？究竟有多大能爲？計全說：究竟的能耐，我也不知底細，我單見着養猿猴顯過一會手段。就前日到雙塘兒私訪，在半路之上松林裏，遇見一老一少，那癆病鬼兒手打二雁的話，學話一遍。衆人都說：一定是的。施公便問衆位賢弟有何計較，擒只幾個賊人，與百姓除害？天霸說：明日待咱

進城保護法場，斬了富明之後，就叫那知縣着城守二營，調二百官兵，會同黃昏時候，在雙塘兒聚齊，二更到唐官屯，三更圍住玄壇廟，我等衆弟兄殺進廟內，一齊動手，把他們拿住。李公然說：衆弟兄不能一齊進去，只宜進去一半，其餘要在外面分頭埋伏，把守各路，方爲妥當。施公點頭說：五弟言之有理。各人預先派定，誰人進廟，誰守那一路，在那裏埋伏，俱各有汛地。說罷，天霸同着王殿臣、郭起鳳二人入城保護法場，不多時進了南門，到得知縣衙門，丟鞭下騎，來到花廳，陳景隆迎接三位入位，景隆升堂，傳齊衙役，在監內提出富明，細綁停當，判了斬條，就請天霸等三人上馬。城守馮老爺帶領二百軍兵，弓上弦，刀出鞘，在前開路。黃副將同王郭二守備，押着犯人而行。隨後陳知縣擺道親自監斬。一路來到教場下轎，上演武廳升堂，旁邊客位坐着黃天霸，細綁手把犯人推倒教場中間跪着。二百軍兵一聲喊，將犯人團團圍住。城守馮老爺騎在馬上，手執大砍刀，四面巡哨。王殿臣、郭起鳳各執兵器，在演武廳下左右保護。當時看的人擁擠不開，只時正交午時二刻，只趁一刻開刀就沒事了。豈知禍從肋脇起，變在轉眼間，要知劫搶法場情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設埋伏闖王定計

劫法場聚賊喬裝

且說靜修頭陀去行刺，無奈防得要急，難以下手，兩次俱走空勞跋涉。那一天吳成的學武老師活閻王李天壽，同了小徒弟朱鑣到來，吳成大喜，擺了酒款待，就把于七報仇之事對他說了。又提起外甥藏躲的情節，如今施不全那裏知曉，咱們在此，少不得遲早要來相犯我們。只施不全手下之人，很有能耐之人，我正恐寡不敵衆，幸得師父同師弟到來，只是徒弟的萬幸。活閻王便問施不全手下共有多少人？于七說：舊時不過四五個。吳成說：如今也不滿十個，內中還有幾個平常的呢？活閻王李天壽聽罷，這言哈哈大笑說：我道只有一百與八十，到要費我的手脚，原來只些小輩，殺雞焉用牛刀。我料他們心腸很毒，日間必不到，恐怕我們走竄，一定到了半夜三更，調了官兵，先把廟宇團團圍住，各路設下伏兵，然後一網打盡。于七拍手說：師尊料事如神，一些也不曾差錯。吳成說：只便如何是好？活閻王吩咐趕辦埋伏，等到黃昏一切辦齊。活閻王李天壽教他按法埋伏，以後每天夜間關了山門，就設埋伏。到了天明先行收了，然後開門，把個玄壇廟擺佈得鐵桶相似。那知道了天明，就得着富明被擒的消息。吳成于七連忙進城打聽，就是小西到廟裏只一日，他們兩個探得明日午時，就在縣城處斬，商議着反牢劫獄。等到二更以後，飛身上了監牆，四面觀看，無奈把守得風都

吹不進去。二人三回五次，不敢涉險，只得越牆而去。回轉廟內，告訴了師父師弟。活閻王說：天已將亮，反牢劫獄，神仙也來不及了；橫豎明日午時斬首，我們去搶劫法場罷。當下四人計議停當，一到天明，喫完了酒飯，各人改扮了服色，喬裝打扮，極是容易，立刻改換停妥，陸續出廟，直奔靜海城而來。到了城內，吳成遠遠望見教場內人山人海，都是看殺人的。那差使還沒來，只有當方地保在教場俟候。只些看的人，有的喫酒，有的喫點心食物，有的賭錢，有的看把戲，有的看耍拳弄棍，東一堆，西一簇，紛紛擾擾。吳成四面尋找，只是看不見他們三個。走到演武廳那裏，地方拿着籐條，不許閒人過去。吳成望了一望，他們也不在此處，回身再去尋找，走到一個人圈子裏，就擠進去一看，正是于七在那裏鬼畫符呢；口中說道：不論什麼打傷跌傷無名腫毒，一不用刀針，二不用丹藥，只要三道靈符立刻全愈；有毛病的請過來當面見功，分文不取，遇我錯過難逢。吳成在旁邊哧的笑出來了，就把身子往後一踣，那背後的人直跳起來，罵道：賣柴的妄八只管好笑，把身子踣甚麼？你把腰內斧頭柄，搨得我脰都穿破了。吳成一聽，罵他忘八，那裏忍得住了，就頓然大怒，一把揪住那人，把扁擔就打。看的人發一聲喊，都說有你我，只樣不講理哪，大家來打呀！只一亂不知可要鬧出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飛山虎欣逢好友 七煞神大鬧教場

却說吳成正要用強，衆人嚷亂，于七恐怕鬧出事來，不大穩便，連忙過來解勸，說：「只位賣柴的朋友，你碰了人家，還要動手，只是你的不是了。」一手便把吳成拉住，說：「算了罷！」又向衆人作一捧網揖，說道：「衆位施主，看出家人分上，讓我醫治人家毛病罷。」衆人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與他較量。」閒話休提，且說吳成同了于七會在一處，東尋西看，只是瞧不見活閻王饗猿猴兩個，走到一個人圈子裏，二人擠到中間，却是賣拳的。在那裏打對子，看的人人齊聲叫好。于七一看，只兩個賣拳的，年紀都不上三十歲，上身赤着膊，下面都是兜襠扯褲，足上緊統驍靴，一個使一根三節連環鎊鐵棍，一個使兩柄板斧，丁丁噹噹打聲真好。看，只使棍的中等身材，白淨面皮，監眉鷹目，露着殺氣；那使斧的魁偉長大，面如鍋底，粗眉大眼，闊口招耳，領下並無鬚髯，像一對好漢。只見兩人把一踏斧棍打完，向衆人拱手，借助盤川，頃刻間丟了一吊多錢，二人把錢收拾起來，只見吳成走過去，把手一招，說：「二位賢弟久違了！」二人看見就是一怔，便說：「哥哥你怎的？」以下還沒說出，吳成丟了一個眼色，二人就說：「你怎的也來看殺人？」吳成說：「不錯，我把柴賣了，時候還早，聽說今日殺人，因此來瞧瞧熱鬧兒。」二人便把場子散了。

穿了衣服，拿了傢伙，同着吳成走到教場西首一條橫街上，看見一座酒樓，在樓上閣子裏頭揀頭副座兒，只見一個遊方道士也跟了進來。吳成拖他一同坐下。酒保問過了酒菜，立刻搬來排放桌上，自去應酬別的主顧去了。吳成就對二人說：二位賢弟，你們來見見，只位便是于六兄弟于七，現今改名薛酬，從了我師立本禪師出家，法名叫做靜喜。二人立起來作了一揖，齊說久仰大名，無緣拜會。于七連忙答禮相還。吳成指着那個白臉的說：只位就是玉面虎馬英，指着黑臉說道：那位便是七煞神張寶，他們都是臥牛山的寨主。于七說：久聞二位英雄蓋世，難得今日相會，真乃萬幸！四人謙讓坐下，馬英便問二位哥哥爲着何事？喬裝打扮到來，莫非今日所殺只個人，與二位哥哥相關麼？吳成笑道：馬賢弟真是機靈，一些也不差。只件事說也話長，就把雙塘兒遇見于七要報仇的話起見，直至同了師父李天壽，師弟朱鏢，打扮進城，意欲搶劫法場的話，大約說了一遍。今日天賜其便，巧遇二位賢弟到此，望拔刀相助。馬英張寶同說：自己兄弟，那有袖手旁觀之理？四人一面喫酒，便一面講話。吳成說：二位賢弟爲何到此賣藝？馬英說：我們的事也是一言難盡，現今時候午時快到，不能細說，過後了告訴哥哥罷。只是今日只一件事，也須定個主意，少停救了你的外甥，打那里走呢？或者他

們有了準備，施不全派下能人保護，少不得一場廝殺。倘然失散了，可到那裏叙會？吳成說：我們全算記定了，少停等陰陽報午時三刻，劊子手朝上打千，請刀爲號，我們一齊發作。于七弟殺劊子手開路，我就搶了犯人背着，跟他一直殺到南門，直奔正南四五里，有個大松林會齊，一同回唐官屯正乙玄壇廟。我師父李天壽，師弟朱鏞，二人抵敵，施不全部將，諸事安排，就是缺少擋住官兵城守，並只民壯馬快，這些爲難，又沒一個嘍兵伴當，正在憂心，幸得二位賢弟到來，豈非愚兄的萬幸麼？馬英說：哥哥放心，正說着，只聽遠處鑼聲響亮，那街坊上的人向東亂奔，全嚷喊道：快去呀，差使來的了。吳成一個騰步，直竄到前面樓窗上，向下一望，就見官兵官將紛紛擾攘，已到教場裏面，望到後邊，一頂紅繖如飛的一般搶進去了。連忙回轉身來，把手一招，說三位快走，說着自己先下樓去，背後于七馬英張寶，急忙取了傢伙，隨後連竄帶跳，下了扶梯，直奔出來。酒保喊道：四位出來會賬，共喫一兩二錢三分。那知他們連理也不理他，直奔街上去了。且說四條好漢，離酒樓出街上，趁着衆人擁進教場，正見靜海縣出了轎子，上演武廳坐下，那一營五百官兵，都是弓上弦，刀出鞘，團團圍住個圈子。四人要想軋進去，却被官兵哼住了。四人不敢發作，暫且忍氣，只在他們背後張望着。只演武藝

上居中坐着陳景隆太爺，旁邊坐着黃天霸，捧着單刀，威風凜凜，背後站着多少刑房書吏人等，廳下王殿臣郭起鳳分立兩旁，犯人跪在中央，網綁手劊子手四圍保定。只聽陰陽官報道午時二刻，就見右營城守馮老爺，提着大刀周圍巡哨。此時看的人都在四面遠看，誰也不能進得圈子裏去。吳成心內着急，又不知師父師弟可在只裏，暗暗與于七馬英張寶三人丟過眼色，只就直跳的咆哮起來，亂叫了一聲，猶如青天裏起了一個霹靂，提起碗大的拳頭，照着官兵亂打。就只一陣亂吹裏頭，陰陽官正報午時三刻。不知富木匠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教軍場要犯被刦 靜海城百姓遭殃

話說陰陽官正交午時三刻，陳知縣吩咐推下去。左右把犯人雙臂綁定，飛奔到教場中心，朝外跪倒。只見那劊子手捧着那把勾魂落魄鬼頭刀，搶步上演武單屈膝一跪，稟請行刑。陳知縣說聲快砍，忽聽得那邊發一聲喊，就是四下裏撲咚撲咚，如猛虎一般的跳進五六個人來。陳景隆只嚇得渾身發抖，心頭別別的跳個不住，二十八個牙齒捉對兒廝戰。那劊子手剛剛纔舉刀，不料于七在人叢中直趨進來，一個滾地龍之勢，早到跟前，把背上寶劍嗖的拉出，順手一刀，劊子手腦袋已離却頸項，撲咚的尸首

倒栽。吳成此時早把官兵推倒，腰間拔出砍柴斧頭，連竄帶迸，也就到了外甥身邊，叫聲外甥不必驚慌，我來救你出去。口中只般說，手中柴斧起處，早把幾個細綁手砍倒。有幾個機靈的，見勢頭不好，走得快就算便宜。于七已將富明的繩索割斷，吳成背了外甥，掄染斧一路使着，撒腿便跑。于七舞動寶劍在前開路，把這些官兵悔氣，切葱切菜的亂砍。黃天霸一見燕子般的飛進幾個人來，便知事情壞了，站起身來，大喝大膽強徒，擅敢搶劫要犯，俺來也！提了鋼刀直奔下演武廳來。劈面正迎着一個老者，鬚髮皆白，長鬚打了個結兒，頭戴草帽，身穿漁翁服色，手中提了一把船槳，正是活閻王李天壽。黃天霸不問是誰，將刀連頭劈去，只見老者不慌不忙，把手中船槳往上一提，與黃天霸二人刀來槳去，殺做一團。旁邊郭起鳳正要上前相助天霸，又恐不是只老頭兒對手，忽見來了一個癆病孩子，手舞雙刀直撲過來，郭起鳳心中忖道：也是我的時運轉了，遇着只個癆病鬼，一定穩穩拿來。他便要討只個便宜貨了，那知恰撞着了定頭貨了。起鳳大喊一聲，舞動雙鋼迎將上去，賽猿猴把雙足一蹬，往上打了個旋風，身子在空中滴溜溜旋打，兩脚未踏到地，雙刀先劈下來。王殿臣過來相助，照定病孩子夾背一刀，朱鑣年紀雖小，跟着活閻王遇過大聲，早已旋轉一閃，還刀便砍，三個人殺

在一處，只是王郭二人，那裏抵敵得住賽猿猴呢。再說馬英張寶正遇官兵爭打，忽見大家動手，馬英也就把三節連環鍊鐵棍施展開來；張寶拔出兩把斧頭，不管官兵百姓，男女大小，只要碰在板斧旁邊，終歸送命。當時教場內衆百姓頓時大亂，齊聲叫喊，反了！快些逃命！強盜殺人呀！大家亂竄奔逃，驚天動地不表。且說活閻王把鐵槩揮動，天霸用盡平身之力，只是抵敵不住。幸虧李天壽無心傷他，見吳成已將犯人放出，便把一個唿哨，虛幌一槩，殺奔南門而去。賽猿猴朱鏢，正把王殿臣郭起鳳二人，殺得沒有招架的時節，忽聽得師父唿哨，也便吼了一聲，撇下二人，追上活閻王去了。黃天霸與王郭二人會在一處，天霸說：差使被他劫去，如何回見大人？我們不能不趕。王殿臣郭起鳳聽了沒法，只得說不錯，我們併力追到南門去，諒他們總出南門。三人追了一面，聽得逃命的百姓嚷說：方纔一個道士背了犯人，逃出東門去了。天霸聽了此言，招呼王郭二人一齊趕到東門。守城的軍士說：果然有個賣柴人的模樣，使着柴斧在前，有個道士背着一人跟着出城，我們正要阻擋，被他們砍傷了三人，幸虧不死，如今躺在門房裏面。天霸說：只也難怪你們，如今好生把守，搭訕着與王郭二人回轉教場而來，一聲喊，把馬英張寶困在垓心。馮老爺吩咐四面分派弓箭手，若然強人冲奪過來，

將他射住。自己帶領手下兵丁殺上前拿賊。無如馬英張寶來的凶猛，如何近得？正在難解難分，恰好黃天霸三人到來，大叫一聲，沖將進圍子。馮大老爺膽就壯了十倍，掄開金背大砍刀，催開坐騎，把張寶砍來。張寶並不做聲，將兩柄板斧，向刀往上搭當一架，真是力氣大了的，就把只柄金背大刀砍直蕩開去，幾乎磕飛。馮爺大驚失色，幸得黃天霸看見馮爺不好，一縱身跳過來，舉刀就望黑臉大漢砍來。張寶將斧招架天霸的刀，馮老爺方得兜轉馬頭，險些失了性命。王殿臣郭起鳳戰住了馬英，看看敵他不住，馮老爺上前助戰，三個殺一個，恰是正好。平空跳進幾隻大蟲來，黃天霸大驚，暗想賊兵還有接應，今日我就難以抵敵的了！畢竟來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李公然彈打玉面虎 白馬李力戰活閻王

且說施公自黃天霸起身之後，只是放心不下，李公然說進城接應，只裏有計大哥與關賢弟保護大人，萬無一失。施公點頭稱是，說既然如此，就請李賢弟同李七侯一行，諸事見機行事。公然說不須大人囑咐，隨即同了李七侯，帶了傢伙，辭別衆人，出了公館，直奔靜海縣城去了。且說李公然同着白馬李來到靜海城內，家家閉戶，街上百姓紛紛逃出城來。公然扯住一個年老的人，問他爲什麼只般光景？那人便把法場上開

事，強盜搶去犯人，把百姓殺了無數的話說了一遍。李爺撒腿就跑，二人直到教場，正在那裏殺得煙霧迷空的時節，李七侯又叫一聲，舞動鉞鐵鋼刀，公然使開了單刀，托地跳到裏面，就把黃天霸嚇了一跳，只道是賊人救應，豈知却是自己的人到了。李七早飛刀迎上去，大叫強人休逞能，俺李爺爺來結果你們。將鋼刀一擺，就與張寶交鋒，那張寶原係與天霸交戰，戰個平手，還是黑白棋子呢，如今添上一個李七來，如何擋得漸漸刀法亂了。李公然只是站在官軍隊裏，不上去助戰，把那彈弓取下，扣上彈丸，將弓弦扯得端滿的，視定了使三棍節的面門之上，一彈打去，正中馬英，鮮血直流。忽見正南上官軍大亂，好似竹排般的往兩旁倒去，中間殺出了一條路來，奔進三個好漢，原來李天壽等殺出南門，商議着且到約會的地方再議，就奔大松林而來。恰巧于七背了富明，後面跟着吳成從東門出來，繞在大松林東面穿林而出，碰個正着。于七把富明放下來了，此時手足綁得麻木，也活絡了，神也定了，便向母舅磕頭，並向于七李天壽朱鏢等逐一磕頭道勞大衆還禮。吳成便把遇見馬英張寶的話，告訴師父們一遍。活閻王說：這是不妥，爲何他兩個還不來？吳成便打發于七同外甥回去，自己就同師父師弟，反復進靜海南門，要算他們潑天大膽，直把個皇家城池，就當作自己

的房屋，看得了然，不在心上。也是陳知縣沒能幹，從教場後面逃到小戶人家，躲避了半日，從人出來打探，見街上人清淨了些，方同老爺回轉衙內，陳景隆方纔心定，然後打發人出來打聽賊人消息，並黃天霸等怎樣了，快來回報。及至打發的人探明回報，已經活閻王兩番到了教場。且說活閻王師徒把官兵亂殺亂劈，殺得衆三軍東倒西歪，馬英、張寶正在要走時節，忽見他們到來，頓然勇力百倍。黃天霸同着王殿臣、郭起鳳、二守備，曉得只幾個利害的，難免心中帶怯，只有李七侯、李公然不知高低，一見三人進來，李七侯撇了張寶，揮刀便向活閻王砍來，李天壽把槳招架，李七侯就知不好，只傢伙到難受的了，只得那花刀巧戰之法，不讓他傢伙碰着纔好。那知這活閻王李天壽是個老輩英雄，件件懂得，隨你什麼戰法，只是不行。黃天霸要想上前相助，又有張寶戰住，不能脫身，如今又添上一個吳成，自顧尚且不暇。再說李公然撇了馬英，來迎賽猿猴、朱鏢，又是遇着了對頭，公然難以招架，只殺得遍體汗流，吁吁氣喘，真敢做一番反覆，方纔只邊來了二李，立時占了上風，經不起如今活閻王師徒到來，分着兒四堆廝殺，畢竟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關小西私出救二李 活閻王力托千斤關

却說李天壽見自己的人盡占了上風，那活閻王是個老賊，他得風就轉篷的，便將手中鐵槳柄內噉的抽出刀來，左手執槳，把李七侯單刀擋開，右手嗖的一刀砍去。李七侯不防，只個招兒，幾乎把腦袋削去，要算躲得快，當把個頭巾削去一半，只得跳出圍子外來。活閻王大呼一聲，我們去也。連打幾聲唿哨，使動手中刀槳，直沖出圍來，背後馬英、張寶、吳成、魚貫跟着他都走。沒後養猿猴朱鏢斷後，如五隻猛虎，官兵怎敢阻擋，只好在後面隨着天霸等追趕罷了。活閻王搶到城門的時候，恰巧剛閉了城，守城官得知縣飛報，傳令關閉城門。守城官立刻叫軍士把千斤閘放下，軍士奔上城頭，那繩索盤車早已整理了舒齊，衆軍士一齊動手，立刻把絞樁帶定，繩索左右平勻，然後將盤車轉動，那千斤閘板軋軋的慢慢下來。那知這閘板下得還不到一半，可巧活閻王搶到，他見城上放閘，一跳有丈外地步，直到板閘底下，把刀槳插在腰內，雙手把閘板托住，大呼你們快走。吳成便叫二位賢弟快搶出城。馬英、張寶跟後也到，一齊連竄帶送，逃出城門去了。那城上軍士見閘板停住不下，一齊相幫拚命的盤絞，只一下手，城門洞內活閻王，真正要做閘王了。今只盤車一絞，如何當得？且說養猿猴朱鏢在後面斷後，黃天霸追趕上來，朱鏢回身又戰，他們幾個人左右齊上，朱鏢雖勇，究竟難以抵

敵，又不敢防他們溜到面前，只得且戰且走，因此落後。那活閻王雙手托住闌板，過了吳成馬英張寶三人出城去了，只見朱鏢到來，正在着急，忽上面頓時着力起來，好似泰山一般壓將下來。老賊兩臂發抖，汗如雨下，正在難忍萬分之時，忽見朱鏢到來，離到城門不到一箭之遙，朱鏢看見師父正托住闌板，頭上汗如雨下，兩臂東西搖擺，知道來不得了，連忙大叫師父休慌，小徒來也。他撇了黃天霸衆人，向前飛也似的奔來，正搶到城門相近，只有一丈地步，豈料背後的黃天霸也就看見了活閻王手把闌板站在城門洞內，忙向袋內摸出一支金鏢，照准李天壽咽喉，嗖的就是鏢。那李天壽看見黃天霸緊跟在朱鏢背後，久已留心提防，見他把手一漾，就知暗器來了。一道金光，直奔自己身上而來，叫聲不好，只苦的雙手托住闌板，本係只在性命交關的時節，他的身子那裏還好躲嗎？連忙把頭一偏，只支金鏢正中在肩尖之上。李天壽吼叫一聲，也顧不得徒弟了，隨把雙手一鬆，身子向外，一個脊背翻身跳將出來。只闌板碎的一響，就直闌到底。李天壽見闌板已下，也不能顧着朱鏢，且回玄壇廟而去。那知賽猿猴朱鏢趕到城門，只離二三丈之遠，忽見師父中了暗器，把千斤闌放下了，朱鏢把牙齒一咬，旋轉身來與天霸拚命，將雙刀沒命的剝來。天霸見他來勢凶猛，向後退讓。

把手對了二李一擺，二李會意，便同了王殿臣郭起鳳一齊上前，連着城守馮老爺刀鏢並舉，只望朱鑣砍來，四面團團圍住，好似走馬燈兒一般。朱鑣心內着急，只怕難以脫身，戰鬪多時，刀法疏慢，正是急中生計，來，抬頭看見左邊四五丈地步，有一排樓房，家家關門閉戶，朱鑣有心越殺過來，將近一二多丈，躍身一跳，只一縱直躡到樓房之上，一彎腰就抽那片瓦，望下面烏鵲般的飛來，把官兵官將打得亂跑。黃天霸同二李雖是輕生本領，只是說不上樓房，只得尋找平屋上面接腳，及至來到樓房那裏，只朱鑣早上了城頭，天霸等也上了城頭，朱鑣越城而下。天霸同二李雖能下去，只是要用百練索方可得下，急忙向袋中掏出百練索來，把鉤勾住城牆上面，然後將身溜下。三人來到城外三岔路口，黃天霸望見前面有個大松林，當下放心追趕，豈知幾乎沒了性命。要知三人遇險情由，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兩英雄雙中金鏢 活閻王松林遇險

且說李天壽雖然中了一金鏢，打傷了肩尖，弄得鮮血淋漓，却不打緊，爲何緣故呢？只因中的所在，正是穿骨鎖地方，莫說黃天霸打的時候，離開太遠，鏢已脫力，就使穿肩而過，也沒甚要緊，所以活閻王全不在心上，不過當時喫了一驚罷了。及至行到松林，

早將金鏢拔出，進了松林之內，正見吳成同着馬英張寶在那裏探頭探腦，見了李天壽到來，便問你老人家怎的肩^上着^上呢？李天壽探着頭道：只到不妨，只是把你師弟陷在城內了。吳成馬英張寶三人聽了，一齊着急，同說：只便怎麼處置？活閻王彼此談着心事，不多時吳成跑進林來，說：師兄被三個人追趕來了，離此不到半路咧。李天壽說：不要慌，等他到來，我們對他如此如此就是了。吳成馬英張寶依計而行。說時遲，彼時快，半里路程轉眼就到。黃天霸在前，李公然在中，李七侯在後，三個人魚貫而追來，看看趕上，只離了四五丈地步，見賽猿猴跳進樹林大路，天霸因爲熟路，放心追趕進來了。可巧這林裏路徑雖是寬闊，忽見樹縫內一隱一現的，反往北去，天霸暗想：憑你怎麼躲閃，我終歸跟定你了。便高高低低一路追來，却是一個大墳擋住，看他轉過坎後去了。天霸也就轉到坎後去了，那知後面的李公然李七侯二人，起初見天霸追入亂林之中，公然知道朱鏢利害，動起手來，他一人難以拿住，因此便叫七侯在外等候，偷然賊徒逃出林外，快些叫喊。李七侯答應曉得，公然即便追上，天霸相幫拿賊，那知天霸東一灣西一拐，眼花穿得撩亂，後來連影兒都不見了。公然心中犯疑，大哥黃大哥在那裏！連叫兩聲，全不答應，只因樹陰深密，聲音被樹木隔住，況且離着又遠，再有

高坎攔住，因此聽不見了。公然正在疑想，東尋西找，不防斜刺裏嗖的一隻鏢打出來，一時措手不及，正中左肩，噹的撒手拋刀，撲咚倒栽在地。李七侯在林外張望，不見公然身影，忽聽得隱隱的哎呀一聲，知道不好，連忙進來觀看，依着公然走的路徑，望見公然栽倒在地，旁邊並無他人，在彼暗想：必然遭了暗算。抬頭四望，忽見右首不多遠，樹頭頂上隱着一人，正要上前，又是一鏢早到，直奔咽喉而來。李七侯偏得快，當打在頸頸那咽喉旁邊，只隻鏢直穿過去，頸中開了一個窟窿，李七侯疼痛難忍，一時站立不住，也就栽倒樹叉之內。這樹頂發鏢之人哈哈大笑，跳將下來，嗖的一聲，從槳柄內抽出刀來，蹤步上前，說聲小輩，叫你認識活閻王李爺爺的手段。走到跟前，舉刀望着李昆就砍。若說七侯中了一鏢，究竟不是中的要害處，還可抵敵，被活閻王一人端住，舉刀正要砍下，李公然也是伸頸待死。忽見樹林之中，嗖的飛進一把大大的飛刀，正砍在活閻王手腕之上，那活閻王正想不到半腰裏忽來只件東西，正是冷不防備，右手腕上着了一刀，雖則刀鋒偏着，不很得力，只是手中捏不住傢伙，只聽噹噹兩響，那飛刀連李天壽自己的刀一齊落地。活閻王勃然大怒，怪眼一瞧，只見飛刀跟着竄進一個人來，遍身軍妝打扮，真撲過來就地上搶刀。活閻王大喝一聲，好個大膽奴才，擅

敢暗算爺爺！教你屍身萬段，纔出得俺心頭之氣。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關泰，只因他們貪得功勞，拖了計全一同私自出城，剛走到大松林三岔口，計全望見前面樹林下有人，便把小西一扯，低低說道：「關賢弟，你瞧見麼？」吳成只廝在前面林子裏鬼頭鬼腦，想是他們敗下來躲在此地呢。小西說：「我到沒留心哪，這廝既在此間，我與你拿住他再講。」計全說：「且慢粗莽，我同你只到樹密之處，隱着身子，輕輕過去，不要驚動了他們。」向北走去，離着數丈之地，在樹木叢深之處，隱着身子，側耳細聽，把活閻王吩咐他們言語，聽得清清楚楚。果見黃天霸被朱鏢引進後面林內，及至二李進來，活閻王連發兩鏢，打倒二李。見他跳下樹來，一脚踏住李公然刀，舉便砍。小西急透了，別無救法，只得把手中這把倭刀飛將過來，正中活閻王手腕，活閻王撒手拋刀。小西不管好歹，躡過去，就地搶刀。不料李天壽右手雖傷，左手尚在，嗖的抽出槩來，照準小西背上着力打來。不知關泰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黃副將追賊遇險

陳知縣失囚請罪

却說關泰見李天壽傷腕拋刀，大膽向前搶刀，一手正把兩柄刀抓住，却被李天壽夾背心一槩，打得口噴鮮血，恰神眼計全也到，把潑風刀望着活閻王亂砍。這番活閻王

大受其累，只因松樹緊密，地方狹窄，他的鐵漿足有三尺五寸之長，掄使不開，況且單是左手，東碰西撞，十分喫力，又遇神眼計全，只是沒頭沒腦的一陣亂劈。關小西咬牙切齒，使着兩把單刀，兩人直上直下的刺來，只殺得活閻王連連呼喊。此時李公然也將左手抬起刀來，李七侯也從樹叉內扒起來，拿了單刀，一齊向前幫助併力。李天壽情知不好，吼了一聲，縱身躡上樹頭，逃出林子去了。四人見黃天霸不知下落，齊到坎後找來，正是四個人圍住了黃天霸，殺得他遍體汗流，兩臂酥麻，便欲將刀自刎，免受他們的羞辱。忽聽得蹲蹲跳跳進四個弟兄來，頓覺精神倍長，心中大喜，便叫列位哥哥快些來助我！四人異口同音，全說：老兄弟不必驚慌，咱們來也！四個人舞動單刀，一齊直撲上去，那邊賽猿猴飛山虎等，見他們添了生力軍救應，究竟賊人心虛，又不知活閻王怎樣，個個心內着慌，無心戀戰，便知難占便宜，打了一聲唿哨，一哄走了。且說強盜已去，天霸便問衆位哥哥怎地到此？李公然說：大人見你與王殿臣郭起鳳去後，放心不下，又恐強盜人多，寡不敵衆，所以命小弟同着李七侯到來接應，不知計大哥關賢弟如何又來了？却救了我與李七弟的性命。若是遲到一刻，我二人也就上鬼門關去了。天霸說：只事怎樣回覆大人？要犯被劫，強人逃遁，官兵百姓死傷無數，莫說罪

應該死，就是羞也羞殺了！關泰說：只也是個沒法的了，我們回去見了大人，由他怎樣定罪便了。李昆說：不是這個說法，既然事已做出來了，難道罷了不成？我等回去見了大人，商議個主意罷。正在說着，一同回轉奉新驛，到了門首，就見陳景隆在外面伺候，衆位直到裏面，見了大人一齊磕頭，扒在地下立不起來的了。口稱我等罪該萬死，望大人按律治罪。見那陳景隆也在那裏請罪。大人說：事已如此，你們且起來，作速定下計策，拿捉在逃賊黨，被劫的要案凶犯。衆人只得謝了大人，站立一旁，如今有靜海縣知縣在此，不能叫衆人坐下，單單吩咐拿一個坐兒，讓知縣坐在旁邊，知縣那裏敢坐。施公說：坐了，有話計議。陳景隆方纔告過罪，然後坐下。施公便問被劫情形。黃天霸從頭至尾，細細稟告了一遍。施公說：強盜如此膽大，若不急爲勦除，將來爲害不小！請問衆位有何良策？陳景隆說：卑職才疎學淺，實是無能，但不知賊人逃往何處？只怕不在玄壇廟的了。黃天霸說：不然，他們玄壇廟內擺設的重重埋伏，如銅牆鐵壁一般，他們正當做泰山之靠，藐視官軍，全不放在心上，故此決不拋了玄壇廟而走，只怕他又別處尋找羽黨，前來相助，到是有的。爲今之計，及早調了官兵，人啣枚，馬摘鈴，夜間悄悄前去，把廟四面圍定，衆將們等拚命進去，把衆賊連凶犯一裹而擒，方爲上策。施公點

頭道是李公然說：依我另派三員勇將，各帶二百官兵，整備絆馬索挖陷坑撓鈎繩索，分頭埋伏，守住了必由之路，等他漏網到此，穩穩將他拿住。施公帶笑說：李壯士此計甚妙！衆人同聲叫好。施公說：只事幾時去好？還須預定日期，好去調兵前來。黃天霸說：事不宜遲，明日就去。施公說：這個來不及，要調一千五百人馬，須到省城，或是府城，方能調得。此地最近的就算天津，也有一百四十里路程，來去極快也須三日。李公然說：運這幾日，到還不得事，就不過防他邀請救應便了。作算添些毛賊也不防事。施公說：准是三日後罷。隨卽吩咐備了一角文書，交與陳景隆，叫他二日後黃昏時候，悄悄到雙塘兒會齊。陳景隆接了文書，別了大人，立刻趕到天津調兵，大破玄壇廟，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陳知縣連夜徵兵 施總漕安排拿賊

却說陳景隆來日已牌時候，已到天津府裏，立刻請見，將文書呈上。知府看了，怎敢怠慢，立刻提轎，親到鎮台衙門，請挑選一千五百馬步精兵，着參將孫大老爺，同着副統帶游擊銜張都司，立刻挑選精壯精兵，都是身長力大，山東關西等人，辭了總鎮，同着陳知縣連夜趕路，直奔靜海縣來。一路上偃旗息鼓，銜枚疾走，扮作民人樣子，五個一

起，十個一羣，全到雙塘兒了。陳景隆回到公館，見了大人交差，施公吩咐就在雙塘兒四散，切勿走漏風聲。到了黃昏時候，貴縣可同孫統帶，在朱家客店裏面等候聽調。馮守備囑伊好守縣城，不必前往。陳景隆連連應諾，拜辭了大人，出公館上馬，自回靜海城去，知會了孫張兩統帶，將施大人囑咐言語，學說了一遍，全在城中等候動身，我都不必細表了。且說施大人打發陳景隆動身之後，就與衆位豪傑聚談，施大人吩咐擺上豐盛酒席，教弟兄坐下。施賢臣開言道：衆位賢弟，方纔探子報說，唐官屯玄壇廟，昨日黃昏時候，從南面到的人不少，却是野頭野腦面生之人，陸陸續續同進廟裏去了，直到今日早晨，尙有許多進去，只沒見一個出來。大約走進的人，到有幾百光景，我想必是別處山頭上調來嘍囉兵了，衆位以爲何如？全說太人見的不錯。公然說：論差使實在嫌人少了；只是大人這裏干係重大，豈可走個干淨哩？王老爺精明老練，本是去得，留着他保護大人，其餘全去好不好？衆人都說使得。王殿臣說：把大人給我了。關泰說：我們拿賊功勞，你們也有分的。王殿臣說：只個應當如此，說什麼功勞，衆位放心罷。天霸把手一拱，全仗王老爺了。我們到唐官屯的話，依我愚見，也要改裝；日間就去，又怕他們認識面目。關泰說：還是夜裏好，也不必改裝。天霸說：既然如此，我們一准兩起。

走罷大家申初動脚。李五哥同了李七侯二位到雙塘兒，約會孫統帶，限戌末亥初，帶了官兵同到唐官屯北口，我們全在那裏等著，一同把廟圍住，再分派各處埋伏。李公然說：「也不必如此，何不我們七人一同到雙塘兒，會見了陳知縣並孫統帶，等我與李七侯計大哥分兵六百，陸續先走到唐官屯南口，就在鄭家花園屯扎，到了二更時候，計大哥帶兵二百，並絆索擷鈎等物，到滄州去的路口林子裏埋伏；李七侯也帶官兵二百，並絆索擷鈎等物，在奉新驛的去路茅草內埋伏；小弟也帶兵二百，就花園左邊往雙塘兒小路去的埋伏；你們四位共領了九百人馬，一同直到玄壇廟圍住了，就好攻打進去，豈不省事？」黃天霸說道：「李五哥只話不錯，咱們准定只樣辦理。當時說明口號，再說吳成馬英張寶朱鏢一齊追上，見了李天壽大家訴說了一遍。」李天壽云：「我且回廟去，我料他們必來尋事，說着話已到廟裏。吳成等五位定了定神，淨臉喫茶，然後入席飲酒。」李天壽居中朝外，上首是馬英張寶，下首是朱鏢于七，那吳成就打橫頭坐下，敬過了三巡酒。吳成便問馬張二位寨主，何事來到此地？馬英說：「哥哥有所不知，只因前月有小偷叫個九頭鳥王慶，從北京回來，路過滄洲，他與我們東方雄大哥有一面之交，到俺臥牛山來看望大哥，大哥就留他喫酒，問起進京何事？他說香河縣八

里莊有個陶員外，先前做過大官，出使暹羅，得着無數奇珍異寶，至後來退歸林下，家財百萬，家中珍寶堆積如山，別的不要說起，就中有兩樣奇寶，真是世所罕有。吳成聽了，便問什麼寶呢？馬雄說：一個叫做水火烏金甲，淨用烏金做成鎖子連環式樣，內用大泥布做的夾裏，憑你刀鎗寶劍鎗炮一概不入；而且穿了此甲，水火不能損傷。還有一件是五鬢，名叫積銀甕，甕內放了一錠母銀，只要過得六十花甲，就是兩個月之久，便變成滿滿的一甕銀子。但只一件，若換別樣金銀，便是不得，單能積聚銀子，故此叫做積銀甕。欲想盜此二寶，特地來約你們。就同了王慶一同起身，直到了香河縣下了寓所，商量着夜靜了，到八里莊去，誰知才喫晚膳，就烘進來十幾個做工的捕快，帶了眼線，闖到屋裏，一索子把那九頭鳥捉去，我與張兄弟不知他爲了何事，嚇得我們連包袱銀兩全都沒拿，趁着忙亂之時，一溜烟走了，只得就此回來。身邊又沒盤費，因此一路賣藝來到此城，正巧遇見了哥哥。活閻王說：不錯，不錯，此事我久已知曉，一向要想前去。如今只等此事平靜，我與小徒同二位前去，務要拿他個乾淨，纔趁我的心願。于七說：今日到了法場，他們豈肯罷休，我料他們必然調了官兵，前來捉拿，我們如何是好？

是好？話言未了，張寶說：不妨，不妨，不知說出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飛山虎滄州討救 神彈子花園降妖

話說張寶說：他們若要兵馬調來攻打，我便回轉臥牛山，統一千孩子們來幫助哥哥，怕他甚麼？我二哥有八百飛鴉兵，都是他自己訓練的，善用諸葛連弩，一人可抵十人，隨你超等大將，也被他射的無頭沒路。李天壽說：只諸葛連弩之法，久已失傳，馬兄弟那裏得來？馬英說：只也是一個朋友傳授我的，此人性柴，名叫柴繼光，天生的聰明玄機，得着諸葛武侯的秘本，製造那些希奇的東西不少。他的家中也好頑的很，連這做工的，都是木頭做的，也會打米磨麥，還製造多少攻城的器具，都是依了舊法，翻出新樣來，比前更好了。此人住在滄州百寶村，耕種田地度日，却也家道小康，真有隱逸之風，不愧小諸葛的外號了。活閻王稱贊道：可惜此人沒會過，當夜各去安歇。到明日起身，吳成到了臥牛山下，伏路嚙兵問了來歷，報上山去。東方雄親自下山迎接，同到聚義廳上，擺酒相待。吳成先將自己同于七的事，說了一遍，又把教場內遇見馬英、張寶拔刀相助，怎長怎短，直說到恐怕施不全調兵前來，故此昨夜馬張二位說起臥牛山借兵一番言語，原原本本，學說了一遍。東方雄滿口應承，立刻差喚蔡猛、花豹兩個小頭目，速速挑選五百嚙兵，三百飛鴉連弩手，跟隨吳太爺連夜下山，暗藏軍器，改扮賣

買人服色。蔡猛領了五百嘍兵，花豹管理三百飛鴉兵，陸續而行。吳成謝別了東方雄寨主，下山來到唐官村玄壇廟，于七吩咐富明管理酒席職事，然後教吳成把四面牆內趕造雲梯，下面有輪軸可以推動，倘有官兵到來，就好命連弩手扒上雲梯，在牆上發弩，把官兵射退。廟門之內，連夜造起了三重木柵，密排鹿角，兩旁梅花樁，四圍裏陷坑絆索，設立得風息不透，任你開直了廟門，看他怎樣進來。吳成辦理停當，活閻王看了慢表，再說奉新驛公館之中，等到未時過候，施公親自與衆人敬了一杯，打發衆位動身。衆人謝過大人，把酒一飲而盡，大家站起身來，回到自己屋內，裝束停當，帶了應用物件，隨身傢伙，從人跟着辭別了。大人又囑咐一番，衆英雄一共七人，黃天霸關小西計全何路通李公然李七侯郭起鳳，一齊離了公館，直奔雙塘兒而來。一路無話，不多時已到雙塘兒，只見日光西墜，正在傍晚時候，街上還是熱鬧。只因今日多了這一千五直個官兵扮的客人，故此各店家生意倍覺鬧忙。天霸等走到一家酒樓底下，抬頭看見招牌上寫着得勝館三字，心中大喜，說：我們在此飲一杯酒罷。衆人慌說：使得。正要上樓，只見門前柳陰之下，擺着一張桌子，有三個人在那裏乘涼喫酒，內中就走出一個人來，搶步向天霸面前把手一拱，衆人一瞧，見原來是陳知縣大爺，一同到了

樓上，揀一個圓檯團團坐下，酒保過來問了酒菜，搬到樓上，酒保去應酬別的主顧了。黃天霸一看，樓上喫酒的人到不少，陳景隆說：這些大概都是三軍打扮的，我們說話不用避諱。黃天霸說：孫統帶張幫帶可在？只裏陳景隆指着樓下樹陰裏桌子旁邊坐着兩個人說：這上首紫長臉，就是孫大老爺；那下首的白面皮，便是張都司。天霸說：你去請來。陳景隆就在樓窗內把手一招，二人就走上樓來。陳知縣說：你們二位來見過黃大人與衆位老爺們。二人搶步上前，與天霸要磕頭，天霸一把攔住，說：我們不要這些套兒。叫過二位哨官來耳邊說了幾句，哨官點頭，走去知會哨長，分頭陸續而去。這裏張都司跟計全二李辭過黃天霸，下樓直奔鄭家花園而來。誰和遇着了妖精，要知李昆捉妖情由，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戰妖魔喜得青鋒劍 拿凶僧兵圍玄壇廟

却說李公然同了計全李七侯張幫帶到鄭家花園，四人直到裏面，點上燈火，把後門開了，張都司同着從人到後門外招呼官兵，陸續到來，就從後門而進，不必到前面去。驚動大街上了，只花園實在不小，進去了六百多人，全然不覺。張幫帶吩咐哨長蓬頭，把兵丁分爲三隊駐扎。計李二人正講說埋伏的事，軍士說：張幫帶老爺在假山過去。

一隻旱艇子，裏面進去看看，忽來了一個精怪，眼以銅鈴，口似血盆，抓住張老爺要喫，我們嚇着了，逃出來送信與老爺們知道，快些前去罷，要喫完了，二人出了楠木廳，跟隨軍士轉過太湖石，就是李七侯直奔出來，滿頭汗出，氣急敗壞的說：老五快來，妖精利害呀！公然說道：怎樣的妖怪，只等利害？李七侯領着公然計全，一頭走，一頭說，前面就到了，你看罷，我是被他嚇怕了，看見了他這面孔，就一身肉都酥麻了。就見衆官兵從假山內亂跑出了，有的在假山上跳下來，四散的奔走，只見這妖怪跟着衆軍士追趕，臉似瓜皮，兩道紅眉直豎上額尖上，這一雙凶怪眼睛，怒氣百倍，短鼻闊口，四個獠牙露出在唇外，足有四五寸長，手抓好似利刃一般，再加上咆哮的聲音，更加可怕，看他不知有多大力氣，哪！他把頭一低，身子撲的直竄起來，足有一丈多高，對着李公然，這怒目一看，迎面直撲過來。李公然將身一偏，妖怪撲了一空，李公然早已拔刀在手，順手就是一刀，大喝一聲，逆畜擅敢搶人刀子。那妖怪便把自己刀往上架住，跳蹤如飛，銅筋鐵骨，任你砍他幾刀，全然不怕。計全同着李七侯要想上前幫助，只是心中膽怯，公然一頭與妖怪動手，一頭想道：只個畜生如此頑皮，總然看着他也是徒然，我且把他只刀子奪去，然後將他這麼一下手，看他怎樣。若然不行，今日我命難保。想定主

意，讓他一定砍來，公然將身一側偏過了刀，趁勢一抬腿，照准妖怪的手腕，上很命一踢，用的力大，妖怪經不起，這把刀一脫手，直飛到假山那邊去了。妖怪大怒咆哮的，直前抓他，公然將自己的刀也不要了，望着妖怪面上擲去。妖怪並不躲避，着在地面上，嘴的一嚮，毫無損傷。妖怪只管把雙手來抓他的上身，不防公然順手將身往下一蹲，向了左邊，扭轉身來，雙手把兩足捏住，大喝一聲，跳起身來，把妖怪倒挑在手。妖怪被他提空了，用不出氣力來，只是兩手亂舞，沒法子了。李公然便將妖怪順着勢，照准太湖石峰上，用盡平生之力，砰的慣去，只聽噹哪一響，把個妖怪慣的不見了，到把那李爺嚇的一跳，計全同李七也是一怔，妖怪那裏去了？公然見妖怪沒了，自己手內還是捏着一件東西，提起一看，却變了一柄耀目爭光的寶劍。李七侯正走過來，說：五哥怪物那裏去了？公然把寶劍遞過，說：妖怪在只裏呢。李七驚道：怎麼變成了只一把劍呢？計全也走過來，便說：恭喜賢弟，這一定是口寶劍了。伸手接來一看，但見有三尺六七寸長，三指開闊的寬，青光閃爍，冷氣侵人，順手把假山石剝了一下，這塊石頭覺得應手而斷，猶如砍了泥土一般。公然見了，心中歡喜，知道真是口寶劍，計全說的不差。計全說：這是天賜與李賢弟的寶物，只是不知此劍何名？說着話遞與公然。公然接劍

在手，掄起自己的刀來，插在腰間。計全也把佩刀拾起。李七侯說：我們且去看看張幫帶怎樣了。三人進了假山，走到裏面，見有個小小金魚池，池內起造一隻樓船，就像是

的船一般無二。走上船頭，就見張幫帶倒在船艙裏面。計全忙喚從人快取熱水來。從人答應，轉身去了。計全與公然走到艙內，見裏面也有炕牀，就把張幫帶扶起，臥在炕上。計全便問李七侯怎的看見妖怪？李七說：我在月洞門那裏走來，就聽見只裏大驚小怪的喊叫，我就便依聲音跑過假山來，只見妖怪望着張幫帶直撲上去，便像咬他的樣子，我就拔出刀來，跳到船上，將妖怪頭上很命的一刀，只聽得鏗的一聲，火星亂爆，妖怪叫了一聲，並無損傷，嚇得我回身就走；轉頭一路偷看，見妖怪東竄西跳，追逐兵丁，我正要來叫你們，可巧你們就進來了。正在說話，從人取到滾水，李公然將張幫帶牙關挑開，計全將滾水灌下幾口，將他身子扶着，把手按他胸前，輕輕叫喚，張幫帶緩緩醒轉來了。停了一會，方與計全李昆道勞說：只個妖怪怎麼了？二人把變了寶劍話說了。張幫帶不信，公然將劍與他看，方纔相信。計全接過來，就火光之下細看，見是縷金嵌寶，十分精工，雕刻龍鳳花紋，中間用珍珠嵌成青釭二字。計全看罷，說：怪不得，原來是魏武帝的青釭寶劍，價值連城之物。三人就下了樓來，猛聽得撲咚撲兩

聲砲響，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李天壽大戰黃天霸 賽猿猴力敗何路通

話說李公然把寶劍接在腰間，三人下了扶梯，聽得兩聲號炮，知道黃天霸等大兵已到。計全說：我們速速分頭埋伏去罷。張幫帶忙叫哨官快將軍士們分爲三隊，每隊二百，各帶應用物件，跟隨三位李爺分頭埋伏。計全領了一隊，出南口一箭之地有樹林，計全吩咐衆三軍就在林子北首，先把絆索安放，一面在林子南首趕緊掘個陷坑，面上舖着蘆蓆，蘆蓆上蓋着浮土，只等惡僧逃走出來，就好拿惡人。李七侯也帶了一隊，從花園後門出去，一路後街抄出北口，望見玄壇廟，那裏燈毬火把，照耀如同白晝一般，喊殺連天。李七侯帶了一隊，從花園後門出去，衆人都照吩咐，就分開兩旁埋伏，倘有動靜，速速螞蟻傳報信息。按下三路埋伏，且說黃天霸見計全等出脚走動了，又飲了幾杯，同着小西何路通郭起鳳孫統帶陳知縣大家起身，下樓會過酒鈔，出了店門。黃天霸先自一人到玄壇廟門前，正要回身，早被一個巡兵看見，說了聲有奸細，拈弓便射。只聽得噹噹的一陣小鑼響處，衆嘍兵全上雲梯，黃天霸躲過了箭，飄身下來了，喝叫升炮。掌炮的放了兩個號炮，衆三軍抽出竹筒，扯出皮套，將火把燈球亮將起來，

照耀如同白日。這九百官兵齊齊的發一聲喊，將立壇廟團團圍定，只聽得那廟內噓的一聲鑼響，衆嘍兵全上雲梯，一梆子弩箭如雨般的射來。三軍們那敢來逼緊，只得退後，口中但只吶喊捉凶犯拿和尚呀！脚裏漸漸退後。黃天霸領頭說：衆位弟兄們隨俺進寺；郭守備與孫統帶在外監督三軍。關小西何路通一聲答應，冒着箭林弩雨冲上前來。黃天霸揮動鋼刀，知這廟內好比虎穴龍潭，如何進去得呢？黃天霸望見大殿上燈火明亮，吳成于七富明三個人，坐着正在飲酒，全不放在心上。天霸見了大怒，說死囚賊秃死到臨頭，還敢如此膽大奮勇！上前連跳了三層鹿角，搶進大殿而來。三人回身便走，轉入屏風背後去了。天霸招呼關小西何路通快些追上，今夜務將只三個要犯拿住方休。三個人一路進來，到裏面七間後殿，只見露台上面站着一人，跑到臨近一看，却是七煞神張寶，舞動雙柄板斧，在白露台上耀武揚威，喊道：黃天霸，我手中敗將，還敢來麼？天霸喝道：我與你拚個死活。張寶說：我是強盜，你是沒做過，好個清白良民，快來領死。蕩開兩板柄斧，張牙舞爪迎來。二人殺了七八個來回，關小西何路通因見佔不得便宜，就左右夾攻。張寶他不管人多人少，一味的戀戰，只見殿內嗖嗖的跳出三個來，第一個就是活閻王李天壽，將鐵槩一擺，冲將過來；跟稍就是賽

猿猴朱鑣，舞動雙刀，從殿內打個旋風出來，滴溜從半空中連打翻身，人未着地，雙刀先下；後面的就是玉面虎馬英，他撒開三節連環棍，上下掃將出來，直奔關泰。關泰忙把倭刀招架，兩個人殺在一處。李天壽舞運鐵槩，奔了黃天霸；天霸竭力抵住，與活閻王殺在一處。張寶見李天壽到來，他便撒下黃天霸，把雙斧一擺，來助馬英，夾攻來戰小西。只賽猿猴朱鑣，蕩滴溜花花的直旋出來，正對着何路通溜頭劈來。何路通沒見過這樣戰工，到嚇了一跳，將拐分開，要想還手，他兩刀使個朝天切菜又下來，何路通只得招架。朱鑣左手的刀，一個白蛇吐信，何路通剛要把拐來鉤開，右手的使個葉底偷桃，早從下三路直殺進來，何路通連忙把拐當住，要想還手，總是不能。朱鑣一騎雙刀，只殺得何路通滿身是汗，喊叫連連，只有招架之功，並無回兵之力。黃天霸戰住了李天壽，也是棋底一着，幸虧李天壽還是老了些年紀，一上手不肯使出全力，只用耐戰之工，因為恐怕一衝，奮力廝殺，用得力盡，後首不能久戰，故此黃天霸能夠免力支持；只是戰到二十餘個回合，漸漸兩臂酥麻，額尖汗流，刀法慢慢亂了。那邊關小西力敵馬英張寶，躲閃騰挪，免強對壘，然而總是下風。蔡猛花豹調動嘍兵，一面在圍牆之上，看守外面的官兵，上前便發連弩，把官兵射退，一面分兵一半，全到二殿露台上來，

甬通兩旁，齊齊的圍着，口內吶喊助威。天霸等愈加着忙，戰了一個更次，看看抵敵不住，忽聽嘍兵叫說道：二位師爺來了。天霸偷眼一看，只見吳成提了鋼鞭在前，于七舉着單刀在後，從甬道外面殺來。黃天霸暗想：今日必難活命。吳成舉起鋼鞭，望着何路通打來，于七挺着單刀，向黃天霸就刺，只兩個一來鎮台衙門裏請挑選，怎樣巧戰奮戰，總歸不能勝了他們。三人也不想活命的了，正要自刎，忽然看見半空中撲的落下一個人來，不知是人是鬼？黃天霸只道埋伏到了。三人定睛觀看，全然不識，畢竟天霸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小元霸鎚打賽猿猴 三義士拚力助官兵

却說黃天霸同着關小西何路通，三人在立壇廟內被困露台之上，衆人見吳成于七到來相幫，實是再經不起的了。正在性命交關之際，忽見半空中落下一個人來，天霸一看，並不是自己弟兄，見他偏身皂羅衣，行走如煙飛，大嘴縮，二目銅鈴，骨瘦如豺，手執一對八角紫金鎚，足碗口大小，猶如李元霸再世，黑煞神臨凡，大叫一聲，似青天裏打了一個霹靂。黃天霸只道又是強人一黨，嚇得魂不附體，只聽得那人說道：我把你只些殺不盡的狗強盜，擅敢拒敵官兵，目無王法，照俺小爺的傢伙舉起鎚雙，望着賽

猿猴朱鑣當頭打下。朱鑣叫聲黑小子休得逞能，把身一側，將刀向上一抬，只聽得噹噹的兩響，就火星亂爆。朱鑣連說好傢伙，正要還手，那曉得右手的單鎚又到，朱鑣急急招架，左手鎚又來，要想還手，萬萬不能。一連五六鎚，只打得賽猿猴朱鑣亂蹠亂跳，連連吼叫。黃天霸關小西見了，知道是幫我們來的，心中暗暗稱贊真好本領！覺得自己精神頓旺。那活閻王與吳成于七馬英張寶等衆賊，見了個個喫驚，却又認他不得。正在大家着忙，忽聽得一聲叱咤，從殿上又飛下了兩個人來，都是緊身裝束，頭一個白面清鬚，劍眉虎目，手執撲刀，打一個旋風兒，從半空中落下來，叫聲狗強盜，看老子的刀！照着活閻王便砍。活閻王將鐵槳招架，那知他的撲刀沉重異常，只覺得虎口振痛，暗道：此人本領在我之上，不在我下，那裏敢怠慢。二人交手廝殺，此時黃天霸與何路通兩人却是好了。天霸單敵于七，何路通單敵吳成，就輕鬆得多了，更加膽也壯了，力也有了。但見那個紫臉大漢，手執一對雪亮的護手鉤，也是一個旋風，從殿脊上跟稍而來，大喝一聲，揮動雙鉤，直奔了馬英張寶。但見他舞動了兩柄護手鉤，似那一團白光，滾來滾去，殺得馬英張寶只有招架，那敢還兵。列公，你道三位是誰？這也不消得說，一准是金陵三傑了。如何來到此間呢？只因甘亮同鄧氏弟兄，在招商客店與李公

然別後，仍寓店內，並未動身。到了明日，就打聽得街上百姓哄動，都到教場內看殺人。去。三傑正在午飯時節，忽然外面大亂，店家紛紛的上排門關店，都說來了無數強盜，在教場劫搶犯人哪！三傑回到上房坐定，甘亮說：昨日李兄弟說的，只因犯人的母舅，是玄壇廟惡僧吳成，並那頭陀于七，活閻王賽猿猴等，只幾個狗男，原係綠林中的飛賊，今日劫了法場，搶去犯人，不消說是只班強盜所爲。我想這件事，施欽差必然派人到玄壇廟拿賊；聞得廟內層層埋伏，只怕大人左右雖有能人，難保萬全。我們一來爲大義起見，二來爲兄弟情分，先打聽打聽幾時動手。鄧虎說：待小弟去探來，一霎時回來。鄧虎說：曉得了，施大人差了陳知縣上天津調官兵，一面在要道埋伏。我們只要等第三日上，等天津官兵動身，暗暗跟着前去，就好見機而作。甘亮聽了，點頭稱善。當夜各自安息，到了明日，甘亮同了鄧氏弟兄，趕到玄壇廟後面，飛身上屋，就是天霸小西何路通三人進了甬道，直到二殿露台上，被活閻王師徒，臥牛山寨主大戰一場。後來又到了吳成于七，並蔡猛花豹上來，鄧虎那裏還認得住呢？大呼了一聲，飛身而下。後來鄧龍甘亮一齊都下，幫着將爺們動手。只邊賽猿猴正迎着小元霸鄧虎，兩個人都是渺小身材，一個兒形同病鬼，一個鬼骨瘦如豺，一對雙刀，迎這兩柄銅鎚，乒乓

兵兵，打到十餘個回，那朱鑣怎敵得小元霸神力，只殺得汗流偏體，兩臂酥麻。鄧虎使一個流星趕月的架兒，朱鑣使一個雙燕穿簾，把雙刀用盡平身之力，將他左手的鎚剪住，被那鄧虎鎚右手加上一擊，賽猿猴經不起，哎呀一聲，雙手往下直沉，只柄鎚頭正打在朱鑣天靈蓋上，只聽得壳禿一聲，腦漿迸出，撲咚的栽倒在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玄壇廟吳成漏網 唐官屯于七就擒

却說小元霸鄧虎一鎚，把朱鑣打死在露台之上，活閻王喫了一驚，手內一鬆，被白面狻猊一撲刀劈來，削去一片頭皮，慌忙逃上房屋。甘亮那裏肯放，隨後趕上房屋，不提防活閻王回手掏出一枝金鏢，正打中甘亮鼻尖。甘亮正中了一鏢，吊下房來，幸虧着的不重，浮傷罷了。白面狻猊隨手抓一把泥土，按一按傷處，提刀趕過來，一望見黃天霸何路通二人追趕活閻王去了，料想他們兩個對一個，不至喫虧，自己且把要犯拿住要緊。就將手中揆刀一揮，直趕吳成而來。且說吳成于七，同着馬英張寶，見賽猿猴打死，活閻王逃竄，心內喫了一大驚，要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苦的被鄧氏弟兄逼得手慌脚亂，招架還來不及，怎能脫身。幸喜白面狻猊中了金鏢，吊下房來的時候，黃天霸何路通追趕活閻王李天壽鄧氏弟兄手中未免一慢，小西任性追殺，那知把要

緊的吳成于七皆逃走了。只苦的馬英張寶二人又不曾高來高去，鄧氏兄弟逼得他沒處躲藏，自己人全是逃的逃，死的死，幫手全無，被鄧虎雙雙擒住。關小西過來把他二人四馬倒攢蹄，捆了個結結實實，然後過來向鄧氏兄弟道勞行禮，請問豪傑貴姓大名？鄧氏兄弟慌忙答禮，連稱關大老爺，我們都是小民，怎敢與老爺抗禮？就把三傑的姓名對小西說了。小西聽了不勝之喜，說原來李五兄，說過大名，我等久慕金陵三傑的英雄，今日却來相救我等性命。鄧龍連稱好說好說，便問關大老爺，李二哥爲何不見小西說？在鄭家花園埋伏，我有句話告訴二位，我們都是弟兄，今後再不要鬧只個老爺小爺，實在難聽。鄧龍鄧虎同說關大哥，我們遵命便了。關小西說：他們雖則逃去，四面都有埋伏，橫豎逃不吊的，我們先來搜尋富明只凶犯要緊。鄧龍鄧虎連稱有理，有理。三人把馬英張寶提在二殿內神櫃裏面，同豬羊一般，拋在裏頭。三人到各處搜尋，只富明被冤魂纏住，在臥室內牀底下安身，一想更不好了，正然攢出來，恰好小西進來，一把抓住。小西吩咐軍士，與兩個強盜一同看守。先說逃回的嘍兵，紛紛奔到臥牛山，報與大寨主東方雄知道，說馬張二位寨主爺都被擒住，大約凶多吉少。因此東方雄與施不全結下了深仇闊恨，後文再講。且說甘亮追趕吳成，進了二殿，穿出

後院，究竟吳成是熟路，藏在夾牆之內，心中想道：若是被人看見，准死無疑，偷能僥天之倖，只廝不留心，只道我跳出牆去了，不回來細尋，我就有命了。那知道果然認做越牆而去，趕緊追出牆去了。只見官兵遠遠的圍着，高聲便問：可見一個強盜逃出來嗎？官兵說：有的有的，逃出來了五個強盜，拿住了四個，被他走了一個。甘亮一想：不消說得，這逃的準是吳成，就撒出大步，一直趕去。趕了一程，不見踪跡，忽見前面一條黑影，從斜刺裏閃過。甘亮看得分明，見頭上披着頭髮，心中想道：吳成只廝好快腿，怎的到在那邊過來呢？隨跟着趕上，走不多遠，只聽前面一聲吆喝，兩邊跳出一彪人來，爲首一位英雄，手執單刀，喝聲細了！但見只頭陀繩穿索細，拿下甘亮，上前相見，各道姓名。李七侯大喜，甘亮一看頭陀，却不是吳成，原來乃是于七。當下李七同甘亮一同來到廟內，與關小西等人相見不提。再說黃天霸何路通追活閻王，無心戀戰，一直向南大路，奔到了鄭家花園旁邊，沿牆小路上轉彎，不料掘下兩重陷坑，在後不多遠，撲咚一聲，栽倒陷入坑內。到了前面，活閻王果然跳出坑來，何路通大叫強盜逃出那裏去？就從花牆上面飄身下來，那知正踏在陷坑上面，撲咚一聲，跳下陷坑去了。活閻王倒得跳過陷坑，哈哈大笑，向前奔去。未知可能擒住，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黃天霸兵回奉新驛

活閻王夜走臥牛山

却說黃天霸望見活閻王跳出陷坑，直奔前去，軍兵不敢阻擋，自己在後大叫李天壽望那裏走？跳過陷坑，在後追趕。忽見何路通在牆頭跳下，跳入陷坑，到把活閻王趁勢跳出陷坑而去。天霸也把第二個陷坑跳過，緊緊趕來，心中想道：只廝夜行術的工夫甚好，難以趕上，待俺賞他一鏢。一手向豹皮囊內，摸出一隻金鏢，照准李天壽後心裏一鏢打去。那知李天壽乃是走東關闖西關，經過大敵的老賊，雖然向前直奔，一路眼稍前後照着，覺得黃天霸把手一揚，嗖的一陣風來，知是暗器，便將身一側，這隻鏢插身而過，險些打着，只離一線，直打到前面而去。天霸見老賊躲過此鏢，心中大怒，却不道只一鏢壞了事，只一鏢若然不發，今夜活閻王穩穩拿住，只因發了一鏢，倒把個活閻王打逃走了。你道什麼緣故呢？原來此地的埋伏，正是李公然的汛地，他曉得活閻王師徒兩個本領高強，因此掘下兩個陷坑，自己又在花牆近處躲在草內，帶着二十名軍士，兩旁扯着絆腿繩，依在草內，如今見活閻王果跳過陷坑而來，驟然跳將出來，攔住去路，只要活閻王冲上前來拚命，兩旁的軍士一齊將繩提起，活閻王一定栽倒，立時伸手拿來，全不費事。那知黃天霸發了一鏢，偏偏的又被李天壽躲過，只隻鏢向

前打去，正中李公然脇肋之上。李爺哎喲一聲，躺倒在地。李天壽直冲前去，兩旁軍士正要提繩，忽見自己主將咬呀跌倒，大家喫了一驚，手中呆了一呆，就被活閻王連竄帶跳，已過絆索的地方，一直往雙塘兒而去。出了雙塘兒南口，撒開大步，一路往滄洲進發，奔投臥牛山去了。且說黃天霸見鏢悞中了李昆，喫了一驚，連忙趕上前來，料想活閻王命不該絕，追趕也是無益的，急將李公然扶起，忙問李五兄受傷怎樣了？連連告罪。公然說：老兄弟不必挂懷，你非有意打我，況且浮傷，有甚要緊？只見何路通已從陷坑裏出來，隨後也到。黃天霸便把方纔立壇廟內如何被困，幾乎送命，幸而三個豪傑到來相助，怎長怎短，細說一番。李公然聽了大喜，便說：他三個就是金陵三傑，把前日客店裏結拜的話，告訴一番。天霸十分歡喜，如今有了好幫手了。那李爺又把鄭家花園降妖得劍之事，亦說了一遍。天霸何路通將寶劍看了，連聲道好，真乃希世珍奇，切金斷玉的寶物。李公然叫張幫帶吩咐兵丁，將陷坑填平，一齊到立壇廟來，自己同了黃天霸何路通先行，三人到了立壇廟，與甘亮鄧龍鄧虎相見道勞，各人行禮通名，彼此客談幾句，總是老套，我也不必細表。衆人都在大寶殿分賓主坐下，黃天霸吩咐放了四聲收兵砲，關小西早已教偏將們等，到大廚房內去搜採喫食東西。那左右從

人聽了，個個高興，到了半夜，腹中有些飢餓，大家趕到大廚房內，手忙腳亂，向那裏斬的，斬的，洗的，洗的，煮的，煮的，十分高興。那黃天霸請甘亮首坐，甘亮那裏肯得，黃天霸一定不依，李公然同衆人都說不用推讓了。甘亮沒法，只得向上坐了首位，其餘謙謙攘攘，大家坐下。關小西執壺斟酒，甘亮一把奪了。李公然吩咐從人把酒，大家正要舉杯，只聽得門外一陣大亂，衆人立起來一看，只見神眼計全，帶了埋伏兵到來，隨後張幫帶引了軍兵也到。衆軍紛紛攘攘，在廟內四面歇息。天霸吩咐把廚房內東西分給軍士，埋鍋造飯，犒賞酒饌，就請計大哥張都司一同入席。計全張都司與金陵三傑行禮，問過姓名，天霸又將三傑相助活閻王吳成漏網的話，又對着計全說了一遍。計全從新道勞作揖，三傑還禮，大家坐下飲酒。天霸便問李七侯怎的擒了于七呢？白馬李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衆人無不稱贊道喜。衆英雄開懷暢飲，喫到天光大亮，用飽了酒飯，衆人同出廟來。天霸吩咐衆三軍保守四個要犯，傳令起身，把玄壇廟前後封鎖，着唐官屯地保看守。自己同了甘亮、鄧龍、鄧虎、計全、李昆、關泰、何路通、郭起鳳、白馬李、陳知縣、孫統帶、張幫帶，並偏裨牙將，一路往奉新驛而來。沿路說說談談，好不快活。天霸說今日只件公事，雖則走了吳成、李天壽兩個，幸而正犯已得，全虧甘大哥的功勞。甘亮

說：我看只兩個逃去，必然再有風波，衆位保護大人赴淮安上任，路途尙遠，還須加意提防爲要。天霸公然連連稱是，多蒙指教。說着已到大松林三岔口，天霸吩咐郭起鳳先到城內去縣衙門送信，說：陳太爺吩咐，叫差役人等備了棺木等情，趕緊到玄壇廟收尸埋葬，目今天氣正熱，不能耽擱，廟內廟外死的人多哪；獨有朱鏹的首級，割下來裝入木桶，只怕還要號令呢。郭起鳳同了一個陳知縣的從人，吩咐到城內去了。少不得停一會回轉公館，我一言表過不提。當時衆人一團高興，押了四個強盜，衆三軍敲着得勝鼓，浩浩蕩蕩，往奉新驛而來。過了三岔口，前面離奉新驛不遠，不多時來到公館門口，衆人押着犯人在門口等候，天霸命三軍在路旁站住，然後教陳知縣孫統帶並金陵三傑在外等候，自己同了衆弟兄走到了裏面，只見公館內衆人錯亂紛紛，王殿臣急得面如土色，從人們慌慌張張，見了衆兄弟進來，多說不好了！不好了！如今不得了！我們大家都沒有命了。不知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施公案三傳 卷二

第二十六回 惡霸打劫丟失大人 傑士設謀暗解要犯

却說黃天霸衆兄弟走進公館，公館裏正鬧得落亂，黃天霸好生疑慮。王殿臣一見天霸，就說老兄弟，我等活不成了，昨夜門不開，戶不開，把個大人丟了。黃天霸聽了此言，嚇得面如土色，自己回到外面，且把知縣孫統帶金陵三傑，一並讓到裏面客堂裏坐下，吩咐把強盜逃犯解到裏面屋內。黃天霸就把丟大人的話，對大衆說了一遍，衆人盡皆失色，那陳知縣嚇得目瞪口呆。李公然說：依小弟看來，只怕有夜行人把大人盜了去呢。關小西說：對了，這不是吳成來盜了，還有誰呢？甘亮說：不是不是，我眼見吳成望南逃走的。何路通說：我曉得了，一准是活閻王盜的，他不是往雙塘兒路上去的麼？到了雙塘兒，他想起今夜公館無人保護，他起意把大人盜去了。黃天霸搖着頭道：也不是的，這裏三更天就丟了大人，我們追趕活閻王的時候，已有四更天了。雙塘兒到這裏，足有四十里路，任他走得快，到了公館天也亮了。計全說：莫非李五弟的師叔方世杰盜的。李公然說：他與大人無冤無仇，風馬無關，前番盜他解毒丹，不過見怪於

我，怎麼盜了大人去呢？甘亮說：此地可有惡霸，或是綠林與大人有仇恨的麼？黃天霸關小西都說沒有。大家猜疑了半天，並無頭緒。計全說：老兄弟，且把三軍同犯人如何發放了，然後慢慢的商議。黃天霸說：三軍極是容易，只要相煩孫統帶老爺帶了回文回轉天津交差便了；只是犯人到是件難事，若是大人在此，不消說就地砍了完事，如今我們又無權柄。甘亮說：依我的愚見，解進京都爲是。若怕路上有失，只要明日在外倡言，只說三日後解犯進京，到了第三日，備四輛囚車，裝了四個應死的犯人，扮了富明于七馬英張寶，就命三營天津調來的官兵護送進京，及至到了天津，就好消差，將犯人帶轉。途中倘有差失，也不要緊。我這裏就在今夜將富明于七馬英張寶悄悄下了舟船，叫我們鄧氏兄弟沿途保護，一路趕到天津，說是天津府叫一班戲班，只說王爺府裏來的文書，要做差戲，暗暗把四個犯人裝在戲箱裏面，只要稍露微縫，不致將他悶死，就上了車輛，一直進京，交到刑部衙門消差，萬無一失。請衆位商議商議，這條計好不好？衆人聽了，個個稱贊好計，都道到底甘大哥見多識廣。甘亮又說：就是奏摺一節，昨夜丟了大人，今日去的奏章，一准不要提起，卽是日後曉得，只差一日工夫，未必追究到此。黃天霸聽了，就依計而行，立時吩咐排酒，款待衆人。一面請師爺備辦公

文，並起了摺稿，立刻謄寫好了，將文書送與孫統領收了，叫他進城屯扎。到第三日護送假犯人囚車，回天津消差。孫統帶啞啞連聲，飲過了三杯，同着陳知縣、張幫帶告辭起身，衆人送出公館，三人一拱到底，扳鞍上馬，帶領三軍回到城中去。陳景隆回衙理事，孫統帶將兵馬屯扎教場。我未來先說陳知縣，先到玄壇廟收尸埋葬，另派和尚管理廟事，將朱鑣腦袋放在木桶之內。到了第三日，備下四輛囚車，監內調出四個死罪的囚犯，假充真犯，就打發孫統帶代了兵馬，命左堂捕廳老爺，並四個公人，一同送到天津，就同公差將原犯帶回靜海，偷沿路上有羽黨搶奪，你們丟下囚車逃命。孫統帶領了計策，辭別了陳景隆，同着張幫帶並捕廳老爺，引領三軍保護囚車，出了城門，一路回轉天津，把公事交卸了，捕廳老爺就同公差押了犯人，回轉靜海縣消差，一言表過不提。且說公館之中，到了黃昏時候，郭起鳳城中回來，黃天霸就命備了船，悄悄把四個犯人下在船艙裏面，只算民船模樣，便叫施安藏了奏摺文書，帶了從人伴當，請鄧虎保護着進京。鄧虎一身任當，帶了兩柄鎚頭，同施安連夜動身，依計而行。衆人悄悄相送，然後回到裏面，用過了晚膳，大家商議如何尋找大人，仍然測量不着頭腦，說來說去，只有出去私訪。李公然說：我到想起了一句話了，但不知可走這條路呢？衆人

聽了，都要請教甚麼路道？說出來大家猜想猜想。畢竟李公然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衆豪傑商議尋總漕 十義士月夜下滄州

話說衆人聽了李五之言，大家要問甚麼話來，公然便對神眼計全說道：計大哥你前會私訪的時候，不是在雙塘兒酒店聽得于七說的，他改名薛酬，在滄洲薛家窩遇見薛家五虎，認了本家。想這薛氏五兄弟強凶霸道，無惡不作，原是個惡霸，莫非那裏必有細作在此，將大人盜去也未可知。黃天霸說：這怕不是罷？一來滄州有百里之遙，二來他們與大人無冤無仇，怎麼來幹此事呢？計全翻着眼睛一想，說道：我曉得了，只件事倒有七分了，是薛家兄弟幹的。衆人說：計大哥却怎麼緣故呢？計全說：老兄弟，你說他們與大人無仇，內中有個委曲，這薛家窩薛氏兄弟，總共五個，大的叫薛龍，二的叫薛虎，三叫薛鳳，四叫薛彪，頂小的叫薛豹，這薛鳳妻子名叫謝素貞，一身好本事，手使兩把雙刀，會高來高去，比男子還勝三分，乃是河南懷慶人氏。你道是誰？我却曉得根底，就是一枝桃謝虎的妹子。當初施大人把他哥哥殺了，他豈不懷恨在心？如今聽得于七說出行刺之事，他必然攬撥男人打聽消息，幫助于七，因此纔到玄壇廟，恰遇見

我們了，同他就趕到公館，將大人盜了也是有的。天霸與衆人都說有理，只是怎樣辦呢？計全說：事不宜遲，我們趕緊到薛家窩去探實了消息，再行商議。黃天霸又囑咐了幾句，就命帶過坐騎，衆英雄各自上馬，乃是甘亮鄧龍黃天霸關小西計全何路通李公然李七侯王殿臣郭起鳳，總共十位，都是客商打扮，馬上拴着包裹，帶了自己從人，離了奉新驛望滄洲一路而來。路上說說講講，頗不寂寞，只是天氣好熱，正在中伏，太陽猶如炭火一般。走了五十多里，將近申牌時候，方纔到了市鎮。衆人肚中也餓了，而且汗出得周身濕透，口中火出，看見鎮上一家酒店，各人紛紛下馬。天霸讓甘亮等都進裏面。計全說：天氣甚熱，你先拿幾大碗涼茶來，我們渴得很呢。李公然一面喫酒，一面觀看屋內，只見靠着後窗一張桌上，坐着一個年輕，看來二十歲光景，生得豎眉很目，身材雄壯，十分凶惡之相，赤着膊，獨自暢飲，窗檻上搭着一件青紗短衫。旁邊桌上坐着兩個人，約着他伴當，主僕三個。那天霸側轉了臉來瞧了一瞧，暗暗點頭。衆人都覺着了，衆人喝了一回酒，看那太陽漸漸下西，天氣也涼快了，用過些晚菜，天霸叫酒保過來，算了酒鈔，大家出門上馬。只見那人也同着伴當，一路在後跟着走咧。不到十多里路，天色漸漸晚了，前面有條岔路，衆人要到滄洲由大路而行，回頭見他主僕

三個，從那條小路去了。李公然說：這是通方家堡去的，往滄州小路，比大路遠好許多了。黃天霸說：前面沒有宿店，橫豎白晝走路太熱，倒不如我們放夜行罷，落得涼快些。衆人說不錯，不知不覺天色大亮，來到滄洲地界，離城五里之遙，地名叫做沙家集，是個熱鬧的所在。計全說：黃老兄弟，此處離薛家窩，只有七八里之遙，我們找一個寓所。看見順隆店，衆人下馬進了店門，從人自去牽馬，溜汗上槽。這裏衆伙計迎接衆英雄到裏面，黃天霸看了五間上房，伙計打臉水烹茶，衆人脫了衣裳，坐下喫茶，吩咐夥計打酒做點心。不多時伙計打上酒來，托着一大盤麪食點心，牛肉雞子饅頭薄餅鍋貼包子。大家飲酒用點膳，黃天霸開言問道：甘大哥我們既到此地，未知大人究竟在不在薛家窩呢？如今怎麼辦法？甘亮說：薛家窩只個地方，我雖沒有到過，只聽人家說起，倒有些棘手。他們住的莊子是個斷水圩，四面周圍都是水路，進去恐不能出來。他們既將大人盜去，豈無準備？須要精細之人，深通水性。李七侯何路通本領高強，方可去得。說道：我們今晚泗水過去，務要探個水落石出，若然大人在內，就可救了出來。甘亮帶笑開言說：二位本領果然出衆。黃天霸說：二位不可造次，須要想條妙計，方可萬全。咱若然打草驚蛇，反爲不美。李七侯說：黃兄弟雖說的是，只怕大人果真是他們盜了。

一耽延兩日，性命難保。天霸聽此言，低着頭無言可對。列位明公，你道施公到底可是薛家窩盜的嗎？那說不是呢？原來于七在薛家窩的時節，與薛家五虎認了本家，結爲兄弟，十分親熟。于七在席面上，說起施不全害了他哥哥于六，若不手斬施不全之頭，誓不爲人。薛氏弟兄中，薛鳳爲人奸謀百出，詭計多端，而且夜行術的工夫算他最好。若論刀鎗拳脚也還去得，當時聽了薛酬之言，弄出許多大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施仕倫窩中受困 白馬李私探被擒

且說薛鳳的老婆，娶的就是一枝桃謝虎的妹子，名叫謝素貞，生得嬌嬌縹縹，本領高強，善用雙刀。自從施公殺了謝虎，那妹子就要與他哥哥報仇。在他丈夫面前撒嬌撒痴，那薛鳳允許他妻子，且等施不全出京，我就與他報仇。謝素貞時常叫丈夫差人打聽，曉得施公升了總漕，奉旨出京到淮安上任。這一日莊丁進來報說：施不全到了靜海，在奉新驛住下了公館。恰巧于七說起殺兄之仇，那笑面虎薛鳳便說：酬大哥你若報此仇，有何難哉？現在施不全住在奉新驛，何不前去刺了，就完事咧？于七說：他手下頗有能耐之人，教我雙拳難敵四手。薛鳳說：酬大哥你又來了，唐官屯內立壇廟的當家和尚，就是飛山虎吳成，你我都好朋友，而且與你一師門下出的家。于七說：我

就到靜海走一遭。到明日薛家五虎排酒餞行，于七就別了五虎，來到雙塘兒，就遇見了吳成，酒店裏說話，被計全聽得的。一段節目，前文表過不題。却說薛家窩內撥出探事的人不少，靜海所做的，薛家窩無有不知。那一日早晨，探事的莊丁來報，昨夜二更過後，有無數官兵，把玄壇廟團圍住了，殺聲振地。薛氏弟兄得信，正在驚慌，在後連連得信，說官兵打進廟內，怕只事情不好哪！不多時只見吳成跟踉蹌蹌的進來，薛氏弟兄連忙上前迎接，到了廳上，彼此見禮落坐，莊丁送茶上來。薛鳳便問吳大哥廟中怎樣了？我們薛酬兄弟事體如何？吳成未曾開口，眼中早已淌下淚來，說來一言難盡，如今大事休矣。薛家弟兄聽了此言，知道薛酬凶多吉少，大家心慌。吳成便把遇見薛酬起頭往後說了一遍，並說昨日跳出牆來，藏在夾牆之內，幸虧到了天明，官兵官將回轉靜海去了，我們纔敢出來。遇見廟內僧工，逃得性命。我想只得逃入深山，埋名隱姓，也無臉面見天下好漢的了。說罷大哭起來。薛龍聽他一片言語，便心中慚愧。薛虎急得拍案大叫，說吳大哥太長他人志氣了，我只獨自一人要去見個高低，不殺施不全與黃天霸這兩個刁娘養的，誓不爲人。薛龍說道：吳大哥被人如此欺負，莫說由薛酬而起，就是單爲他外甥之事，弄到只般地位，我們也當拔刀相助。咱們哥兒四個，何

不同去靜海走一遭？一來與吳大哥報仇雪恨，二來設法相救薛酬等四人。薛龍說：四弟之言有理，只是五弟尚未回來，不知探聽得怎樣了？正在說着，只見莊門外亂嚷嚷的擁進一起人來，扛着一個人，四馬拴蹄倒捆做一團，背後跟着薛豹興匆匆的進來。衆人一齊站起身來，只見莊丁們將那人丟在地下。吳成上前一看，認得是施不全，心中大喜，便問怎麼的把他提得來了？薛豹道：我們自到靜海境內，就有西牌時候，吩咐舟船停在方家堡，到方世杰家內，世杰排酒款待，我說起來歷，方世杰也是懷恨他們，因為施不全差遣他師姪神彈子李昆去盜他的丹藥，把他着傷，故此就把一個薰香盒子借我，叫我到奉新驛公館將衆人薰倒，一并殺却，斬草除根。我就帶了兩個莊丁，趕到奉新驛公館，吩咐莊丁在屋後竹林內等候。我跳上瓦房，四周瞧看一番，那知這一班手下之人，都不在公館之中，只有幾個從人，殺他也是無益。到上房一看，只見椅子上坐着個家人，在那裏打盹，施不全睡在坑上打呼。我就飄身下去，將香點着，從窗孔內送進烟頭。過了一刻，想必薰倒的了，我就進去從上坑抗了施不全，回身出來，仍舊上屋，到了後面下去，到竹林內喚出莊丁二人，抗了施不全，悄悄回轉方家堡。恰好方世杰家內用午餐了，就拉着入席，世杰談及昨夜官兵攻破玄壇廟，活捉靜善和尚，

并當家的外甥，還有臥牛山兩位寨主，那當家和尙同他師父逃命去了。如今玄壇廟封鎖，被擒之人都帶到靜海城去了。我聽此言，就說怪道昨夜公館內沒見這班賊將，原來他們怎地很心，用這毒手，幸虧天網恢恢，把施不全拿到，也好出口怨氣。當時就把施不全閉在空屋之內，然後與方世杰商量劫救。衆人喫到天晚，略睡片時，天一明我就起身，帶了二個莊丁，到唐官屯玄壇廟看看形景。那知靜海城中，發下差人，官軍正在收尸埋葬，我只得回轉方家堡去。在半路上酒店內打餞，遇見十來個人也到店內飲酒，却是客商打扮，帶着一班從人，細看他們行爲，不相平民百姓，面上都是英風殺氣，我心估量，莫非施不全手下之人，找尋主人來的。後來喫完了酒，跟着他們一路望滄州大路而來，我到岔路自回方家堡，約定方世杰即日准來幫助，我就帶了施不全下船，一路回來了。衆位哥哥須要留心，着仔細進窩，哪薛龍聽了，立刻吩咐莊丁，傳話各處加意小心，防有奸細進來；若有陌生人的船過來，不問好歹，一併拿住。那知李七侯何路通二人恰巧到來私探，就着了道兒。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吊打欽差吳成雪恨 審問奸細薛鳳誑言

且說吳成見了施公，登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拔出佩刀要殺施公。施大人到此

時，情知一死罷了，閉着眼睛等死了。薛氏兄弟一齊攔阻，都說吳大哥暫息雷霆之怒，若然把他一刀揮爲兩段，倒是便宜他了，不如將他吊起來打他一頓，將他禁在水牢裏面，慢慢的消遣他，怕他插翅飛去不成？薛鳳一面吩咐莊丁們，將施公帶到水牢中去，我且不表。只說沙家集順隆店內，衆英雄散席之後，李七侯扯了何路通到冷靜所在說：他們看你不上，估量不能成事的，我與你今夜去走一遭，倘然大人在內，就將他救了出來，豈不是一件天大的功勞嗎？你我臉上多少光采！何路通也是個渾人，聽了白馬李之言，心中大喜，就說：李七侯說的不錯，我心上也是這樣想。那知李何二人到了二更之後，衆人全都睡了，李七侯悄悄起身，扯着何路通，各把夜行衣靠扎束停當，李七侯帶了單刀，何路通帶了鈎鎗拐，輕輕走到庭心，躍上房屋，一路出了店房，在彼面躍下房來，離了沙家集，向薛家窩而來。路上施展夜行術工夫，不多時已到灘邊。但見一派大水，望見對面黑森森一座大莊子，便是薛家窩了。二人撲咚撲咚鑽入水內，泅着水來走對岸，只見水葦之內，搖出兩隻小船來，每船三人，兩個扳槳，一個拿着勾連鎗站在船頭，從小港內出來。李七侯與何路通踏着水，從蘆葦旁邊伏着，等他兩隻船過去了，就從這條港內進去。約有半里之遙，在水底摸着行走，那知走來走去，都

是淺灘，並無出路。二人慌了，不知這個薛家窩有七十二條港，都有名目，我們不管他，就在水葦裏過去，總要到了岸上。李七侯說：咱們只望烏叢叢這林子走去，必定到莊子了。二人趁着月色，向左邊水葦內過去，只是實在難走，水倒甚淺，只苦的淤泥很深，二人扒上岸來，好像泥烏龜一般。這葦葉好比利刃，刺得滿面血痕，那知到了岸上更不好了，東尋西找，並無路徑，一派都是重林密竹，身子還挨不過去，滿地都是竹簽，鋒利異常，而且七高八低。到了此時，進退兩難，二人心中懊悔，向前望去，瞧見空樹當中，露出圍牆出來了。二人心大喜，直奔過去。忽聽得豁辣辣一聲響，二人一齊跌落陷坑。旁邊樹林內，走出兩個人來，手中拿個竹管，噓哩噓哩一吹，只聽得四下裏發一聲喊，齊說拿奸細呀！立刻奔來十幾個莊丁，手中都是扳鈎的扳鈎，飛抓的飛抓，望陷坑內亂丟下來，將李七侯何路通兩個橫拖倒曳，捉了上來。衆莊丁七手八腳，用麻繩四馬拴蹄，捆個結實，拉的拉，拖的拖，將二人帶進莊門，早有人裏去送信。薛家兄弟與吳成，聽說在東團灣陷坑內，拿住了兩個奸細，一齊出來在大廳上坐下，吩咐莊丁將奸細帶上來。莊丁一聲答應，將二人抗上廳來，寒鴨浮水式丟在地下。衆人見他渾身淤泥，好似活鬼一般，薛豹走下來扯住辮髮，將臉面翻將過來，只見滿面泥土，夾着七

橫入豎的血痕。薛龍說：拉去砍下就完事了。薛鳳說：大哥使不得，待我審問他一番，然後殺他不遲。只見薛豹說：哥哥，小弟認出來了，這兩個狗男女，就是途中酒店內，遇見一夥客商打扮的十人之內的，我看准是施不全手下之人，倒要細細敲打他的底細來纔好呢。薛鳳叫莊丁把二人提到面前，就問道：你兩個姓甚名誰？何人指使？若然說一句謊話，我生平最惱，休怪我將你二人一刀一個，送到媽媽家裏去。你倒底叫做什麼名字？列公這何路通本是渾人，李七侯也是個直漢子，聽了薛鳳的甜言密語，只道當真了，就說出自家姓名，果然來探大人下來，便問如今大人在於何處？若然放了，我二人回去，尋見了大人，我二人准在大人面前，保舉你的功名，多少有些好處。薛鳳說：這倒不消，我們頗有田地，也不要做官，也不要銀錢，我只爲你兩個人都像好漢，常言道：英雄惜英雄，光棍惜光棍，我且問你，你們來的時候，總共十個人，還有八個現在那裏住？他們叫甚麼名字呢？何路通正要開言，還是李七侯機靈，對他丟了一個眼色，何路通就縮住了口。李七侯接道：你既然肯告訴我大人下落，就對我說出地方，放我們去尋找；若是不肯說，也不必問三問四了。薛鳳正要開言，只見薛虎跳將過來，就把李七侯嚇的一下巴掌，罵道：你只狗娘養的，問一句話也不肯直說，倒與他做眉做眼，却

要想訪得施不全的下落，我老實對你說罷。下句還沒出口，吳成恐怕薛虎說出真情，連忙過來勸阻。薛龍接口說：「二弟你又來胡鬧了，這事沒用你多管。」吳成也接着說：「我看李七是個好男子，同那何路通兩個，都是我們線上的朋友哪。」薛虎早被薛豹拖過去，不知李何二人，可要騙出真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好漢認死 不露真情 惡霸機靈暗設消息

却說李七侯何路通兩個，雖是渾人，到底老江湖了，他們任你軟工硬工，只是不理。薛鳳又細細套問一番，並無實話，吩咐莊丁將他二人鎖在後園空屋之內，打發四個莊丁看守。衆兄弟與吳成商議此事，吳成說：「這班賊將，我多半認得他們面相，待我帶幾個莊丁，要揀選認識黃天霸關泰的人，分頭出去訪查，只要看見一個，暗暗跟着到他廝所，就知衆人住處了。」當言道：「先下手爲強，慢下手遭殃；休等他來犯我境界，咱們哥兒弟兄先去殺他個措手不及。」薛鳳搖手說道：「不必與他動手，若要曉得他們住處，只要如此如此，就可一網打盡，永無後患。」薛家名聲更大了。吳成說：「三弟機靈，怪不得人稱笑面大虫。只是你猜想猜想，他們在那裏住哪？」若然訪了他住處，賞銀一百兩。衆莊丁聽了，個個高興，立刻跟着吳成渡河過來，往四下裏打聽去了。薛家兄弟送了吳成

上船，回進莊丁坐定，就是莊丁進來通報，說方家堡方員外到來，要見我們五位員外，現在莊門外等候。薛龍大喜，一擺手就叫開莊門，說我弟兄出接。莊丁回身出來，薛龍帶領四個兄弟一齊迎將出來，就見方世杰帶着一個伴當躡進莊內，彼此見面，無非說幾句套語，久不相見的話語，不必細說。薛龍立刻叫排酒，五弟兄讓方員外坐了首位，各人敬過三杯。薛龍就把李何私進薛家窩，在陷坑內拿住，審出來找施不全到此，共有十人，其餘不知住在何處，我家三弟主意，欲想如此怎般辦法，全仗大力幫助，不知老員外的意下如何？方世杰說：老夫正當效力。薛龍說：我們這裏難得到來，請你老人家四周瞧瞧這地方形勢好不好？方世杰說：正要請教請教。薛氏兄弟一同陪了方員外，先在莊內各處走了一回，只見房屋曲折，門戶甚多，東穿西走，認不得左右前後，有的所在好像不通，其實却有暗門，就在門的背後，先要進去了，把門關好，方能開那暗門；若是不懂的人，一直走去，裏面有擗假門，踏進去就是翻板，跌下去二三丈深的陷坑。有的所在看去四通八達，許多門戶，那知到了裏面，穿來穿去沒有出路，四面好比銅牆鐵壁，插翅也難飛去，而且踏着機關，走過的門戶自己關閉，又無門門，又無拉手，任你千斤之力，也開不來的；地內埋着窩弓藥箭，上去准死無疑。還有一處叫做留

賓館是個小廳堂，對面兩間，中間隔着一方庭心，對面屋內居中，有一只百靈檯式的圓桌，只要桌面一轉，那留賓館立時旋轉，有門處變成牆壁，無門處變出山林，門外也有庭心，庭心過去也有對面屋子，屋子中間也有圓桌，與方才的一式一樣；若然走過去的時節，裏面有許多埋伏，一定送命。這圓桌也有轉不得的消息，若然桌子轉動，機關一齊發作。還有一處叫望山堂，却是五開間一只花廳，庭心極其寬大，庭中盡是假山，堆的玲瓏奇巧，穿來穿去，洞門極多。若要走到裏面去時，必須要穿走那假山方能過去。他這假山裏頭做就的消息，自己人都有記認。若是外人不知輕動了機關，那上面的石條一齊坍下，將人壓在中間，或被打死，或被關住，再也不得出來，除非要等自己人，在外面將假山石條逐一搭好，也不費甚麼大力，都是四兩撥千斤的借勁，就能假山歸原，裏面洞門依舊開通，方能出來。還有許多地方，盡是希奇機關，做的靈巧無比，也說不盡哪。薛氏弟兄領着方員外，一處一處的與他試看。方世杰讚不絕口，便問這機關板子，都是三賢姪造的嗎？薛鳳說：小姪也不甚精通，幸虧我的先生指教，方纔造得完成。方世杰說：我倒不曉得令師姓甚名誰？何方人氏？薛鳳說：他就在滄洲南門外七十里，地名寶村人氏，姓柴名繼光，今年五十多歲。方世杰說：他的老子叫做柴

榮，與我拜把子弟兄，從小就看他十分聰明。他有三位哥哥，都做買賣，惟有老四讀書，十五歲就進了秀才，那柴榮就叫他安居家內，靠着田地儘管好過日子。他就聽了父命，在家教幾個學生，直到去年他老子故世，我還去吊奠的哪。薛鳳說：如此說來，員外是我的師伯公呢。衆人說着話，一路出來，又到莊外四圍走了一遍，看那七十二港九汊十八曲的地勢，各處險要，都有埋伏。方世杰連連道好，說此地若然把守的堅固，任你千軍萬馬也難進得。黃天霸吓看你此番怎樣的通天手段放出來罷！大衆回進莊來，天氣已晚，薛龍吩咐在荷花廳上用晚膳。莊丁一聲答應，不多時排上豐盛酒餚，薛氏兄弟陪着方員外到荷花廳落坐飲酒，這幾句話就漏了消息，不知怎樣的緣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黃天霸初探薛家窩 甘教師鏢打笑面虎

却說方世杰在薛家窩荷花廳上，與薛家五虎談論施公之時，其時正在二更過後，月亮漸漸升高，只因天氣炎熱，開齊了窗格。薛鳳說：將酒席移到廳前露台上，一頭指使家人，一頭眼望荷花池內，忽然叫聲不好，有奸細來了。衆人一齊着慌，薛鳳早已跳出廳去。薛虎薛豹跟着薛龍薛彪方世杰，並一衆家人，都到外面來，向屋上瞧着。你道

究竟有甚奸細？怎說沒有呢？并且不是一個哪。原來沙家集順隆店內到了來日天明，大家起身，洗面用茶點，却不見了李七侯與何路通兩個。黃天霸走進臥室一看，那二人傢伙也不在裏頭了，就頓足說：這兩個馱子一准到薛家窩去了；必是弄出不好來，此時不見回轉，不消說被他們拿住了。李公然道：這樣看來，大人也是他們盜的，如今倒饒上兩個，更加費事了。甘亮說：待我先去見機而作。黃天霸說：甘大哥去時，小弟與你巡風。甘亮說：黃兄弟不必客套，什麼巡風呢！那鄧龍說：小弟也陪着他們走遭。李公然關小西都要去了。白面狻猊說：這件事不過私去探信，却不必人多，關賢弟與李二弟在此聽信罷。我看個薛家窩，必定有一番大大的廝殺哩。就叫王殿臣出去備只板船快船，帶領四個從人在江邊等候。到得黃昏時候，衆弟兄用過晚飯，黃天霸與甘亮鄧龍換上夜行衣靠，帶了隨身器械，扎束停當，三人如飛一般，霎時間到了江邊，就見一棵楊柳底下，停着船在那裏，聽得王殿臣在船頭上打招呼。天霸等三人蹭跳到船上，王殿臣解去纜索，四個從人掖動飛槳，望對港斜行。遠遠望見薛家窩蘆葦蕩內，搖出一隻浪裏鑽小船來，看看漸近，那船頭上立着一個莊丁，手拿着連鎗，高聲叫道：來的是什麼船？吓王殿臣回答我們滄州的報船，有緊急公文上天津哪。說話之間，二船

交肩過去，不多時看這小船遠了，天霸吩咐快搶進港去。幸沒人看見，就與甘亮鄧龍三人上前，叮嚀王殿臣速速搖過對岸，在蘆葦內隱藏。天霸等望着莊院而行。走不多遠，前面阻水了，只得向橫路走去，看看院落不遠，只是左旋右轉，無路進去。正在納悶，只見前面有人來了。天霸等閃在旁邊樹後，只見來的是兩個巡丁，一個拿着鋼叉，提了燈籠，一個手內提着柳籬，腰內佩刀，一路講說而來。天霸等他們來到樹旁，暗暗將左腳伸出草內，那巡丁只顧說話，不防脚下多出了一件東西來了，就在天霸腳下一扳，撲的跌個嘴喫屎，那盞燈也滅了。後面的那個人不防前面的躺下，自己留腳不住，對准前面身上也撲了一交，柳籬撇在草內，口中埋怨道：王第六的，你怎樣走熟的路，到也會扳跌了呢？話還未完，天霸鄧龍一齊跳出來，一人一個將脖子按住，把刀在他臉上晃一晃，喝道：你嚷就是一刀。這巡丁嚇得魂都沒哩，只叫好漢饒命。天霸說：我且問你，你們這裏的路怎樣走法，乃是通道？你只老實說出，我不殺你，千萬快快說來！巡丁說好漢，我們這裏旱道，遇着松樹，順手轉灣，遇着柏樹，左手轉灣，再不會走錯的。天霸說：你可知道施大人藏在那裏？巡丁說：就是施不全呀？現在關在水牢裏面。天霸說：水牢却在何處？答道：這水牢進了莊門東北角上，約來十多進房屋，走過一坐假山，有

個月洞門，進去就是水牢了。又對天霸說，昨夜有兩人進來，一個姓李，一個姓何，他們不知路徑，去到死路上去了。那死路上看看寬闊的平路，那知埋伏甚多，不是窩弓，就是陷坑，他們跌在陷坑裏面，所以拿住了；現在鎖在花園內空房裏。我索性告訴你罷，在花園正北，過了長廊六角庭旁邊，有四個人看守哪。以上句句實話，好漢放我起來罷。天霸與鄧龍將他兩個身上帶子解下，四馬蹄捆了，將刀割下一塊衣襟，塞在口內，提他們到樹林裏面，放在樹樞枝內夾着，說道你們睡一覺兒，我回頭來放你。天亮早把鋼叉燈籠柳籬丟在林子深處。三人依着巡丁所說的話，不過幾個灣曲，果然到了莊門，遠遠望去，莊門外有人巡走。甘亮領着頭，天霸鄧龍跟在後面，繞着大牆，向西過去一箭之遙，望見前面屋內燈火明亮，人聲嘈雜，三人走到窗前，將舌尖噴了口唾，濕了窗紙，戳個小月牙孔，往屋內張看，原來是大廚房哪；有七八個廚丁，怨恨姓吳的剛纔滾去，又來了甚麼方員外來，喫了一天的酒還不穀，弄到半夜三更，再還要添長添短，不顧別人性命。那個庖丁說：姓吳的那裏去了？不知還要來嗎？那提木盤的說：聽得帶了二十個弟兄們，各處訪拿施不全的手下人哪，誰說不來呢？天霸鄧龍看過了，將頭昂起，把耳朵貼在簷頭，聽他們說話，恰巧提起施公之事，忽然聽得下面說有奸

細，把天霸嚇了一跳，不知笑面虎薛鳳怎生知道？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天霸誤撒賽姜維 鄧龍大戰飛駝子

且說笑面虎薛鳳，怎樣曉得屋下有了奸細？原來黃天霸躲在東邊屋簷之上，那時月輪漸漸升高，把他的影子照着荷花池內。薛鳳看見荷葉上映出人頭的影子，所以曉得屋上有人了。當時薛鳳躡出廳來，望見東西二條黑影，薛鳳便就躍上屋去，但見一件東西直奔前門而來，薛鳳知道是暗器，只是眼見他們兩個從兩邊過來，再不防從對面來了暗器哪。要想躲閃，那得能夠，將頭偏得快，當在肩窩上着了一下。噫呀一聲！身子往後栽倒，跌將下來。這方士杰同薛家弟兄上前扶起了薛鳳，自己與他打下鏢來一看，見鏢上後面有個環兒，環上有三個小小鈴兒。薛彪知道到了江南的名家了，只個名叫鈴兒鏢，又叫嚮鏢，只有金陵白面狻猊一人用的，成了一代大名家。臨了得道成了地仙，這是後話。且說薛彪將鏢打出，速取金瘡藥來與哥哥敷上，用布扎好，教他躺着自在罷。當時衆人見薛鳳跌下廳房，一齊大怒，薛虎扯出撲刀，跳上屋去，薛龍拉出單刀，薛豹抽出一對鐵拐，方世杰也抽出佩刀，哧撲哧撲的，都躡上屋來。四個人趕到廳前面，望左首跨院屋上立着一人，一持手哧的一道金星，直奔薛虎面門。薛虎

忙把撲刀扁着在面門遮蔽，只聽得噹的一響，金鏢噹啷的落瓦楞內去了。衆人都望左邊過來，天霸發了一鏢，見打不中他們，暗想今夜露了踪跡，諒難救得大人，不如趁早出走，免得喫他眼前虧了。說着回轉身來，跟上甘亮來了。原來甘亮明知他們必要上來，就調轉身躡上屋頂，一回首向身邊掏出一只嚮鏢來，恰好薛鳳上屋，腳還沒踏定，甘亮對面就是一鏢，把薛鳳打翻下去。天霸心中好勝，要在甘大哥前面顯能，知道他們再有幾個上來的，天霸立定身子，向袋內摸出金鏢在手，只見薛虎跳上屋來，隨手發了一鏢，偏偏被他把撲刀擋住。後面薛龍薛豹方世杰跳上屋來，天霸回頭一瞧，又望不見甘亮鄧龍二人，諒想他先走遠了，自己也就無心戀戰。單說薛豹躍上屋面周圍一瞧，忽見右邊離開一落房屋之上，有一條黑影，如飛的越牆過屋而去。薛豹獨自向着這個所在起奔過去。那鄧龍覺着背後有人追來，心內着急，暗道這廝追來，待我將他結果了，然後好找尋大哥與黃兄弟。想定了主意，見前面屋上有一垛分開的五嶽朝天牆，越過牆去，將身伏在牆下，待那薛豹過來，出其不意，把他一鉤斬了，豈不省事。那曉得這薛豹乃薛家五虎之中，最利害的東西，年紀雖然頂小，本領却是獨大，外號人稱飛駝子，又叫五采蛇，使發了一對鐵拐，隨你千軍萬馬，也能滾出滾進，而且

性情乖覺，知謀頗多，雖不及笑面虎，却也詭計多端，機靈得很。他見鄧龍越過分關牆去，心上就疑着這個招兒，却不直躍過去，有意從那邊繞道而行，反到了鄧龍背後。鄧龍見勢頭不好，即便扭轉身來，恰好飛駝子奔到，就是左手單拐，豁的夾背敲來。那賽姜維將右手鈎擋鐵拐，將左手鈎分心便刺。列公，鄧龍用的傢伙叫護手鈎，俗名叫做虎頭鈎，却是怎樣的一件東西？這件軍器在十八般之外，共有兩柄，各長三尺六寸，其形似劍，兩面有鋒，他的頭上却是灣轉三四寸，好像鈎子一般，所以又好向前直刺，又好向裏鈎拖，又好兩面斬砍，又好鈎開人家的傢伙，若是個流星鎚七節鞭連環棍，這許多利害軍器，遇着他，更加是尅星了。而且他的捏手柄上，更是希奇，與那刀柄劍柄斧柄全然各別，却與半月方天戟無二，戟尖頭反向下生，將手捏在方孔之內，若遇刀劍削他手指，却有四圍護住，所以叫做護手鈎，是極利害的軍器。只有他破別的，沒有別的去破他。單單遇見了鐵拐，好似下屬見了上司。且說薛豹見鄧龍一鈎分心刺來，將右手單拐一靠，趁勢把右手拐一折，直冲他的腰肋。鄧龍見來得快當手活，將身一閃，旋轉來將雙鈎攔腰而進，使個玉帶圍腰之勢。這赤練蛇薛豹，就使個雙龍出海之解數，將雙拐往下一沉，向左右分開，順手還他個樵子劈柴之勢，二拐一齊而下。賽

姜維把頭一偏，將雙鉤使個王母獻桃，架開雙拐，趁他蕩開之際，撒下左手鉤，側身回轉，名爲敬德倒花鞭，一鉤削他的右腿。赤練蛇右腳退步，向後一偏，就將雙拐往下直沉，喚做刀劈華山，將鉤蕩開，再又還手。二人鉤乘拐當，拐去鉤迎，戰了十幾個回合，赤練蛇見贏他不得，想一條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方世杰驚走黃天霸 賽姜維誤入望山堂

話說白面狻猊甘亮，單見三人追趕天霸過來，不見鄧龍形跡，心中納悶，暗想鄧龍那裏去了？轉眼之間，天霸已到，甘亮便問黃賢弟，我家老三那裏去的？天霸說：不要被他們戰住在那裏，俺與你去找尋一會。甘亮說使得。二人正要回身，那後面追的人已到，只有方世杰却先追到，離着黃天霸只有七八丈之遠。這老賊看見他二人站立屋脊之上，好似等候廝殺的光景，那後面薛龍薛虎隔着尙遠，若是單身向前，又恐他們的飛運利害，不如先下手爲強。他就一路用心算計，早把弩箭筒捏在手內，視定天霸的咽喉，哧的一弩射來。這枝弩箭正貫頭髮之際，把頭髮鏟去一路。天霸知道毒弩利害，有名的見血封侯，此時無心廝殺。方世杰也怕他的飛鏢，任他逃躡。後面薛龍薛虎趕到，便問方員外何不追趕？方世杰說：這廝被我射了一藥箭，少不得回去也是個死；况

且這個長鬚的，好像江南甘亮，善用嚮鏢，四海聞名，與俺們素無仇恨，由他去罷。薛龍薛虎明知他胆怯，只得說方員外言之有理，咱們回去看看三弟的傷重不重哪。方世杰就同薛龍薛虎同轉荷花廳，仍到露台上落下。這的時候，薛彪剛將金瘡藥與老三敷好，見他三人到來，告訴說三哥中的暗器，並非天霸的金鏢，却是有鈴兒的嚮鏢哪。一面說，一面將鏢拿出，與薛龍等觀看。方世杰說如何？我說這廝像似甘亮，我六七年前，到亳州做踏賣買，遇見一起大鏢銀，二十輛太平車，盡是大寶，旂號上並沒鏢局的記號，單只紅布上畫一隻白粉的獅子。我見了這位達官認他不得，就打聽人家，這是那裏鏢局裏來的？大家都說老客人，這就是上元縣的甘亮甘教師，都認不得麼？你看他旂上畫的白獠貌，便是他的外號兒。他的飛鏢有三個鈴，發出來百不失一，有名閻王的帖子，我所以認得他，像貌極其體面。薛龍說：老員外一些不錯，准是他了。你看這鏢上不是刻着一個小獅子嗎？薛虎一瞧，果然有隻獅子在後頭。薛彪說：我倒沒留心，也過來瞧瞧，說道：裏面還嵌着白粉呢，只是小得很哪。方世杰說：怎的共天霸一路呢？咱們倒要留神纔好。回頭一瞧，便道：五賢姪那裏去了？薛龍說：他也跟你們上去的，你們沒見他嗎？薛虎同方世杰都說忙亂之間，不曾留心他。那知方士杰同了薛龍薛虎，

復反身上屋面來尋找的時候，各處看過，並無踪跡。你道那們二人那裏去了？原來飛駝子薛豹，見戰不下鄧龍，心生一計，他便假做力怯，漸漸退後詐敗下來，把鄧龍一步的引他到望山堂而來。鄧龍再也不去追他了，實因這赤練蛇心刁意惡，到了望山堂屋面之上，直退到滴水簷前，假做兩足踏空，背翻身跌將下去，叫聲哎呀不好了！嘆的躺在庭心，庭心內却是假山，薛豹跌倒在地。他便飄身下來，腳踏實地，舉起右手鈎砍去，只見薛豹就地一滾，望着假山洞內鑽了進去。鄧龍叫聲小輩，望那裏走？俺鄧龍若不殺你，也不叫做賽姜維了。一下子跟進假山洞來。那知薛豹早已穿到消息的地方，把機關抽動，只聽豁辣辣一聲響亮，假山忽然坍倒下來，把鄧龍壓在中間。鄧龍喫了一驚，好似天翻地覆，連自己死活都沒弄清楚，定了一回神，惟有閉目等死。且說飛駝子薛豹，把鄧龍壓在假山洞內，心中大喜，就上面跑回來。這假山做的靈巧非常，此時方世杰同薛龍薛虎各處偏找不着薛豹，正然走到望山堂左近屋上，忽聽得崩坍之聲，一齊躡到望山堂屋上來，向庭中一看，正是赤練蛇，在假山上面過來了。四人一同回到廳上，赤練蛇薛豹意氣揚揚，精神百倍，把方纔躍上屋去追趕奸細，與賽姜維鄧龍廝殺，把他引到望山堂壓在假山內，一套言語細述一遍。薛龍說：我去架起石

條來，瞧着瞧着，他死也沒死，若還活着，將他審問一番。薛鳳說：此人與五弟戰個敵手，眼見得有本領，若沒有壓死，把石條架起時，他出來拚命，就費了手脚了。今後莊子內外水旱各路，須要多添莊丁，加意防護，他們必然再要來的。薛豹、薛虎、薛龍，叫家人把殘餉撤去，重整杯盤，陪方世杰飲酒談心，直到天明，我且慢表。再說黃天霸同着甘亮下了莊院，仍由舊路，依着柏樹順轉，松樹左轉，來到前處。天霸走進林內，在樹叉內提出兩個巡丁，一刀割斷了帶子，回身出來。甘亮贊道：黃賢弟精細哪！這巡丁放得很好，不然被薛家兄弟曉得，審問出洩漏道路的話，他們把松柏砍去了，我們就難進去了。如今這兩個奴才饒他，不敢說出被捆的話來。我先交代這兩個巡丁得了性命，在草內尋找得鋼叉與柳籠燈籠，悄悄回去，果然不敢去聲張。到了明日，薛龍查問水旱各路，巡丁都說沒有奸細前來。薛龍罵了衆人一頓，吩咐今後須要小心。衆莊丁諾諾答應，這事就瞞過去了。且說黃天霸與甘亮來到江邊，並不見鄧龍踪跡，不知此番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尋朋友有心臨險地 傳捕役無意得功名

却說金鏢黃天霸，白猿猴甘亮同至江邊，不見鄧虎踪跡，天霸心中好生難受，好歹要

尋見鄧龍，方不失個義字。便道：甘大哥，你看王殿臣的船，就在蘆葦之內哪？趁此無人，你先上船渡了，仍到原處躲藏；待俺回進莊上，務要尋找鄧三哥一同前去。二人復反身依着舊路進來，遇見巡丁，早就避匿林中草內，等巡丁過去再走。幸而識了路徑，不多時便到莊院，躍進裏面，各處找尋並無影嚮。天霸好生焦燥，同着甘亮一路來到望山堂屋上，聽得下面有人說話，伏在瓦楞之內細細竊聽。原來薛豹正在告訴薛龍、薛虎，將賽姜維、鄧龍壓在假山洞口，生死未知的話。後來四個人都回到廳上，天霸、甘亮在屋面上一路跟來，又聽他們告訴薛鳳一番言語。甘亮情知不能相救，只聽得金雞三唱，東方漸漸發白，甘亮扯着天霸一同出來，依着熟路，容易進出，不多時來到江邊。遙見蘆中有人過來，聽得一聲唿哨，吩咐從人急急拔動水槳，那船猶如箭矢一般的過來。天霸、甘亮跳上舟船，立命掉轉頭來。王殿臣說：鄧三哥還沒到來哪？天霸說不要說起，鄧三哥被他壓在假山內了。王殿臣說：只件事到有些棘手。拉正在談說，這船方出得港口，那知被巡船瞧見，在港中出來，扳着飛槳追趕上來，口中喊道：港內出來的甚麼船？快停住了，問明白纔好走哪？王殿臣吩咐從人，快快用力扳划，一面回答，說你瞎了眼嗎？我們靜候公事的船來，甚麼窩內窩外，我的鳥巡船一路緊追喊道：我看

明明白白，你們從桃花港裏出來，莫非是賊船到窩內偷盜，快快停船。若不停船，咱們要放箭哪。天霸從艙內瞧見巡船上，共有五六人，扳槳的扳槳，把舵的把舵，一個站立船頭，扯着弓正要放箭。天霸一見，氣往上升，回手摸出一隻金鏢，等來船搆得着，嚇的一鏢打去，只見拉弓的人撲咚一聲，跌在江裏去了。巡船上慌了手脚，那拿舵的莊丁，見他們打死了巡船上人，連忙取出鑼來，噹啷啷一陣亂敲，頃刻間四圍蘆葦內，搶出許多的巡船來了。王殿臣自己動手相幫，好似箭般的快當，衆巡船只得回轉窩內，不必細表。且說黃天霸甘亮一路回到沙家集，進了口子，衆人上岸一齊回到順隆店內，直得上房。計全李昆關泰郭起鳳大家接着落坐，夥計烹茶打臉水，計全便問鄧三弟怎不見回來呢？天霸就把昨夜二次進窩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衆人面面相視，沒有主意。公然說道：昨夜只一踹，雖則失陷了三弟，幸虧裏面底細並進去道路，都打聽出來了。爲今之計，到滄洲衙門去一角公文，說明暗訪大人下落，却在他境內，問他要了通班民壯馬快公差，四號大船，四號艙船，我們衆兄弟一齊同去。去的時節不可聲張，裝做客船模樣，夜間暗暗進去。大家上岸之後，將大小船隻四散停泊在對港，等候接應。捕快差人，不必上岸，都在船內聽令。弟兄們悄悄的進莊，先將大人並三家兄弟救

了出來，護送了上船。只是先要派職司，救大人的只管救大人，救弟兄只管救弟兄，與他們對壘的，只管敵住他們廝殺，若等救到手，就着救的人保護上船，對壘的人就着他擋住追兵，及至上船之後，捕快公人一齊動手，拿捉追趕的人，這就叫軟進硬出，你們衆位斟酌可使得嗎？甘亮說也好行得，只是一件，依你這樣說來，但恐弟兄們太少呢。關小西說：滄洲城內的參將城守，難道境內出了這樣惡霸，做出潑天大事，還不該去嗎？甘大哥我看李三哥之計很可行得。甘亮說：除了此計也無別法，只得如此幹去。只要大家協力同心，必然事成。天霸立刻備了文書，從人備馬過來，親自到滄洲城內。天霸投了文書，將薛家窩劫去，大人告說了一遍。州官嚇得一驚，一面命人請參將崔老爺，城守關老爺，千總刁老爺，立刻來到，有要緊的公案。家人領命而去，不多時三位武官都到衙前伺候。黃天霸同計全、李昆、辭別魏知州，與崔關刁三位武官出了衙門上馬，帶着通班公人捕快就此出城。那知無意之中，遇見一個緊要之人，正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要知所遇何人，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五回

白狻猊定計沙家集

黃天霸二進薛家窩

却說吳成帶領了二十名莊丁，自己除下了金箍，打了髮辮，改扮賣買人的模樣，渡過

對岸分派衆莊丁分頭到各處緝訪黃天霸關小西這一班人的住處。自己單代一個從人，到滄洲城內落下寓所，在州衙左近。吳成在城內各處閒逛，忽聽背後一人叫聲：「這不是靜師父嗎？」吳成回過頭將他一看，忽然省悟，原來是臥牛山的小頭目，叫做薛國祥。當時跟隨蔡猛花豹來到玄壇廟會過面的，後來逃得性命回去。李天壽到了山來，將玄壇廟之事，告訴東方雄一遍，東方雄打發薛國祥到滄洲城內打聽消息。當時吳成說道：「薛頭領到此何幹？我們喝酒去罷。」就到前面一家酒市，二人同着從人都進店內，叫夥計快拿酒壺來，搬上些下口的東西。薛國祥開言，便問靜師爲何如此打扮？小人一時不敢叫應哪。吳成嘆了一口氣，就把前事告訴一遍，如今因爲打聽天霸等住所，故此仍改俗裝。到了城內並無踪跡，各處派去的訪事人，還沒來回覆哪。薛國祥說：「現在令師李寨主，也在我們山上住着，因此我家寨主吩咐我出來，探聽你們的消息。既然遇見了師父，曉得了情形，我先回山覆命，靜師父何不也到山去？」吳成說：「現因薛家弟兄義氣深重，十分相待，只得就在薛家窩住了。你若回山，相煩你傳話，在我師父面前，並東方寨主處請安。吳成搶着會了酒鈔，同出店門，二人拱手到底，薛國祥同了伴當回轉臥牛山上去了。且說吳成同着莊丁一路向州衙前走來，恰巧黃天霸同

了崔閻刁三位武職老爺，帶領通班捕役出州衙而來。吳成一眼就瞧見了天霸，閃的轉入小巷口躲避，等他們一行人走過去了。吳成同着莊丁從小巷內出來，遠遠的跟着他們走，看他們往那裏去的地方。將進城門，不防背後計全同李公然閒逛着走來，那計全這雙眼睛有名的神眼，何等利害，早已認出是吳成來了。就把李公然的手擊了一下，把吳成的背後身一指，輕輕說李五弟認得他嗎？李公然仔細留神一看，說計大哥可是吳成罷？計全說還有誰呢？我與你一前一後守着防他跑了，待我來動手。公然把頭點了一點，搶一步走到吳成面前，把去路阻住，後面的計全伸着左手，搭在吳成的肩上，叫聲吳大哥到那裏去？吳成聽了，只道自己弟兄，將頭回轉來一看，認得是神眼計全，那裏還有魂咧。正欲逃走，早被計全將頸項扯住，用盡平生之力，將他直銜下去。那吳成不曾提防，被他栽倒在地。李公然將膝蓋抵住他的脊背，將吳成四馬躡蹄，纏了個結實。那吳成的從人看見事情不佳，早已趁着熱鬧，一溜煙逃出城來，在街坊上打聽了底細，知道被施公手下姓計姓李的擒住，同了黃天霸並三位武官，帶領捕役同到沙家集去了。立時撇開兩腿，奔回薛家窩送信去了。天霸得信聽說擒了吳成，心中大喜，停住了馬，等候押了吳成到來。計全李昆都說仗黃兄弟洪福，吩咐馬快

班頭用木扛扛了吳成，叫從人牽過馬來，崔闔刁三位老爺都來賀喜。計全、李昆、謙遜了幾句，大家上馬興匆匆回轉沙家集，來到順隆店內。掌櫃的見來了許多人，連忙出來迎接，上前一看，本城的參將城守通班捕快全來了，心內驚慌。黃天霸吩咐快備豐盛酒筵，不用驚疑，俺告訴與你知道：俺們衆弟兄，乃總漕欽差大人施仕倫手下的步將，因爲剿除薛家窩的惡霸而來，今日在你店中住歇，你把別的主顧盡行回却了，將店關閉無事。掌櫃的諾諾連聲，扒起來去了。天霸先叫將吳成關在空屋之內，輪流看守。且說甘亮、關泰等，見了崔參將關守備，刁千總，各各見禮，彼此通個姓名，夥計端上酒席，衆弟兄一齊坐下，飲了三杯。天霸開言：施大人與弟兄們陷在薛家窩內，死生難測，要去救時，以速爲貴。今夜費衆位弟兄並三位老爺大力，須要協力同心，一戰成功。只是這裏沙家集，可有小船沒有關守備說多着呢？此地是個運河的口，船隻極多。天霸就命關守備先去備下四號浪裏鑽，停在北口江邊等候。關守備答應去了。不多時，關守備回來說：黃大人船隻照說齊備，都在北口等候了。大家飲了一會酒，用了饅食，却有二鼓光景，衆人站起身來，各去扎束停當，隨帶了應用物件，隨身傢伙，叫那捕快公人全都帶了軍器，吩咐從人看好了要犯，衆英雄悄悄出了莊門，一齊到沙家集。

北口下船，不知此番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黃天霸誤投問路石 薛莊丁回窩送急信

却說黃天霸同了衆兄弟，并崔關刀三位武老爺，五十餘名公人馬快，自己七八個從人，各執長鎗傢伙，出了沙家集北口，望見江邊一字兒排着四隻麻陽大船，四隻浪裏鑽板槳船。黃天霸對了三位武官說道：你們三位各領十多個公差捕快，登在四隻大船上，停泊在薛家窩對江等候，聽我們打唿哨，一齊開出來助威抵敵。只見那姓刁的千總回答說：黃大人吩咐得極是，我等敬遵軍令；但卑職本領雖則沒有，若說高來高去略還懂得，大人若有差遣，萬死不辭。天霸聽了大喜，便問刁老爺怎的也會夜行工夫，這是極好。說是如此，你到底甚麼出身？刁千總面上一紅，說黃大人問下來，卑職不敢隱瞞，我本是夜行人出身，一枝桃謝虎是我師兄，我叫做草上飛刁慶，後來棄邪歸正，在營內喫糧，承蒙管帶提拔，逐漸升了千總。說話間早到了船邊，崔關二人叫公人捕快分坐四隻大船，望上流頭使去。甘亮說：黃兄弟，既然刁老爺一同進去，咱們總共八人，分駕四隻小船，每船上兩個弟兄，兩個從人，恰好均勻了。天霸說：如此甚好。說着就同甘亮一船，關泰同刁慶一船，計全同李昆一船，殿臣同起鳳一船，那從人都都紛

紛下船。黃天霸把手一揮，衆水手扳動飛槳，四只浪裏鑽好像在水面上跑馬射箭，望着前面大船追趕上去。天霸說：這不是前日來的港呢。甘亮說：管他媽的是不是，我們橫豎曉得了進法，只要依着松柏記認，到處可通莊裏，若要一定舊路，此處港汊嘈雜，耽擱了時候，被他們巡船看見，就有許多壞處了。天霸說：大哥說得不錯。那後面三隻浪裏鑽也跟進港內，天霸吩咐停船，八位好漢一齊上岸。甘亮吩咐從人不用出去，此地多是水葦蕩拉，只要將船拔到水葦中間，水手依着叮囑，安排扳進蘆蕩等候主人，不必細表。且說那六位英雄，跟着天霸甘亮頭領，各施展夜行工夫，直奔莊院而來，依着前法，不管路寬路窄，大道小道，見了松樹就向順轉，見了柏樹就向左轉，不多時已到了莊院。列公這薛家窩到底甚麼圖形呢？他那裏四面是水，中間是一片平陽之地，好是一隻伏虎，頭向南方蹲在江中，別無旱道可通，所以風水極好，當出虎將。可惜薛氏兄弟不歸正道，以致不得收稍。他們造這莊子就放肆得了不得，雖然地方不大，周圍也有一百方里，他莊子差不多到有二十里，圍牆房屋四面接連，成個八角式的形狀，東西南北開四個莊門，出入別無他路可通，豈不成一座城池了麼？不過沒有城牆罷了。他把朝南的一面當做正門，莊內西北角上並無房屋，都是膏沃之地，良田數千

畝，外面障着堅固土城，所以他的莊子莊丁共千餘人，都與他耕田種地，年年十分收成，又不完糧，故而越弄越富，起了不善之心。私藏軍器，暗做埋伏，裏面也有街市，與城內一般。此番衆好漢進來的地方，叫做大樹港，港內進去，正在東南角上，並無莊門的所在。天霸說：衆位哥哥們，你看這薛家窩，怎的成就這好哪！團團數十里，四面都是叢林密樹，包住了只莊子。甘亮說：咱們進去，看明了路道，方可下手。衆好漢施展飛簷走壁之能，撲撲大家躍上圍牆，就那有屋處進去。天霸細細瞧看一回，說道：公然哥哥，你往右手東去，就是花園，只要找尋長廊盡頭六角亭，就好救李何二人了。李公然點頭，在屋中直奔東面去了。天霸吩咐計全、關泰、刁慶、王殿、臣郭起鳳五位好漢，四散埋伏屋面上，若有風聲，彼此救應。五人依着他言語，四處分開去了。天霸自己同白面猴兒、甘亮，向左首直奔望山堂而來。到了屋面之上，看庭心中的假山，依舊前日的樣子，並沒架起哪；向堂上望去，寂靜無聲。天霸投了一塊問路石子，側耳細聽，毫無人聲。那知壞了事了，這塊小石子不過核桃大小，拋在假山上面拍的一聲，望着石邊閣碌碌滾在下面，遇着一塊假山石上，撲的一激，也是巧事，只石子望着旁邊花牆內雙錢內直跳出去，那花牆外面却是迴廊，石子拍的落在方磚地上。恰巧有一個尷尬人經

過，聽得聲音，仔細一看，原來一塊小石子。偏偏此人是個行家，曉得是問路石子，必定有夜行人到了。輕輕的走到牆邊，在花牆眼內瞧看，正見黃天霸同甘亮飄身下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薛鳳的老婆，一枝桃的妹子，名叫謝素貞，善用兩把雙刀，飛簷走壁的好本事，還有件暗器，發出拿人，百不失一。只是這個時候，他還不知道出來做甚麼？其中有個緣故，只因跟隨吳成的莊丁，見吳成被計全李昆拿住了，他就趁着熟路，一溜烟逃出城來，打聽了底細，慌忙回轉薛家窩通信，一口氣奔到江邊渡河過來，進得莊門。薛龍薛虎正在書房內與方世杰說話，方世杰問薛鳳的鏢傷如何？薛龍回答不妨事，幸而不是藥鏢，打在硬處，調養兩三日就可痊愈。方世杰說：此番他們失陷了一個鄧龍在此，不免再來尋事，況且防備他調官兵到來攻打莊子。薛虎正要起身，只見跟隨吳成去的莊丁，慌慌張張跑進書房來，見了薛龍打了一個千兒，就把吳成分路出去打聽，自己同着小人進滄洲城，住在州衙門前客寓，今日早晨遇見一個朋友，叫應吳師父，同到酒店內喫酒，聽說是臥牛山的蔣國祥，下山打探消息，說起活閻王李天壽現在山上，東方寨主十分要好，吳師父把自己事情，對他說了一遍，寄信他師父到薛家窩來會，商議報仇雪恨，設法劫救薛酬員外，並臥牛山兩位寨主。後來這蔣

國祥回轉山上去了，我們爺兒兩個出了酒店，走到州街，正見黃天霸請了滄洲城內崔中軍關守備，並州衙內通班馬快一齊出城。吳師父同小人遠遠跟着他們，不料背後來了二人，出其不意把師父捉去。小人逃出城外，打聽明白，這兩個人叫做計全李昆，他們都住在沙家集客店內，只怕要來相犯我莊。小人得了這個消息，命都不要了，一口氣跪回來稟告大員外知道。只見薛虎提了撲刀真奔出去，不知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方世杰回取薰香盒 謝素貞大戰白狻猊

却說薛虎聽得莊丁說話，提刀要去劫救吳成。薛龍一把扯住，喝道：「馱子這等容易嗎？你只仗血氣之勇，凡事須商量，豈可莽撞？」薛虎方才氣呼呼的坐。方世杰說：「不要忙，我自的道理，包管救得吳家兄弟。」且說薛龍請問方世杰有何妙計，救得吳成。方員外說：「如今曉得他們的住處就好說了，只要到黃昏過後，悄悄去一兩個人，到沙家集去尋着他的住店，暗暗進去用薰香把衆人一齊悶倒，將他們一人一刀殺個乾淨，然後將吳成代了回來就完事了。」薛鳳三人便問莊丁回來送到甚麼急信來了？薛龍就把此事細說一遍。薛鳳說：「他們既然請了中軍守備通班捕快，料想今夜不來，必然歇息一

夜，明日盡前攻打，或者明夜前來偷殺。常言道：先下手爲強，慢下手遭殃。方員外既肯相助我們弟兄，事不宜遲，現在還是午牌過午，日子甚長，速備快船，架起八只倒拔槳，就請方老員外到府上取了薰香盒子，趕緊回來。此地到方家堡來回不過四十里足路，吩咐莊丁兩班人替換着，拚命趕路，到二更天就可以回來，趁今夜前去將他們結果了，省得明日來驚動莊上，把天大一樁事情化爲烏有，天下的綠林好漢，都得着方員外的好處，我等弟兄不消說的，感恩不盡了！方世杰聽了薛鳳之言，慨然允應。薛氏五虎一齊站起來，對着方世杰一拱到地，說快去準備一隻浪裏鑽，趕緊送方員外到方家堡，限二更准要回莊。薛彪答應出去，不多時進來說：船隻水手一應齊備。薛家兄弟相送方世杰到了船上，一拱而別。這莊丁扳動八槳，那只船如飛的一般，望上流頭去了。再說薛氏五弟兄回到書房，薛龍立刻吩咐將合莊莊丁傳齊，叫他們四散在屋內各處看守，上下半夜替換巡視。薛彪說：但是上房內院都是女人所在的，離道也叫他們巡走不成？薛龍說：只個容易，相煩你三嫂嫂辛苦些，他有八個丫鬟，亦有些武藝，亦可相幫替換，在各處房頭看守保護，一有風吹草動，就把警鑼敲起來，外面就好救應了。薛鳳說：如此甚好，一准依計而行。到了裏面對老婆謝素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謝素貞答應，到了晚上，花手帕將烏雲裹住，加上生得標緻，好似嫦娥降世。正在內院梭巡，忽見這塊石子，他本是個女賊，豈有不知是夜行人的門道，在牆孔內望見二人從屋上飛身而下，落在假山上，聲息全無，知道是有能耐之人。這謝素貞打量這年輕的，腰間掛着鏢袋，准是黃天霸。這今日自來送死，正好替哥哥謝虎報仇。他便悄悄的轉到院外而來，一面教個丫鬟到丈夫伯叔面前送信，自己先到望山堂來，埋兩個奸細。且說薛氏兄弟用過晚膳，只等方員外到來，就叫飛駝子薛豹跟隨了他，就將原船走水路，直到沙家集行事。一面早已差兩個能幹家人先到沙家集，打聽天霸寓所，打聽着實信，約在北口孫家酒店相會報信，免得臨行找尋。諸事停當，聽那巡更的打過三更，只不見方員外回來，薛氏弟兄正在心中焦躁，只見莊丁出來通報，說對港來了四號麻陽船，每船上連水手約有二十來個人，故此特來稟報。笑面虎正欲出去，就見裏面簾子扯起，跑出老婆房內的丫鬟，慌慌張張的說道：望山堂內有奸細！薛氏弟兄聽得，各人拔出兵器，一齊進裏面而來。且說天霸同甘亮飄身而下，甘亮將身閃在太湖石背後，只見進來五個巡丁，手內刀的刀，鈎的鈎，在裏面屏門背後出來，一路出庭心，走上假山而來。內中一個莊丁說道：今天操演了半天，還要巡夜，時候三更天

快來了，換班的還不來替哪？這樣日長天氣，夜裏沒睡，我實在熬不住了！一個說：我們到水牢門口走了一趟，還到屏門背後睡他娘。一路說着，已上假山。甘亮提了撲刀在石峰背後等着，那說話的兩人剛到石峯旁邊經過，甘亮等他過來，將刀從背後削去，那巡夜見石峯背後閃出一個好漢，手中雪亮的鋼刀，嚇得魂不附體，要想轉身逃走，那裏來得及呢，只喊得一聲快走，有了奸細了！就被甘亮一刀一個殺了，一個望後一跳，從假山上滾了下來。甘亮正要上前結果那廝性命，只見旁邊廳內簾子灼的一掀，躡進一個標緻臉的婦人，渾身打扮得俊俏，手執一對鸞刀，好似燕子一般的飛跳過來。甘亮迎下假山，直搶上望山堂大廳而來。那婦人叫一聲奸賊大膽，敢來送死！說罷兩把刀朝天切菜當頭劈下。甘亮將撲刀往上一迎，謝素貞究竟是個女子，氣力有限，怎敵得白面俊貌的神力，噙的一嚮，兩把刀向後直蕩開來，把大門開的直了。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甘教師大戰五虎 黃副將獨救主人

却說謝素貞氣力單弱，虧的輕身跳縱的本領却是頭等，當時被白面俊貌甘亮一刀砍來，躲閃不及，叫聲不好，趁着仰後之勢，只得背翻身直慣轉去，跌個仰面朝天。甘亮

踏一步上前，正待舉刀便刺，那知這婦人身法快當，把兩只小脚一挺，把身子在地上閣碌碌一個地滾，撲的跳將起來，一雙鋼刀向着甘亮攔腰便刺。甘亮見他身子靈便，暗暗稱贊：好一個女賊，真有能耐！又生得端正，可惜嫁錯了人了！想着了一樁事情，暗想不可傷害與他，留他一條性命也是陰德，後來却有用處。若說謝素貞與甘亮交手，隨你輕身蹤跳，僥倖一時，總不出十個回合，丟了性命。皆因甘亮有了存心，手下留情，所以在望山堂上，兩個跳來跳去，戰了十多個回合，殺得香汗淋漓，呼呼喘氣。薛鳳第一個上前，手揮七星寶劍，對着甘亮分心就刺進來，甘亮將刀格開；那沒毛虎薛龍夾背的一刀，甘亮扭轉身來，蝦蟆腰躲過；薛虎的撲刀泰山壓頂勢，臂下甘亮將刀架開；那飛駝子鐵拐從脚踝骨上直掃過來，甘亮一躍而過，照准薛虎連肩搭背的一刀砍去，轟天炮用盡平生之力，將刀往上迎來；幸得病太歲薛彪背地裏偷步過來，在甘亮後心一刀戳來，甘亮覺得有人暗算，將身一側收轉刀來，使個拖鞭勢，嚙的嚙薛彪的單刀蕩開，那邊笑面虎的寶劍又砍來了。甘亮不慌不忙，力戰五虎，全無懼色，只是要還手却也來不及了。那謝素貞見五弟兄來了，他便撇了甘亮，一心要找對頭的仇人，飛身跳上假山，過去尋天霸去了。且說天霸過了假山，轉過灣，却見一片空地，對面有

個月洞門，兩扇朱紅漆的蝴蝶門關着，金亮鑽鑽在上面。門旁一條大板檣上，兩個莊丁面對面的騎馬勢坐着，中間排了一碗酒一碗肉，你呷一口，我呷一口，正然喫得高興，不防天霸斜刺裏直奔過來，上起一刀，先殺了一個，那一個還有魂嗎？只叫得一聲好漢，那饒命二字還未出口，哧的一聲，腦袋早已落地。天霸將刀砍去鎖頭，推開那蝴蝶門向裏一望，却是二丈見方一大間屋子，四圍盡是石頭砌成，下面好似石駁岸，有六尺多深，方到水面。那位施大人垂頭閉目，梆在中間柱子上面，只露出上半身子在水面上哪。天霸見了施大人這般光景，不管水的深淺，向着水牢內撲咚便跳，幸虧只有三尺來深，將施大人抱住腰肋托將起來。走到門邊，叫大人扒在石駁岸上，自己跳將起來，然後將大人扯到上面。施公方纔開眼，說快快離此險地。天霸連聲道是也。顧不得身上淋漓，把施公挾出水牢門，自己蹲下身子，叫大人伏在背上，忙將腰內帶子解下，拴上在胸前，打一個蜻蜓結兒，站起身來剛纔舉步，只見劈面跑進一個婦人，渾身緊靠，手執雙刀，知道必定是謝素貞了。平日聽見計全說起，他善用飛抓拿人，百發百中，一眼瞧見他腰懸兩個袋兒，不消說是暗器。今日撞着這賤人，到要留神。想着將手中刀一擺，迎上前來雙刀便砍。謝素貞叫聲奸賊！擅敢到來偷盜凶人，自來送死。說

罷將雙刀往上迎來，二人放膽兒廝殺。只因天霸渾身濕透，衣袴捲住了兩腿，更加背上駝着大人，因此閃了風，漸漸抵敵不住。此時屋面上的關太計全、刀慶、王殿臣、郭起鳳，難道睡着嗎？却也全來的了。方纔天霸同甘亮進來的時候，他們五人在屋上四散分開，都在上面留心各處的動靜。那起鳳的地方，離着望山堂最近，正在屋面驚行。鶴伏四面兜抄往下面瞧看，但見巡丁們背着兵器，穿來走去，並無靜動。來到望山堂左近，就聽得叮叮噹噹兵刃相接之聲，依着聲音走到望山堂屋上，聽得底下正殺的熱鬧，將身伏在簷頭往下探看，正是薛家五虎圍住了甘亮廝殺之時。要想下去幫助甘亮，又恐自己本領平常，寡不敵衆，正在躊躇，要想去知會關太計全等四人一同下去，并力廝殺，只見他們四人如燕子般的來了。原來計全在屋面上側耳細聽，聽得腳下有人講話之聲，屋內燈光射到庭心。那計全悄悄的走到簷前，將脚尖鉤在瓦楞，做個倒掛金鈎之勢，將身橫掛簷頭，倒瞧屋內，正是薛家弟兄講說。方員外還不回來，隨後莊丁來報對港有船停泊，來歷不正的話。薛鳳正要出去，只見薛氏五弟兄各拔出兵刃，如飛的直奔進去。計全得了此信，知道走了風聲，心中喫驚，連忙翻過身來躍上屋脊。關小西見了，跟着過來。計全打了一聲唿哨，依着他們走的方向，撒腿就跑。那王

殿臣與刁慶聽得計全打唵哨，知道下面有變，望見計全飛奔過來，也就跟着計全追趕上來。刁慶指着一處說：「我們快去。」只見前面屋簷之上伏着一人，正是郭起鳳也。瞧見他們了，連忙把手打過照會，膽也大了，將手中雙鏢一擺，撲的跳下面，叫聲惡霸休得猖狂！老爺來結果了你們性命。舞動雙鏢直奔，隨後屋面上關太計全刁慶王殿臣一齊飄身而下，大喊一聲，四人齊上。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神彈子有心打薛鳳 黃天霸無意中吳成

却說白猿貌甘亮恨不能脫身，正在爲難，忽見計全等五人齊到，他便抽身躡出庭上，躍上假山，直奔過來。只見黃天霸汗流滿面，十分危急。謝素貞要想用飛抓拿他，只因跳不出圈子外來，一味的把兩柄綉鸞刀直上直下的緊逼。那天霸背着大人在身，跳躍不便，聽得外面亂紛紛，又在那裏廝殺，心中正在着急，忽見甘亮搶步進來，直奔了謝素貞了，自己有此空隙，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天霸背了大人從假山上跳到屋面，往外撒腿飛跑。且說計全等四人奔上望山堂來，計全接着薛虎，王殿臣戰住了薛龍，關太與刁慶二人共戰薛豹，連了郭起鳳薛彪九個人，分作四對兒相并，旁邊衆莊丁共掌了燈毯亮子，吶喊助威。只有那笑面虎薛鳳空閒，提着雙鋒劍東斬西劈，忽見天霸

背了一人從假山上躍上屋去，明知把不全盜了，這還了得？慌忙撇了衆人飛身上屋，瞧見天霸在前不遠，他便緊緊追趕上來，大叫莊丁們快快阻擋奸細，不可放走了！下面莊丁一齊答應，蜂擁的趕奔前來。天霸正在奔逃，聽得有人追趕，暗想我背了大人，廝殺不便，況且被謝素貞殺了一場，如今再難對敵，若再耽延時刻，被衆莊丁圍裏住了，怎的脫身，不如待我賞他一鏢，方能出去。想定主意，一回手向袋內掏出一隻金鏢，照着那薛鳳劈面打來。薛鳳將頭一閃，這枝鏢從耳旁擦過，噹啷啷在瓦楞內去了。天霸見他打不中，越發心慌，連打三鏢俱被他躲過，那時已被薛鳳追上。天霸見他已到背後，惟恐傷了大人，只得回身抵敵。薛鳳把七星寶劍直刺過來，天霸正待將刀招架，忽聽得一聲弓弦響處，薛鳳應聲而倒。天霸聽了喫一驚，抬頭望上一看，原來神彈子李昆跑到面前，說黃兄弟，咱們且救大人上船。二人一同直向前奔，下了莊院，出了薛家窩裏，不多時殺到江邊。二人連打唿哨，崔參將關守備聽得，將大船直放過江。天霸背上大人跳上麻陽船，便說李五哥，他們都在東南角上混戰，未知勝敗如何？你且接應他們，俺保了大人先回客寓了。李公然把手一揮，說老兄弟放心罷，掉轉身來回進薛家窩去了。天霸吩咐關守備帶領二號大船仍泊原處，接應他們要緊。自己同着崔

參將駕了二隻大船，二十餘名公人捕快，保護大人。看看將近沙家集到來，忽見遠遠的一隻小船，架着八把板槳如飛的過來。天霸眼快，就見船內水手之外站着兩個人，都認識，前面的是方世杰，後面的便是飛山虎吳成。原來方世杰回到方家堡，取了薰香盒子，立刻下了船，一路回轉滄州，心中想道：不如我先到沙家集，同吳成回轉窩中，教薛家兄弟佩服我英雄手段。心中想定念頭，吩咐莊丁不回窩內，先到沙家集而來，直奔孫家客店，與探事莊丁相見。莊丁便說老員外，小人們打聽的明明白白，他們都在南市順隆店居住，公差人等住在外面，施不全手下的賊將都住裏面上房。哪方世杰知道了底細，回身出來，直奔順隆店裏面，飛身躡上後屋之上，挨身進去，裏外瞧看。方世杰轉到後面套房之內側耳細聽，只聞得得簾內兩個人正在說話，就向身上取了盒子，將千里火點着，輕輕吹動，將銅管對着簾子內透將進去，立時把兩個家人一齊醉倒。方世杰掀簾進去，但見兩人東倒西歪，只是不見吳成。仔細看來，那吳成四馬拴蹄網着，丟在炕內。方世杰把他拖在外面，一刀割斷繩索，見桌上放了一鉢冷茶，連忙舀了一碗，將吳成灌醒轉來，一時間不能行動，向了世杰道勞稱謝。世杰想他們既到窩中，必有一番爭戰，還須早早回去，便對吳成說明原故，把吳成背到庭心，上了瓦

房，仍由後面落下。一路奔出沙家集，直到江邊跳上船來，把吳成放下，便叫莊丁快快回莊去罷。八個莊丁一聲答應，扳動飛槳，望薛家窩行來。恰巧遇見了黃天霸，帶領二號大船順流而下，早被天霸看見，等得兩船相近，天霸執鏢在後，視定方世杰心窩處的一鏢打來，只聽得哎呀一聲！紅光崩現，撲咚的栽倒船上。不知方員外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郭起鳳貪功被獲 衆好漢江邊受困

却說黃天霸嗖的一鏢，直冲前心過來，方世杰是個行家，連忙將身一側，只鏢插胸而過，却不道正打中了吳成，正中要害，鮮血直流，知道去了性命，只叫趕快回莊。那船來的正快，轉眼間交肩而過，與大船相離已遠。天霸一來保護大人回寓要緊，到了沙家集，黃崔二人並二十名捕快簇擁着施公來到順隆店內，進了上房，天霸快喚從人取衣服與大人，自己亦要換了衣服，排上了酒席，與大人壓驚不題。且說神彈子李五，回身復進薛家窩，依着原路來到莊前，莊前來的巡丁齊齊守着，李公然往後兜抄，躡上房屋，一眼瞥見薛鳳的尸首僵倒屋楞之上，李公然右手提起他辮子，右手扯出寶劍，將首級割下，直跑到燈光之下站住。往下一看，只見一個大庭內心圍繞無數莊丁，各

執刀鎗器械，燈毬亮子，口中只是吶喊。中間薛龍、薛虎、薛彪、薛豹，正與關太計全、刁慶、王殿、臣郭起鳳捉對廝殺，正在酣戰之際。細看薛豹的本領頗好，兩柄鐵拐使得神出鬼沒，那刁慶實在抵敵不住，漸漸刀法散亂。李公然看的清楚，提起薛鳳的腦袋，照准薛豹劈臉打將下來，叫聲看俺的法寶！薛家兄弟留神一看，知是薛鳳的腦袋，個個咬牙切齒，那些莊丁們見了薛鳳的首級，嚇得同聲叫喊，把個謝素貞急得沒了魂咧，虛砍一刀，撇下了甘亮，直奔假山而來。薛豹高叫嫂嫂，背後牆上有人暗算。謝素貞扭轉頭來，瞥見李五從牆上扯開彈弓，正好照着素貞一彈打來。謝素貞見了一點寒星直往下來，即忙將頭偏過，兩旁的莊丁喊道：殺三員外的就是此人哪！謝素貞聽了丈夫被他殺了，把牙關一咬，隨手摸出一塊飛蝗石往上便打。李公然將身急躲，險些打着面頰，知道這婆娘必然要來拚命，我且避他鋒頭，托地躍到屋後去了。再說甘亮見了素貞走了，隨即追趕出來，正遇着薛豹接住廝殺。忽聽李公然在屋上高聲喊叫，說道：大人出去已久，衆兄弟隨俺就走罷。這一時忙亂得很，謝素貞頭一個上屋追趕李昆，隨後關太、甘亮計全、刁慶、王殿、臣郭起鳳各各跳出圈子，撒腿就走上屋。薛家弟兄也上屋追趕。恰巧方世杰到了，衆英雄幾乎被困。且說謝素貞跳上房屋，要捉拿李五，那

知剛纔上屋，隨後關小西緊站着跟上來了，起手就是一倭刀砍上來了。謝素貞只得照着關小西傢伙，二人殺在一處。那薛龍薛虎追上了甘亮廝殺，那薛彪薛豹追上了計全王殿臣廝殺，都在屋面上躡來跳去的混戰。那郭起鳳舞動雙鏢來助關小西，兩人併力齊上，謝素貞暗忖，若不離開他們，被他纏住了，不好下手。心生一計，漸漸往西北角上敗走。關郭二人貪功追去，謝素貞摸着一塊飛蝗石回手打來，郭起鳳將身躲過，看看追上去，忽然瞧見謝素貞又是一回手打來。郭起鳳只道仍是飛蝗石子，急忙一閃，那知一件東西好像漁翁的摔網，金亮亮有二尺大小，揸開五個指頭，望頭上直落下來。起鳳將頭一偏，那裏躲閃得及？煞唧一聲，在背肩抓住。謝素貞將絨繩用力一扯，將郭起鳳拖翻，一把提將起來，往下面兜將落去，喝叫捆了。關小西要待救時已不及。謝素貞緊緊追來，將近莊前，見自己弟兄同上圍牆去了。關小西正到前廳屋脊上面，剛要飛越過去，不料謝素貞一飛抓打將過來，關小西忙把倭刀往上一揮，那知飛抓的絨繩再也割不斷的，這飛抓已在肩背上着了二指，連衣帶肉的抓住。小西叫聲不好，自知性命難保，忽見屋脊前面伏着一人在那裏等候，見謝素貞一飛抓抓住了敵人，正待要扯，就見屋脊那面忽的躡起一條黑影子，原來李昆在前，看見他們追趕

而來，在此等候，意欲出其不意，將這賤人擒了回去。恰巧關小西着了爪子，故此他把寶劍斬斷絨繩，同小西出圍牆去了，一路殺到江邊，不知怎的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草上飛單身救友 王頭目途中洩機

却說甘亮等一衆好漢殺出薛家窩，被莊丁亂箭射住，幸虧甘亮使發了撲刀，在前開路，箭如飛蝗射來，遇着甘亮到處，俱從四面分開。正在危急之時，忽見那蘆蕩中飛也似箭的搖出四隻浪裏鑽，原來這條港恰巧正是進來的路，故此把船扳到港內，搖過來接應。幸而江內巡船都去攔阻大路去了，港內並無阻擋，衆弟兄瞧見自己船到來，打了一個照會，紛紛跳上船來。衆水手竭力拔槳，如飛的向南去了。關守備也就回轉沙家集而去。薛氏弟兄回到窩內，方世杰說明救吳成一節，如今仍被天霸一鏢打死的話。薛家兄弟只得吩咐把船上吳成尸首抬上岸來，一面到屋內把薛鳳死尸拿來，將腦袋縫在一處，備棺木盛殮。謝素貞哭得死去還魂，換了一身縞素，要替丈夫報仇。薛氏弟兄將殺死的莊丁們，一應料理停當，與方世杰商議，要到臥牛山討救兵。再說衆英雄一同回店，見了大人請安不表。再說甘亮等回到沙家集，只見刁慶回來，諒必失落在薛家窩，把窩內動手的話說了一遍，此番雖殺了一個薛鳳，只是失陷了郭

起鳳刁慶二人存亡未卜。施賢臣安慰衆人一番，吩咐款待甘亮，且允以保奏官職。甘亮謙讓一番，回答我等弟兄三人散懶慣了，不願爲官。賢臣稱贊道：「既然甘壯士不願爲官，施某也不相強，還望把薛家窩的事定妥，然後聽憑壯士去留。」甘亮應允。這一天大排筵席，衆兄弟犒賞公差從人。施安施孝、鄧虎及一班幕友一齊都到，見過大人。鄧虎把天津喚戲班將犯人藏在戲箱內暗解進京，交到刑部的話說了一遍，身旁取出回文。施賢臣見了鄧虎年紀雖小，却有如此本領，十分敬重，誇獎了一番，就叫一同入席飲酒罷。只有甘亮心中不樂，不在話下。且說草上飛刁慶到底怎樣了？原來刁慶正在屋上，瞧見下面莊丁蜂擁而來，內中一人被他們橫拖倒曳的過來，刁慶細看認得是郭起鳳，他便輕輕飄身而下，跟在後面一路追趕上前，大叫一聲，舉起單刀，將衆莊丁亂砍連殺五六個。莊丁衆人棄了郭起鳳四散而逃。刁慶用手割斷了繩索，把郭起鳳放了。起鳳向刁慶道勞稱謝。刁慶說：「他們都出去，我同你快些走罷。」刁慶把郭起鳳扯到蘆葦內藏躲，等到巡船臨近，突然跳出來大喝一聲，刁慶撲的先躍到船上，起手一刀把個巡丁殺了。郭起鳳也跳上船，二人一齊動手，把幾個搖船的殺個精光。刁郭二人自己搖槳行出港汊，望着對江而去。到了岸邊，跳了上去，那知此處却在滄州城。

西門外的大路，離沙家集甚遠。二人走到一個鎮市，自己高興的了，來到一家茶樓洗面喝茶，用過了點心，走到對門酒店內，叫伙計打二角酒來，擺上幾樣下口菜，二人慢慢的飲酒。忽見外面進來一人，身上打扮好似營內當差的模樣，那刁慶是個飛賊出身，豈有看不出路道？便輕輕對郭起鳳說：郭大哥你看此人來路不正。郭起鳳說：諒來是個光蛋罷了。只見伙計拿了一角酒一大盤菜，還有魚蛋餡餅。那人喫着酒菜，便問伙計此地到薛家窩還有多遠？從那裏走？伙計說：爺要到薛家窩路還遠拉，出了市稍，一直往北走五里之遙，來到十字路口，往東再走三四里，就見三岔路，望東北那條路上走去，到沿江又往東去，又是三四里，望見對江一大圍樹木叢深的地方，就是薛家窩；總共有二十里之遙，而且小路極多，你到前面再問罷。伙計說罷走開了。郭起鳳對着刁慶拋了一個眼色，刁慶站起身來，對着那人一拱手，叫聲尊兄請了。那人連忙起身答禮，說請問兄台貴姓？可是到薛家窩裏去嗎？那人說不敢，在下姓王排行第三，正是要到薛家窩。請問二位老兄貴姓？刁慶說：小弟姓張，指着郭起鳳道：他是我的哥哥張大，我叫做張二，咱們哥兒兩個，都在薛家窩薛員外莊上幫閒。前日到鄉下去取討舊欠，今日正要回窩。方纔聽說王三哥要到薛家窩，我們喫了酒，三個人一起同行，

路上也不寂寞。我們說起來，都是自己弟兄，未知王三哥與我家第幾個員外交好的？王三說：張大哥實不相瞞，小弟並不認得你家員外，也是別人差遣，到你員外處送信去的。王三見他哥兒兩個十分要好，心中只到遇見好朋友了。就你一杯我一杯，說說談談，不料中了刁郭二人之計，頓使薛家窩土崩瓦解，血肉交飛。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施欽差將計就計 崔中軍調發二軍

話說郭起鳳、刁慶在酒樓上，遇着王三、刁慶說：我們莊上很不安靖。刁慶說道：前日有個姓吳的，也是員外的朋友，到滄州城內不知怎的露了風聲，就被他們拿住了，後來跟他的莊丁弟兄們逃回來報信。王三說起姓吳的，遇見臥牛山東方寨主手下的蔣頭目、刁慶聽了，就把言語套出他許多底細，用過了飯菜，吩咐夥計把酒賬算清了。伙計說道：這銀子還有幾錢呢。起鳳說：多下的賞了你買杯茶喫了罷。伙計千歡萬悅，說謝了三位爺們，下次再來照顧小店，直送出店門。且說刁慶、郭起鳳同王三出了店門，着北市稍行來。刁慶說：哥哥，我腹中忽然疼痛，走不得了，你與我僱一隻小船來罷。說着，往起鳳丟了眼色。刁慶裝腹痛哼哼的叫喚。不多時那起鳳僱了船來，三人一同下船，沿着塘岸一路開去。王三也不知路徑，那知郭起鳳叮囑船家過了，口內只說到薛

家窩，其實一徑往東直行，趕着雙槳望沙家集而來。不上二十里水路，只消一個時辰，就趕到沙家集鎮上。王三看見像個市集模樣，便問張大哥，這就是薛家窩嗎？刁慶接着說不是呢，這叫做薛家鎮，離薛家窩只有一里多路，走到市稍就望見了。我們員外在鎮上開着許多店舖，時常在店內往來，我同你先去瞧一瞧，若是在此店內，就與員外一起同去了。王三信以為真，跟着刁郭二人同上岸來，那船錢郭起鳳早已付清，船人自行回去，我都不表。且說三人走到市上，正是順隆店裏，面王三一見，彷彿此地來過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什麼地名，心裏犯疑，他便站定了。刁慶一把扯住王三的手，說：「王三哥，我們員外正在店內哪，你快進來。」郭起鳳在後面推着肩背也說：「走，哪也不由王三作主，扯的扯，推的推，一直擁到順隆店內上房。」正然施公與衆弟兄們飲酒開懷，看見刁郭二人進來，心中大喜。刁慶回轉身來，就把王三的兩手挽轉，郭起鳳將繩捆住兩手。王三知道不好了，中了他們奸計，只不言語。刁慶過來見了大人一同坐下。郭起鳳便把昨夜被他們捉住以後，幸虧刁慶相救的話說起，一直說到酒店遇見此人，原來是臥牛山頭目，叫做王三，要到薛家窩送信，被我們二人將言語哄他，說出真情，後來騙下舟船，將他搖到這船上。天霸上前扯開衣服，在胸前取出書信，呈與施大人。

觀看。施公遂拆開從頭至尾，衆人觀看，原來李天壽寫與薛家五虎，現今打聽得天霸在沙家集，教他同徒弟吳成併力同心，先把施不全等擒住了，將他一齊殺却；然後約定一個日子，李天壽帶領臥牛山嘍兵同到沙家集，兩路夾攻，把沙家集掃爲平地。無論黃天霸與百姓殺個雞犬不留，然後再議私進京都，劫救于七、富明、馬英、張保；現已差蔣國祥進京打聽信息去了。就叫王三帶轉回信。衆人看了大怒，都說這賊好狠心！哪！甘亮說：李天壽怎樣到你山上？如何要來害我？左右你們山上多少人馬？多少山寨？你只從實說了，饒你性命。王三看事到其間，不容不說，便一五一十的細說一遍；并求大人超生，小人家中還有老母，實因家寒，不得已在上山落草。大人點頭，吩咐將他鎖在後面屋內，不可斷他飲食，日後再行發落。從人答應，將王三帶到後面關鎖不題。當晚席散之後，施公進內請了幕友，教他將書信的筆跡換寫一信，只說李天壽約會薛家弟兄，並吳成與後日一早在沙家集會齊，五更起身，不可悞了時刻。今特差頭目王三到來送信，並且幫助動手，此人頗有本領，乃是東方寨主手下心腹之人，今特地借他來相助動手，其餘加上救于富、馬張的話頭。那幕友照他筆跡寫成，到了來朝，大衆起身。施公來到外面，衆弟兄接着坐下。施公便對甘亮說道：此事非鄧壯士不行，未知

鄧壯士肯去否？甘亮說不錯，只有他可以去得。便向鄧虎道：賢弟你兄長壓在望山堂假山之內，未知生死，如今先叫你假冒王三，到薛家窩送信，先救了兄長，并何李二位好漢，未知你肯去否？鄧虎大叫道：小弟豈是貪生怕死之人？施公道：從西南進去，方是臥牛山到薛家窩的路道，見了薛氏兄弟，若然盤問你山上之事，昨日王三供的，你都聽見了，就可照樣回答，取出書信之後，他必然另眼相看你了。你就用言語套問他何李二人關禁的所在，并望山堂假山的機關。到了黃昏，叫他們早早歇息，天明就要起身，諒來有一場爭鬪，他們必然聽信，你得空就把你兄長放出，并將何李二人放走。我們到二更天，帶了滄州城內的官兵，并衆衙捕快，一齊到來勦滅莊子；你們四人就做內應。你叫鄧龍李七侯何路通三人埋伏暗處，你就先把薛豹方世杰兩個之中打死一個，就好辦了。說罷將信遞與鄧虎。施公吩咐施安，快去把王三的衣服換了下來，叫鄧虎穿上，與那些人參餅。鄧虎藏好，告辭了大人，帶了書信傢伙，出了順隆店到薛家窩而去。再說施公打發鄧虎去後，便叫崔參將關守備，齊了全營兵丁，告辭起身入城去了。施公又叫施安施孝出去，準備大小舟楫三四十隻，約定黃昏時候，到北市聚齊，須要暗中行事，不知此番進去，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小元霸混戰薛家窩 沒毛虎洩機留賓館

且說鄧虎到了薛家窩，叫船過渡上岸，早有莊丁看見，便問那裏去？來此做什麼？鄧虎說：要求見薛員外的。莊丁說：你姓甚麼？你在那裏來的？鄧虎說：我叫王三，我們臥牛山上東方寨主命我來的，面見薛員外有要緊的事，相煩大哥引領進去。那莊丁聽說是臥牛山來的，大衆讓他坐下。薛龍便問王頭領怎的今日纔到的？那鄧虎是個機靈的鬼，聽說纔到二字，打量着他有信息的了，便道：大員外不要說起，我在山上動身，多喫了油膩東西，心頭作惡，因此就誤了公事。說罷，便將書信呈上。薛龍接了書信，吩咐擺酒。家人答應，擺上酒餚，款待鄧虎。鄧虎略爲謙讓，大家坐下，喫了三杯，薛龍開拆書信，看了一遍，連連點頭，給與大衆觀看過了。方世杰便盤問了鄧虎臥牛山上的事情。鄧虎一一回答，衆人大喜。原來薛家窩，昨日差人到過牛臥山去，回來告訴說李天壽東方雄說：早已打發頭目王三送信到員外處來了，因此未寫回信；但叫員外到了，寫定日子，同到沙家集動手。薛龍說：我們這裏未有人來，但說約的日子，是叫我們約他呢？是他已定下日子呢？怎麼王三不來呢？正在猜疑，恰巧鄧虎到來，故見了信，心中大喜，全不疑心。方世杰是個老賊，他就細細盤問不出漏洞來，也就相信了。大家相勸飲酒，

薛氏弟兄把他當做心腹之人。就把消息說了，領了鄧虎到各處去了一遍。鄧虎道：我們去看看兩個賊將。薛龍說使得。隨卽帶了鄧虎來到留賓館內。鄧虎一看，方方一間屋子，四通八達，屋內並無別物，也不見何李二人，便問大員外爲何沒賊將呢？薛龍說：王頭領與我到對面軒子裏去。鄧虎同他過了庭心，薛龍把桌子軋的轉動，只見走過來的門戶，不見庭心，那邊變成牆壁，單成一個齊軒了。鄧虎說賊將在那里呢？薛龍說：你要看賊將的所在極其容易，說着話把桌子往左轉動，只見對面依然現出門戶來。薛龍說：王頭領你過去瞧瞧。鄧虎走到留賓館一看，仍是先前的樣子，只聽得軋軋的桌子轉到立腳的屋子，定神一看，對面軒子一切都在，單不見了薛龍。鄧虎走到對面，只見柱子上綁着李七侯，何路通二人。鄧虎上前輕輕的送了個信，說二位哥不用心焦，今夜必來相救你們。李何二人點頭，心中歡喜。鄧虎心中明白，只留賓館共有三處屋子，薛龍立在百靈台旁，哈哈大笑。說王頭領只個消息做得好麼？鄧虎說實在妙巧，假意稱贊，心中說道：如此看來，我一個人斷不能救他二人，須要等大眾到來，有人進去了，方好我在外面轉桌子。薛龍吩咐擺上夜宴，鄧虎說：明天定有一番很戰呢。薛氏弟兄都說有理，我們飲幾杯，用了晚飯，大家歇息，準備明日廝殺。鄧虎方世杰就在書

房內安歇。鄧虎假意妝醉，倒在炕上就睡。方世杰也就安睡。鄧虎見世杰睡熟，輕身穿出牕外，到了望山堂內，躍上假山，細細瞧看，只見頂上一條路徑，心中一想，莫非在只個下面，細看兩旁石峰，被他看出破綻來了。不知如何解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賽姜維逃出望山堂 黃天霸三進薛家窩

却說鄧虎細看石峰，我哥哥定在只石板底下，只是怎麼拿開石板，方好救他出來？便四面尋看，只見假山孔內露出鐵柄兒。鄧虎用力抽將出來，只見石板一頭壓住，假山石滾在一旁，那石板自己豎了起來。鄧虎往下一看，下面還有兩塊石板，如同人字架式，想哥哥必在裏面。便將人字石板往上一扳，那塊石板就立直了，下面却露出個山洞來。鄧虎大喜，跳下假山，走進洞去，只見他哥哥坐在裏面，便輕輕叫道：哥哥，兄弟前來救你。鄧龍自從壓在中間，自分斷無生意，忽聽有人呼喚，是兄弟的聲音，便睜開二目，說：我却沒事，只是肚內飢餓。鄧虎便取了兩個人參餅與哥哥喫了。鄧龍喫了人參餅，漸漸有力了，拾起兵器，同了鄧虎，正要走出門來，只見劈面來了個女子，渾身穿白，鄧家兄弟知道是謝素貞了。鄧虎道：哥哥退後，待兄弟打死只賤人。鄧龍說：兄弟，你要小心他暗器！那鄧虎已穿出門來，那謝素貞見望山堂內穿出一人來，便問你是何人？

在此做甚？鄧虎隨口答道：俺乃臥牛山東方寨主麾下，一等頭目，王三是也。你只賤人姓甚名誰？謝素貞說：王頭領休得胡說，奴乃三員外之妻，謝素貞是也。鄧虎說：如此說來，多多有罪也！把手中鐵鏈往上一拱，道：聲請了。謝素貞只道他行禮，把刀拚在左手，也將兩臂一抬，說聲：王頭領請了。說着，話身已走過，那知鄧虎就勢將兩柄鎚頭，望着謝素貞夾背打來。謝素貞連忙將身一蹬，叫聲：王三，你來做奸細嗎？爲何暗算老娘？謝素貞一面招架，一面高聲望山堂有奸細了！莊上的弟兄們快通知員外。一時間各巡夜莊丁都聽得了，大衆奔望山堂而來。謝素貞見方世杰到來，便說：老員外，他不是王三，乃是黃天霸一路的，叫做鄧虎，快來捉住他。方世杰便叫退下，自己趕上前來。鄧虎一人怎好抵敵，正在心慌，只聽得望內一聲喊，跳出許多好漢來。頭一個手執單刀，直奔方世杰砍來，乃是黃天霸。隨後關小西、神眼計全、白俊貌、甘亮、神彈子、李昆、草上飛、刁慶、王殿臣、郭起鳳，各人上前廝殺。鄧龍見他們動手，將護手鈎一擺，也出來動手。鄧虎看見弟兄全到，與鄧龍一溜烟直奔到留賓館來，就將李七侯何路通二人放下來了，仍將百靈台桌左轉，走過庭心，只見他三人都在外面了。李何二人忙與鄧虎道謝。四人一同出了留賓館，只見自己弟兄與薛家四虎，并謝素貞、方世杰正殺得難解難。

分，平空的加上四隻大蟲，薛氏弟兄抵當不住，漸漸往外敗走。黃天霸一聲大叫惡霸聽者：今夜天兵已到，特來搗巢滅穴，還不快快受縛？薛氏弟兄不能脫身，在外來了無數官兵，已把莊門打開，莊了四散奔逃。不知薛氏弟兄并方世杰等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鄧虎追打方世杰

甘亮活捉謝素貞

却說薛氏弟兄見莊門打破，心內更加忙亂，薛龍手內一鬆，被黃天霸一刀，紅光崩現，一命嗚呼。方世杰見大勢已去，若不逃走，只條性命不保；將刀架開鄧虎的鎗頭要走，只見崔關二位老爺攔住了，心內着忙。那知鄧虎在方世杰背後手起一鎗，正打在老賊頂門之上，尸身倒在地下。薛虎薛豹薛彪見大哥已死，方世杰逃遁去了，無心戀戰。薛虎被李昆一劍削去右臂，大叫一聲，倒在地下，被衆人踏死。薛豹見了魂不附體，被關泰一刀刺中肋下，計全又一撲刀劈倒在地，結果了性命。謝素貞見了家破人亡，心中難受，將手中雙刀蕩開了甘亮的撲刀，躡身一躍，飛上瓦屋。甘亮隨手掏出一只響鏢來，打將上去。謝素貞脚尖方踏着屋面，聽得後面暗器來到，要想躲閃，那里能夠，一鏢正中肩頭，翻身跌下，被甘亮擒了。薛彪見一門皆死，大叫一聲，將刀向咽喉上一拖，

鮮血直冒，尸首栽倒在地。黃天霸見薛氏兄弟盡行誅滅，又見甘亮將謝素貞捉住，吩咐快放船到沙家集，迎接大人到來。等到已牌時分，大人并施安施孝人等都倒。黃天霸甘亮帶領了衆弟兄出迎，三軍跪接。施公笑容滿面，進了莊門，來到大廳坐下，衆弟兄站立兩旁。黃天霸上前告稟了薛氏五虎盡皆格殺，方世杰亦然打死，活捉了謝素貞，聽大人發落。施公一一問明，便道首惡乃薛氏五弟兄，今皆已死勿論。謝素貞助夫作惡，陷害欽差，本應斬首；姑念婦女無知，免其死罪，交官媒擇配，得身價入官。其餘薛氏妻子無罪釋放，所有市鎮店房，留與婦女過活。押着即日渡江，一言表過不提。且說甘亮回稟大人，我同鄧龍弟兄今已除却惡霸，我等便要回轉金陵，就此告別。施公道：甘壯士雖不愿爲官，只是施某多蒙相救，尙未酬報，怎說便去？甘亮道：既蒙大人抬愛，我的拜弟鄧龍，新喪妻室，望大人將謝素貞配與鄧龍爲妻，實爲德便。施公點頭說：使得，叫鄧壯士帶去就是。甘亮到謝素貞面前，與他解去繩索。施大人叫到面前叮囑一番，叫他跟隨了鄧壯士回去，休生歹念。謝素貞連連應喏。甘亮就要動身，施大人吩咐擺酒餞行。黃天霸備好一隻大船，吩咐送到山東地方。甘亮鄧龍鄧虎並謝素貞上了船，一拱而別。衆弟兄見他揚帆而去，方才回莊。大人正然要回沙家集，恰巧知州到來，

見大人請罪。施公到安慰一番，就把米糧銀錢田房屋產吩咐入官，將尸首棺木盛殮，掘土掩埋。施公說：貴州就在此料理公事，本院要趕趕淮安到任。知州連連稱是，相送大人并衆好漢上船。崔中軍關守備刁慶辭了大人回城中。後來施公表奏刁慶功勞，加陞都司之職，崔關亦然，一言表過。知州在薛家窩料理已畢，自回滄州去了。且言施公與衆好漢回轉沙家集順隆店內，吩咐給了船人官價，叫幕友寫本出奏聖上，薛家窩之事，某某等出力有功人等。龍旨下來，嘉獎甚優，不表。大人在店養息一日，叫黃天霸算清了店錢，施安僱了馬匹牲口，就此起行。天色將晚，見一座高山十分險惡，忽見山上一棒鑼嚮，林內穿出了約有二百嘍兵，爲首一家寨主阻住去路，不知如何過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施欽差剿滅臥牛山 黃副將活捉東方雄

却說施公行到山下，樹林中一棒鑼聲，出來一個好漢匹馬沖來，黃天霸大叫大膽的，山賊通個名來！可知欽差大人到此？那人扣住馬，叫聲小子聽真：俺乃臥牛山寨主爺東方雄便是，小子你留下姓名廝殺。黃天霸喝聲草寇站穩了，俺乃欽差大人麾下大將黃天霸是也；俺大人正要剿滅你只班毛賊，爲民除害。東方雄大怒，提起溜金撈向

天霸泰山壓頂打下來。天霸把手中刀往上迎來，只震得兩臂酥麻，用盡平生之力，將溜金擋抬開；正要還刀，恰好關小西趕到，直奔賊人馬前，一刀砍去。東方雄將擋招架，小西撲到後面，舉刀就砍；那邊何路通又一馬飛來，拐起鉤鎗，望東方雄劈頭就砍；黃天霸攔腰單刀砍來，東方雄連敵三般兵器，全不放在心上。嘍兵連忙報上山去，說施不全已到山下，我家寨主被三個賊人圍住。活閻王聽報，抬身掉了鐵獎，帶了三百嘍兵，發一聲喊，蜂擁上來。計全正在觀音，只見一賊手提鐵獎，步行如飛殺來，正是李天壽。計全知他的利害，忙說五弟保護大人小心，自己同了李七，將手中刀揮動迎將上來，大叫殺不盡的強盜！膽敢有犯大人。李天壽大叫我把你這般助紂爲虐匹夫，今日將你們碎尸萬段，與薛家五虎報仇。說罷將鐵獎舞動，力敵計李二人。那四個頭目吩咐嘍兵，一半吶喊助威，一半來搶施公。王殿臣郭起鳳二人把四個頭目擋住廝殺。李公然拔出寶劍護了大人，施安施孝也各抽出寶刀，看守行李牲口。看看天已昏黑，衆嘍兵高點燈球如同白晝。李公然便將彈弓取下，悄悄把馬一拎，冲到山坡之上，視定了東方雄嘍的一彈，打得頭目昏花，手中一慢，黃天霸一刀直刺進來，東方雄要讓不及，被天霸很命一扯，倒拖下地。何路通跳到一勾搶打在東方雄手腕之上，將溜金擋

打在石上。路通天霸上前，將東方雄捉住，解下帶子，就將他四馬拴蹄網了，各人拾了刃兵，抬了東方雄到李公然那裏看守。天霸叫聲關大哥，我們去捉李天壽那廝，關泰路通同天霸來幫計全李七二人，李天壽情知不好，把槳擋開二人兵器，撒腿就跑。黃天霸三人隨後趕來，計全李七也追上去了。關太與何路通趕殺嘍兵，如砍瓜切菜一般。且說計全李七俟天霸追了一程，追趕不上。黃天霸說：大人！我等且到山上破他的巢穴要緊。施公道：既然如此，一同上山毀了巢穴。施公在山歇息，天色已明，吩咐天霸把東方雄斬了。衆人出了寨門，施公同了衆人上馬下山，但見山上火光冲天，不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黃花鎮又遇風波 朱家店夜逢刺客

却說施公下山，在馬上與天霸說道：我自出京以來，至今始得安穩，趕緊要到淮安上任。一路說說談談，已日落西山，前面到一個市集，施公便問此處什麼地名？左右有人回答：此路喚做黃花鎮。施公點首，不多時進了鎮市，只見一座大客店，招牌上寫着朱家老店，安寓客商。黃天霸在先，剛然走到店門前，只見店內走出四五個夥計來攔住馬頭，將馬嚼環扯住，口中齊說時候不早了，請爺們照顧小店罷。天霸說：咱們且到

前面走一遭。施公便道：黃兄弟就在此地歇了。天霸衆人一同下馬，進了前門，只見那掌櫃的站起身來把手一拱，滿面堆下笑來，說：諸位爺到來，小人未得遠迎，多多有罪，請到裏面選看房屋。黃天霸衆人一路到了裏面，揀了三上三下六間樓房，伙計把牕推開，天霸走到後窗一看，後面還有一帶平屋，還有後園種些瓜茄之類，四周全是竹籬圍住，便問大人此地可好？施公說甚好。伙計送上臉水香茗，吩咐揀好酒菜拿來。伙計答應一聲去了。計全私下拉了天霸，低低說道：黃兄弟你看掌櫃的，不像個良善之輩。天霸說：我也疑心。李七便說：只朱家店十數年的老店了，我也住過了多次，可從無別事。天霸心內釋然。計全把酒斟了，大衆飲酒，你一杯，我一杯，不到兩巡，壺刃空空。黃天霸喚叫添酒，伙計連忙答應來了。施公吩咐樓下從人們也添上幾壺酒。伙計應了，一時提了酒進來。李公然酒量不佳，飲了兩三杯就不要喫了。黃天霸將要舉杯，忽然一陣肚痛，鎖了雙眉。施公說：黃兄弟什麼不自在？天霸說：肚中疼痛，要大解了。施公道：請便。伙計說：小人引爺上便厠去。天霸起身，隨了伙計上了毛厠，扯去底衣大瀉一陣，正要起身撒衣，忽見一條黑影在毛厠外面灼過，定睛細看，只見一人細條身材，渾身穿着夜行衣，背上插了一把鋼刀，穿上廂房連躍到樓屋上面，將身伏在瓦楞之內，倒

垂金蓮之勢，一手扳住瓦簷，往樓內觀瞧。天霸知道不好！不知樓上兄弟們可曾知道防備，急得黃天霸搓手無措，不知此人是誰？黃天霸怎的救護施公大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李天壽報怨喪生 朱繼祖爲兄逃命

却說黃天霸一見此人，細看原來就是活閻王李天壽，只朱家店原係姓李，與李天壽嫡堂弟兄；後來入贅朱家，改名朱繼祖。今日李天壽到來，見了是那朱繼祖，雙膝跪下。朱繼祖無奈，只得應允，就叫伙計們留心了。衆伙計一見天霸等走到，連忙出來接住，把馬帶進。施公等進了店，李天壽已安排停妥。天壽來到後園飛身上屋，正要進去下手，纔向背上拔刀，恰巧黃天霸在毛廁上看見，掏出一只金鏢，急望天壽打去。只鏢正打在腰肢之上，撲通的跌入樓窗之內。天霸大叫弟兄們快拿刺客！自己進了後門，直到上房，只見樓下從人，一個個東倒西歪，知道中了賊人奸計。連奔上樓，只見李公然已將賊人捉住，其餘弟兄并大人盡皆口角流涎，醉倒席上。李公然見了天霸，便道黃兄弟，此地原來黑店，我同你快殺到外面。天霸說：咱們將大人并衆兄弟灌醒了方好。李公然應答。天霸扯了自己單刀，吹滅了燈火，下樓攔門守住。且說朱繼祖手中提了

鋼刀，跟着十四五個力壯的伙計，各執長短傢伙，一路趕奔上房而來。黃天霸聽得一陣脚步聲響，知道他們來了，拍的將簾子放下，自己閃在一旁，等他進來殺他個措手不及。那知朱繼祖是個行家，到了門口挑開簾子，先用扑刀伸進來一探。黃天霸年輕性急，嗖的一刀，正砍在朱繼祖的刀上。繼祖一手扯開簾子，一手舞動扑刀進內，黃天霸急忙接住廝殺。這些伙計相幫助殺。且說李公然灌醒了施公并衆弟兄，公然說落在黑店了！黃兄弟在樓下與他們廝殺，待我先下樓去助他。說罷直奔下來，叫聲黃兄弟，我來幫你殺這只班狗男女，手提寶劍跳將過來。朱繼祖正一刀砍來，被李公然的劍往上一迎，只聽得噹啷一聲，朱繼祖到嚇了一跳，扑刀只存半截在手，輕身向外飛逃。黃天霸隨後追趕。李公然見天霸追去，自己揮動寶劍，將衆伙計亂殺。關太計全聽得樓下相殺，就叫李何王郭四人保了大人，抽了傢伙一齊趕下樓來，見李五已把衆伙計開發停當。關太便問黃兄弟呢？李五說：追趕賊人去了。且說黃天霸追趕朱繼祖，出了店門，一路出了黃花鎮，直趕了三里之遙。朱繼祖見前面有一座大樹林子，心中想道：有了救星了，望樹林中鑽進。不知黃天霸可追進林子裏面拿他？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黃天霸放走朱繼祖

施賢臣限捉張桂蘭

却說黃天霸見他逃入林中，說聲便宜你了。回身走來，見李公然提劍趕來，黃天霸就把他逃入林中的話告訴李五。二人同回朱家店內，來到上房，將賊人逃走話說了。施公也只得罷了，一聲吩咐，把李天壽帶上跪下。大人細細審問，天壽從頭至尾供了一遍。大人又吩咐將女掌櫃帶上來。可憐朱氏跪在大人面前求饒。大人道：你從實說來，與你無干。朱氏便將父母開朱家店數十餘年，後來李繼祖入贅，改姓朱了。自從到了我家，未做過犯法之事。大人又把四隣叫來細問一遍，都說素來安分。大人吩咐起去，傳地保上來，將格殺伙計備棺盛殮。朱家店既然素來安分，罪歸朱繼祖一人，着地方官行文捕捉正法。一面叫黃天霸押了李天壽，請上方劍就地斬決不提。且說施公來日與衆人起身，一路回南而行，已進了山東地界，來到樂陵縣境內，知縣周釗聞得施公到來，會同文武迎接欽差，備了公館。施公一到樂陵城內，哄動了一城百姓，都說施青天到了，專審無頭案件。施賢臣一連接下十幾張狀紙，都是血案，求大人追捕。施公傳了知縣，施公啟口，貴縣既爲民之父母，應該除暴安良，捕捉盜賊，是分內之事，爲何境內盜賊橫行，採花血案連出一二十件？周釗回稟此地有個飛賊，來去無踪，許多案件乃一人所做，此人名叫張桂蘭，卑職踏勘時節，皆見牆上畫有一枝蘭花，一枝桂花。

卑職起初嚴行追捕，一日早上睡覺醒來，只見頸子邊一柄七首，柄上刻了一枝蘭花一枝桂花，卑職嚇的一身冷汗，因此只得緩了下來，望大人恩典。施公聽了，回顧黃天霸衆人說道：爾等可曉得此人否？計全說：聞他就是本處樂陵縣人民。施公對周劍道：張桂蘭既是本地人，公差捕快難道認他不得？我今限到三天，務要交到此人。知縣諾諾連聲退下，回了衙門，傳齊了通快捕役，限三天要破此案。通班捕快退下，那捕班頭姓張名叫鳳山，手下有個伙計叫做彭二，最是機靈，人都叫他百曉。當下張鳳山與彭百曉商量此事，不知百曉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彭百曉畏死洩底 飛來燕偷盜金牌

却說彭二說：張頭兒，你去回覆本官，張桂蘭我們實在拿他不住，要求施大人發下將爺來，我們領着做個眼線。張鳳山回明知縣，稟了大人。施公說：先將張桂蘭存身之所打探明白，我便命人相幫捉拿便了。周知縣回衙，叫張鳳山去打聽。鳳山回到班房對彭二說明。彭二到了日落西山，到斜橋打聽，走來走去，不見張桂蘭影兒。到了明日，彭二又去打聽，仍然踪跡全無。剛要回去，去到一條巷口，只見巷內閃出一人，將彭二扯住，叫聲彭百曉，這裏來說句話兒。扯了彭二望僻巷內便走，提起彭二飛身下屋，直到

一座花園下來。說道：姓彭的認得我麼？彭二聽說，就在星月之下細細一看，嚇得魂不附體，認得是飛來燕張桂蘭。彭二說張大爺，與你素來客氣，從沒得罪於你。張桂蘭哼了一聲，回手扯出一把刀來，說姓彭的！你不用花言巧語，假作不知，你這兩天在斜橋要找那個？實說了便饒你一死；如有半字虛言，決不送你回去。那彭二不敢撒謊，只得說到施大人奉了旨出京，陞任淮安總漕，代理巡按，御賜知朕親行金牌一面；一路訪拿惡霸，掃除綠林。前日來到此地，那些百姓到他公館告狀，一連收十七張狀子，都說你老人家做的。施公大怒，立刻傳了本官，嚴限三日之內拿到凶身。如拿不到，知縣大爺聽參離任。我們張頭兒立斃杖下，我喫了張頭兒的飯，不敢違拗，故此伙計四處訪探你老人家下落，好去回覆本官。張桂蘭聽了此話，便把彭二的帶子解了來，細了彭二，又扯了一片衣衿塞他口內，把他提到假山洞口，說姓彭的，你耐了性兒在此，我去了。張桂蘭說罷去了。到了第二日，那看祠堂的老兒到園內拔草，聽得哼聲，見假山洞口有個人在內，老兒倒嚇了一跳，細細一看，方知口內塞有東西，便與他取了口內衣片，解了帶子。彭二吐了一會，方才開口，把前事告訴了老兒一遍，謝了回去不提。且言那夜張頭兒不見彭二回來，正然猜摸不出。到了次日，聽見欽差大人公館又出了重

案，急得屁滾尿流。且說張桂蘭聽了彭二底細，一路來到施大人公館，飛身上屋，到了跨院屋上側耳細聽，只聞衆弟兄一處談閑話兒呢。張桂蘭也不放在心上，他却穿身來到內院，見一井三間房屋，一明兩暗。張桂蘭飄身而下，躡住足來到窗前，將指甲在窗上戮個孔兒，往內觀看，見炕上臥了一人，諒來施不全了，旁邊諒必從人。張桂蘭便將身從窗內穿到屋內，如燕子相仿，走到施公身旁，在夫人胸前輕輕將那件如朕親行御賜金牌拿在手內，將金練子割斷，回身便走，仍從窗內穿到外面上房去了。到了天明，衆弟兄大家起來，正在梳洗，只見施安慌慌張張出來說道：衆位爺不好了！昨日大人臥在炕上，到今早醒，將御賜金牌丟了，門也沒開，戶也未啟。衆弟兄聽了此言，嚇得面如土色，不知如何查究殷家堡。天霸去尋萬君兆，私訪秦紅千亮，失施公於落馬湖，擒拿猿兒李佩，且聽下部書中細細的分解。

施公案三傳卷二終

字典

中華新式字彙	中華注音國語字典	新定新式學生字典	同文書局原裝	康熙字典	中華中字典	實用大字典	中華縮本大字典	中華大字典
一冊	一冊	精裝一冊 洋裝一冊 本裝一冊	六冊	精裝一冊 本裝四冊	精裝一冊	精裝一冊	十二冊	精裝四冊
			連史紙 有光紙	連史紙 有光紙				
一角六分	四角	三四六角	二元五角	二元八角	三元四角	三元六角	四元	十六元

中華書局發行

420種交

(048)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82608

